

楔子

远古而虚幻的时空中，有著一个绮丽且充满梦幻的神话时代。

传说中的皇一族，因“世纪能人”的预言而惨遭埃尼尔族所亡。在这场浩劫中，皇一族的女王艾蕾莎虽幸存却失落了唯一的女儿，绿！而当时，艾蕾莎是人人闻之丧胆的帕尔斯山之主，东方王之妻。对此巨创东方王震怒已极！心神俱伤的妻子、再加上爱女的失踪，他大怒之下举兵歼灭了埃尼尔族。

一句“世纪能人”的预言，造成两个种族的灭亡，在当时造成莫大的震撼，也为这奇幻的时代再添一则令人唏嘘的传说。

其后经历数年的更迭与变迁，几个特殊且强大的势力分别各据一方，依序为：

东边

白国、东方王（帕尔斯山山谷之主，山中结界诡谲且种族古老，更因谷中之主力量强大，故为世人尊长为东方王。）

西边

萧氏一族（西方最强大的古老家族，其家族的经济命脉深入且广阔地散布在欧泊大陆各地，放在西方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）

南边

亚萨尔国、利亚斯国。

北边

泰坦神国、欧诺人（继埃尼尔族灭亡之后所窜起之残虐且暴戾的种族。）

其中西边的萧氏一族与北边的泰坦祸国因历代的宿怨而结为世仇，近年更因几起重大的事故而让双方位高权重者仇恨深种，已至一触即发的危险地步。

第一章

火红的太阳直射在欧泊大陆的北方，耀映着一望无际的沙漠，无边的苍茫在阳光下抹上一层袭人的炙热，风拂过荡荡的黄沙留下嶙峋的轨迹，交织出穹苍的大漠景色。

遥望远处湛蓝如深穹的边际，是当今位处北方沙漠中最负盛名的帝国泰坦神国。

泰坦神国虽位于浩瀚无垠的荒漠中，其境内却是绿意盎然，碧水泉涌，四处充满蓬勃的生机，恍若沙漠中的仙境。

而当今泰坦神国的国王费席安，更是个备受争议的君王。五年前

老国王遇害身亡，朝野内外动荡不安，当时的二王子费席安手握军权，声势如日中天，他逼退兄长，继位为王！

泰坦神国在他一连串严厉的改革下焕然一新，但其专横极端的作法令世人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。尤其对内奸、背叛者他深恶痛绝，对身犯此罪的人所用的刑罚也残酷得令人不忍卒睹。他行事乖张、诡谲的作风让世人为他冠上了“沙漠枭雄”的封号！

晴空高照，一只美丽的彩蝶飘飞在这仙境般的国度里，御风似的蝶影轻盈地飞进皇宫花园内，流转在黛绿的植物与花朵间，掠过清澈的泉水，最后停在一朵正被攀折下的玫瑰花上。摘花的人儿将它移近唇边轻吹一口气，只见它再次翩然地飞远，红唇漾起微笑，将盛开的玫瑰凑近鼻边深深地吸入芬芳的花香。

此时皇宫内起了一阵骚动。

“怀儿小姐、怀儿小姐，陛下讨伐欧诺人已凯旋归来了，现在正朝皇宫而来呢！”一名黄衣少女扬着声奔来。

身旁陪伴的宫女哗然、兴奋的声浪此起彼落。

“宫内的大臣们都要出宫迎接呢，小姐，我们也到大殿上迎接吧，陛下一定恨不得快点见到你。”黄衣少女兴奋地道。

怀儿转过身，美丽的脸庞在玫瑰的衬托下益显秀丽，乌亮的发丝配着一双晶莹的淡色紫眸，流露出一股温婉清雅的气质。

“你们先去吧！”“那小姐呢？”“我随后就到，没事的，别担心我。”怀儿柔声道。她知道归来的将士中有她们的亲人和情人，所以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到大殿上。

宫女们感激地谢过。怀儿小姐美丽、温柔，最难得的是一颗善体人意的的心，她到泰坦神国虽然才一年多，却备受宫中上下的爱戴；莫怪他们泰坦神国之王，在北方被称为沙漠枭雄的费席安陛下，也折服在这片柔情中。

宫女们走远后，怀儿并未朝大殿走去，依旧漫游在花园中。片刻后她站在一处苍郁的树荫下，淡色的紫眸凝向前方，淙淙的流水，跃动的阳光，仿佛让她陷在沈思中，微风轻拂衬出她娉婷的飘逸。

不久背后传来熟悉的脚步声，这足音让她清美的脸泛起甜蜜的微笑，却始终背对来人，心则随着那逐渐靠近的人而颤动。

直至一股温暖的气息已近得像贴在她背后，她才轻闭着眼，任一双健臂揽她入怀。

宽阔的胸膛、炙热的男性气息，紧紧地裹着她，怀儿半仰着头正想开口，却被来人猛然覆住。

狂热的吮吻带着饥渴的探索，怀儿在他强势的欲望下进退不得，犹如在沙漠中缺水而喝到甘霖的人般，几要吞噬她的唇舌。直至她喘不过气，嚤啞地推着他抗议，他才满意地将囚禁在口中的唇舌解放，却依旧将她紧搂在怀中，轻吻她的耳鬓。

“讨厌，一回来就只会欺负人！”她娇嗔地抗议，整个人被紧箍在他怀中。

“惩罚你不到大殿迎接我！”“偏偏等你来找我，你若真爱我，就一定找得到我。”在他怀中，她完全是小女人的娇态、任性。

“调皮！”他怜爱地以鼻子抵着她的。“我不在的时候有没有想我？”怀儿笑而不答地搂着他的腰，晶亮的明眸打量眼前高大黝黑的男人。

漆黑的头发因仆仆的风尘而纷乱，刚挺的鼻梁、坚厚的嘴唇在古铜瘦

削的脸庞上，显出冷然的刚毅，一双深邃的星瞳平时带着慑人的威严，此刻全化为温柔的凝视，此人正是泰坦神国的国王，也是有着“沙漠枭雄”之称的费席安！

怀儿不由自主地抚上他那张充满个性的脸，挪到他厚实的唇时，席安张嘴咬住她纤细的玉指。

“你想咬我，还是想吃我！”她笑道。

“你想挑逗我，还是想回答我！”席安改握住她的手指回道。

“你要我说什么？”“说你很想我，一天没有我会活不下去！”他将她的手指再放到嘴边，颇有威胁的意味。

“哦，不要啦！好假喔，一个月没你，我都活得很健康呀！”怀儿不依。

席安可老实不客气地咬下去，不理哇哇叫的她！这磨人的小丫头，甜言蜜语从没一句给他过，老实话倒回他不少。

“哇、哇，人家好想你喔，一天没你我活得好痛苦！”她哎哎叫地把她想听的话一句不漏地吐出，免得有断指之虞！

席安满意了。“真的这么想我，那我送你的项链有没有贴身戴着？”“不理你了！”怀儿转过身，才不想每次都顺他的意。

“那……我只好自己找了！”他不怀好意地道。

怀儿尚未明白他话中之意，席安猛然从背后抱紧她，另一手伸入她胸前的衣襟里。

“席安！”她无措地大叫。

“谁叫你不回答。”边说边往更里面探去。

“链子在这儿，你看！”她赶紧从颈子上掏出链子。

“可惜我现在不想看！”席安沙哑的声音在她耳边坏坏地道，衣内的狼爪游走在她丰满的双峰上。

“不要，快住手，这里是后花园随时会有人来的！”怀儿挣扎着想拉出那只不安分的手。

他充耳不闻，爱抚地覆住一方圆润，语带双关地道：“嗯，数日未见，我的怀儿真的长大了！”“席安！”怀儿娇羞满面，半转过身将脸埋在他臂弯中，喃喃地叫道：“讨厌、讨厌你，席安笨蛋、大色狼……”豪迈的笑声雷动！

“每天晚上和我袒裎相见，老喜欢缩在我怀中入睡的人还这么怕羞。”他取笑道。

怀儿抡起粉拳捶他。席安笑得拥紧怀中的可人儿，亲亲她的额头道：“猜猜我此行成败如何？”“沙漠枭雄亲自出马，焉有失败之理，国内早已举国欢腾了！”她偎在他怀中玩着他胸前的垂饰。

“想不想喜上加喜？”“还有要庆贺的事？”她快乐地抬头。

他微笑，捧着她的面颊温柔而坚定地道：“怀儿，我的怀中之宝！我要迎娶你，立你为泰坦神国之后。”怀儿笑容逸去，脸色微变地推开他，不自然地一笑。“我、我们不是说好这件事不急吗？”“不，我从没答应过！”席安摇头。“告诉我，你在顾忌什么？最近你总是逃避这个话题。”“我……我只是觉得太匆促了，我的记忆还没恢复，你甚至对我的来历都不了解……”

“我不在乎、我一点都不在乎！你明知道的，为什么还要用这个理由来拒绝我？”他微愠地拉住她。

“你不在乎，我在乎！你知道脑中一片空白的可怕吗？没有往事、没有

记忆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！我既想恢复又害怕想起，因为我”她痛苦地抱着头。

“怀儿、我的怀儿，你别难过！”席安抱紧她，见她这般忧伤他好生心疼。“不管你来自何方、不管你是谁，我都会照顾你一辈子！我爱你呀，我的怀中之宝，除了你我谁都不要！”他心疼地抚着她的秀发。

一年前费席安在沙漠中救起了一名奄奄一息的少女，这名少女因头部受到重创而记忆全失。然而她秀雅脱俗的气质、荏弱无助的模样，深深吸引了沙漠枭雄；而少女也因丧失记忆，渐渐地席安视为亲人般依赖，总喜欢偎在他怀中，眨着光辉的紫眸无邪地望着他，纯真如稚儿般的娇憨，让费席安爱恋不已，昵称她为怀中之宝，将她安置在自己寝宫中照顾，为她命名怀儿！

忆起前情，怀儿感伤，只能无言地在他怀中哭泣。

此时轻咳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打断了相拥中的二人。

“维克多，你这家伙，最好有个好理由来解释你打断的事！”席安咬牙。

一个高瘦结实的年轻人，双眸闪烁着有趣的光芒，只见他朝怀儿打声招呼后，才清清喉咙道：“英明的陛下，冒昧打扰您谈情的时间，但是您再不到前殿去的话，只怕龙顿那头牛要把皇宫给掀了。”维克多毫不掩藏眼底那抹笑意，他的年纪与席安相仿，茶色的头发、日炙的古铜肤色，充满健康蓬勃的朝气。他是席安的贴身护卫将领，也是从小到大的玩伴，他们之间不拘君臣礼节。

“我的天！”席安拍着头，一副“又来了”的样子。“这大块头，能不能哪天不给我惹事！”“哎！都说是牛了，你还指望他能改掉那股蛮劲！”维克多无奈地一摊手。

席安叹口气，拍拍怀儿的脸颊安抚道：“听我的话别想太多，今天晚上有庆功宴，叫宫女们帮你打扮，知道吗？”“是呀！你还可以顺便看看那只多日未见的沙漠土牛，这可是泰坦神国除了沙漠枭雄以外的另一项名产。”维克多揶揄道。

怀儿微笑地点点头，席安亲吻她的额头，便与维克多离去。

望着离去的他，怀儿深深地叹口气，语调充满忧伤。“席安、席安，你可知道我已恢复了记忆！但是我无法对你说，一说出就是我们的结束。这段情本就……不该呀！”无言的泪淌下。

夜晚泰坦神国的皇宫内灯火通明，大殿上处处是音乐、舞声，及豪迈的笑语，众人举杯共庆国王凯旋归来。

费席安位居上位的首座，拥着美丽绝伦的怀儿，不停地接受臣下的敬酒。

快乐、欢笑的气氛感染了怀儿，使得原本沉重的心情，也不觉轻快了起来。她打量了一下四周，像发现了什么，看到席安正在接受臣下的敬酒，便转身轻唤维克多。

“泰坦神国另一项名产哪去了？”她在维克多耳边轻声问道。

维克多会意一笑，也在她耳边轻声道：“沙漠土牛正被关在牛棚里呢！”“龙顿又被关禁闭了？”怀儿颇为惊讶。

“只差没五花大绑！”她噗哧一笑，这家伙可真倒楣，不但没得参加庆功宴，还一回来就被禁足。

此时敬酒的众臣们，阿谀谄媚的词句，左右开弓地涌来。

“陛下之勇真是傲视群雄，连最暴戾的欧诺人也惧于您的天威而撤军！”

“是呀！陛下您智勇双全、骁勇善战，真是泰坦神国历代以来少有的全能君王。”“陛下英勇过人，难怪列名在这当今世上六大名人中。”一旁个子矮小粗壮的朱利子爵也争着发言。

“当今世上的六大名人？”怀儿第一次听闻。

“是呀，像帕尔斯山的东方王、白国的文森国王等等，都是威震一方的厉害人物！”难得他的谄媚得到回应，赶紧眉飞色舞地道。

“喔，世人怎么说的？”她大感兴趣地问。

“这……”朱利子爵对此一问题略显为难，轻咳几声不自然地道：“都……是一些赞美话啦……”“不是吧！”一个冷淡的声音接口。“当今世上的六大名人，世人说得可精采了，还很清楚地描述他们的特性呢！”维克多看向窘迫的朱利子爵，再看向费席安，后者浅笑地低头啜酒，还投给他一个默契的神色。

他不疾不徐地道：“当今世上六大名人：帕尔斯山东方王最冷、白国的文森最狠、亚萨尔国的罗丹最险、欧诺人的魔邪师古亭最阴、泰坦神国的费席安最……”维克多戏剧性的一顿，看向周围的人，大部分人的脸色显然都一副很清楚又坐立难安的样子，他面对席安毫不在乎地道：“残！”四周一片噤声的沈默，让原本欢乐的气氛不复存在，大家冷汗直流地看向他们的国王。

费席安平时个性深沈，作风诡谲难测，五年前泰坦神国糜烂不堪、到处是流窜的寇匪和暴乱，他继为王后所施行的座右铭是——乱世用重典！以暴制暴、以杀抑杀、重酷刑轻赋税，在他雷厉风行的改革下，狠狠地拔除了泰坦神国多年以来积弱不振的毒瘤。对泰坦神国的人民而言，他们的国王是个奇特的人物，虽将泰坦神国带向繁华之景，却也是个让人冰寒刺骨的可怕君王！

偏偏维克多这不知死活的小子，仗着自己得宠是国王的爱将，追根究底地讲一大串，自己不惜命也就算了，何必拉别人垫背。朱利子爵怨恨地瞪着他，深怕上面那个低着头喝酒的可怕人物，现在心情也不知道是圆还是扁，一个不高兴将他也砍了；真倒楣，马屁没拍好拍到马腿上！

席安低着头依然故我地饮着酒，看不清其神色，怀儿不安地拉拉他的衣袖，才见他肩膀震动，狂笑而出。

“好、好，说得太好了，真是深得我心。”他龙心大悦。“我常说世人那套都是一些庸俗的虚假，难得他们也有这么不凡的见解，这世间倒真是可爱多了，你们说是不是呀？”“是、是、是，大王说得真是对极了！”大家连忙附和，虽然是很怪的逻辑，众人也当它是哲理，绝不会有人怀疑。

倒是席安这阵释放性的笑声，让众人紧绷的神经松懈，整个宴会又恢复了原先快乐、欢笑的气氛。

“不过呢，照这世人所说，只得了一个最残的名号，是美中不足了点。”席安颇有感触地说。

都已经是最残了，难道还有更青出于蓝的名号？每个人、心里都觉得有点发毛。

“唉，没把最冷、最狠、最阴、最险，集于一身倒是一项遗憾。”席安有点惋惜地对维克多说。

天呀！多可怕呀！冷、狠、阴、险、残聚于一身还是人吗？“这倒是……”

不过陛下如果想更上一层楼，还是有办法。”维克多蹙眉思考。

“嗯，看来我不能再放荡，得更用心于国家大事上，才能有更高的成就。你们说是不是呀？”席安威严的目光扫过众人。

“是、是，陛下英明、统领高见！”大家连忙再度附和，虽然这个建议可怕得令人从脚底寒起，可也没人敢说不是。

怀儿怪异地打量他，光看他跟维克多两人互投给对方一个默契十足的神色，就知道这两人又在捉弄大臣们，真是要不得的习性。她用力拧向他的大腿，席安呛一口酒，不明所以地看向她。怀儿朝他皱皱鼻子，表明不认同他的作为；再看向维克多，他则比了一个我有什么办法的手势。哎！这对君臣可真是一丘之貉。

“噢，六大名人另一个是谁呢？”怀儿想起他少说了一个。

维克多的眼神出现难得的柔和，对此人似乎有特别的感受。“光之天使疾风雷颖，最美最邪！”他微笑地道。

“最美最邪？”怀儿颇难理解。“既是光之天使，应是正气之意，美是毫无疑问，又怎会最邪？”“这就是光之天使最叫人迷惘的地方，她也是六大名人中最叫人侧目的。”“她？”怀儿从维克多的神色和用词中，讶异地叫道。“疾风雷颖是女的！”维克多对她的讶异颌首笑道：“她是白国文森国王一手栽培的座下爱将！疾风的称号代表她机智、能力、反应，皆快速如风，是上任白国老国王亲手御赐的第一骑士。”“女骑士？”怀儿惊讶极了。

“雷颖非一般人物可比，”席安接口，将听得入迷的怀儿拉进怀中。“她数度单枪匹马闯入敌军的阵营中生擒主帅，更替西边的云苍国击退进犯的欧诺人，且毁了欧诺人在西方的两个据点。可以说是除了我之外，最令欧诺人咬牙切齿的人。”“好厉害的人！”周遭的众人发出惊叹的声浪。

“你倒难得赞赏人。”怀儿好奇道。

费席安自视甚高，常年身处在浩瀚的沙漠中，他的能力、修为就像变幻莫测的沙漠般高深，疾风雷颖能让沙漠枭雄如此欣赏，必定超凡脱俗。

席安的拇指轻抚着她柔嫩的红唇。“我素来钟爱将帅之才，撇去性别不谈，疾风雷颖文武兼备，用兵如神，确是个难得的智勇之将！”“据闻雷颖银发绿眼，丰采有如旭日东升般灿烂，光之天使名号由此而来。”维克多带着几许轻叹的口吻。

“好特别的人，真想一睹光之天使的真面目。”怀儿对这个传闻中的女英豪深深着迷。

维克多突然一弹手指，像想到什么似的，带着怪异的笑容说：“据说疾风雷颖因为外型明显很少以真面目示人，平时多以少年之装扮行走；丰采非凡、英姿倨傲，所以世人传言光之天使美得超越性别，简直教男人爱恋，女人迷惑。而且呀……听说就有某国的公主和贵族之女为她犯上相思。危险哪……”未了还意有所指地瞄向怀儿。

怀儿简直想揪掉他的头发，明明知道席安是超级醋桶，还在那儿煽风点火！

“怀儿……”席安果然眼神一凛地揪着她。“你刚刚说很想见她！”“席安，她是女的耶，你不会运女人的醋都吃吧！”怀儿不敢置信。

“不行！太危险了！”他断然地说，捧着她的脸酸溜溜地道：“你不可以想她，更不可以见她，知道吗？”不待怀儿回话，维克多已抢先摇着食指。

“唉！陛下别这么紧张嘛！世人再怎么迷恋雷颖都没有用，白国国王文森对

自己亲手栽培的光之天使，痴狂得都快没了理智。所以除非有人敢惹最狠的文森国王，否则怀儿小姐再怎么对光之天使有非分之想，都是没用的。当然罗，如果最残的沙漠枭雄愿意帮你，那就另当别论了！”他一副看戏兼旁白地说。

怀儿气得想朝他大叫，费席安却扳正她的脸，神色凝重地告诉她：“你死心吧，我不可能帮你！”一群神经病！怀儿差点脱口骂出，却在席安那副正经严肃的表情下咽回，嘟囔地说：“好，你怎么说就是。”她明白一旦席安起疑，不论怎么解释，听在他耳中都是愈描愈黑。

席安满意地亲亲她的脸颊。

她怨恨地瞪向维克多，对方却吹着口哨悠然地看向旁边。

“对了，听说萧氏一族的老二也对疾风雷颖非常仰慕。”一旁的人冷不防冒出这一句。

费席安听到萧氏一族，脸色愀然大变，目光阴沈冷峭。“痴人说梦！俗人也妄想摘天上的星。”“陛下，您一心要萧家好看，何不让我萧家自己去踩老虎尾，白国的文森国王是个非常可怕的人，谁惹到他铁定会后悔自己出生在这世上过。”朱利子爵再次谄媚地献计。

费席安捏碎手中的杯子，怒喝：“我要做的事、要报的仇从不假手他人，亲手撕裂猎物才是最痛快的事！”寒厉的眼神扫过朱利子爵。“这样的话我不想再听到。”“是、是……臣失言……失言了……”朱利子爵在那双寒光下颤抖。

五年前泰坦神国的老国王在沙漠中遇刺身亡，身旁的侍卫也全部罹难，尸体中还夹杂着几具陌生的尸体，身上全佩着萧家的令牌，其中一人身上还搜出老国王一行人所定的路线图，很明显泰坦神国皇宫内出了奸细与敌人互通讯息。

费席安看得出这场凶杀经过有心人布局，曾派遣使者前往西边的萧氏一族，要萧家给个交代。结果使者却死在西方边境，萧氏一族甚至来函指责费席安残杀萧家人。从此这个在北边与西边各据一方的两大势力，在前仇旧怨下结恶更深。

“萧氏一族，只要让我查出父王的死与你们有关的话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，尤其萧家的五个儿女，”他眯着眼，阴沈的杀意进出。“我要你们全给我父王陪葬！”怀儿机灵地打了个冷颤，席安这才注意到怀中的人儿脸色苍白，怯生生地望着他。

“怀儿……”他目光一柔，揽着她心疼地安抚道。“吓到你了，没事的，别怕……”怀儿抿唇不语，紧闭着眼在他怀中颤抖，席安深深自责自己吓坏她了。这时一个庞大的人影，踩着砰然作响的步伐从大殿的另一端走来，更教人讶异的是他手中押着一个人。

“沙漠土牛，你该不会真的‘钝’到要在庆功宴上闹事吧！”维克多懒洋洋地支着下巴看着他的巨人朋友。

来人体格巨大魁梧，粗黑的浓眉竖起，一张方正的脸看起来显得狰狞，鼻孔不停地喷气，凶恶无比地朝维克多吼叫。“你这死白脸，给我住口！”

“哦，这一次可真动了火气哟！”维克多有趣地道。

“龙顿你眼中还有本王的存在吗？”席安站起身，不悦地瞪着他。

龙顿是他的手下爱将，却因言行太过粗犷、鲁直，经常闯祸令他十分头疼。此次罚他禁足反省三天，现在却连一天都不到就又闹到宴会来。

“陛下，怀儿小姐，”龙顿将手中的人丢到大殿中央，朝他的国王跪下。
“臣有事一定要禀明陛下。”“陛下、陛下，您救救小人，龙将军疯了！”被丢到大殿中的人赶紧爬起，对着费席安求救。

费席安冷哼地看着他们。

“陛下，臣这一次有证据证明杜贺悟有通敌之嫌。”他拍胸大声说道。白天他因为没有证据让人当无理取闹，害得他被关禁闭，让杜贺悟这小人得意洋洋好一阵子，现在得到证据可教他扬眉吐气了。

费席安目光一沉，将龙顿呈上的信件仔细看过后，再抬起头，凶厉的神色正是那个在战场上叫人心寒胆颤的沙漠枭雄。

“杜贺悟，你有什么话说！”席安的语调竟一反常态的平静。

“陛下……臣冤枉……冤枉……”费席安冷笑地看着他，严肃得教人为之悚然，冷静的沙漠枭雄最令人惧怕，因为那是他开杀的前兆！

“陛下饶命……臣知错……知错……饶命呀！”这种精神凌迟岂是一般人受得了，杜贺悟心胆俱裂地趴到地上，捣蒜般的磕头求饶。

“背叛者死！”他怒声一吼，手一挥，两道寒亮的环光射向杜贺悟。

寒光扫过，凄惨的叫声伴着喷溅的鲜血，杜贺悟右手飞断。大殿上的众人包括龙顿本人全震惊当场。龙顿抓他只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好将杜贺悟绳之以法，却没想到他的主人当场开杀，血溅宴会。

杜贺悟哀号的声音不停地求饶。“陛下……饶命……饶……”费席安阴厉的神色带着冷笑，惩治内奸让他整个血液都沸腾起来。当年泰坦神国的腐败就肇因于小人、内奸当道，他的父王更因奸细的出卖而在沙漠中遇害。对这些奸险小人和背叛者，他简直深恶痛绝。

“维克多，”他并未转头，只是轻声地吩咐。“带怀儿下去！”“陛下……”维克多蹙眉，知道他想做什么。

费席安瞪他一眼，维克多摇摇头叹口气，走向已吓得脸色发青的怀儿，“走吧！怀儿小姐，接下来的……你不会想看。”怀儿惊魂未定，颤抖地将手伸给维克多。

费席安则朝杜贺悟走去，一掌覆在他的天灵盖上，抓着头将他整个人提起。费席安悠然冷笑。“你只是个小喽罗，抓你也问不出什么。但是我相信真正的幕后主使者一定在这大殿上，就让大家看看背叛者的下场吧！”接下来的发展，当场令大殿上的众人魂飞魄散。而随维克多走到门口的怀儿，听到背后传来那钻悚人心的哀号，下意识地回头一看，她多恨自己这一回头，那是一幕令人永远忘不了的恐怖！

在费席安手中的杜贺悟。已成一张乾枯的人壳躺在黄沙中。沙刑！费席安最残酷的沙刑！沙刑能将血转化成沙，随着体内的筋脉抽出！

沙漠是大自然所赋予的蛮荒炼狱，而能力与沙漠同修的沙漠枭雄无疑是最可怕的执行者。

怀儿从未亲眼目睹，更无法把向来对她呵护备至的爱人，与眼前无情残酷的人划上等号，从脚底发冷的惊骇直冲脑门，眼前一片黑，她想起世人所说的，泰坦神国的费席安 最残！

第二章

怀儿在一个平稳的心跳与温柔的舒适中悠然转醒，一双比星光更灿烂的眼神深情地凝视她。

“席安……”她呻吟地唤着。

外面的夜已深，在寝宫里，无数个夜晚，她缱绻地枕在他结实的胸膛上，他热情的唇，像夜风般轻抚漫游在她身上，低柔的沙哑声是世上最美的呢喃，这是他们共享的亲昵时刻。

“我的怀儿……”他嘶哑地低唤，修长的手指和火热轻柔的唇，从她美丽的颈间游走而下……轻喊自她口中逸出，亲密的抚触带给她甜蜜的喜悦。

“怀儿……我的宝贝，今晚真是吓坏你了……”丰盈的胸部在他的探索下逐渐解开束缚。

“今晚……”怀儿蓦然从激情的迷咒中惊醒。急忙挣脱他，滚到床的另一边，惊恐地看着他。

席安对她突来的举动不解。

“你别过来！”她阻止他靠过来。“你太可怕了！竟然就这样把人……杀了……”想起大殿那一幕，她余悸犹存。

“你说杜贺悟，”席安轻蔑地冷笑。“他是罪有应得，你不必同情他。”“你用这么残酷的手段对待一个活生生的人，竟然还能这么毫不在乎？”怀儿不敢置信，尤其想到杜贺悟那临死前的挣扎，她反胃地掩嘴欲呕。

“怀儿！”席安关切地伸出手。

怀儿看到那只不久前才杀人的冷血之手，她更感反感的躲开。

席安的眼神一暗，他的怀儿第一次反抗他。

“你知道什么罪最不可恕吗？”他冷冷地道。“内奸、小人、背叛者！这种人是最该千刀万剐的，他们是一个国家的蛀虫；经常一个计划、战略、机密，在他们的兴风作浪下出卖给敌人，结果全盘尽毁。你觉得我残酷，杜贺悟想泄漏军机一旦成功，有多少人会死在他手里？烧、杀、掳、掠，也只是一个地方的危害，一个内奸、背叛者却足以亡了一个国家。残酷，什么叫残酷！那些玩弄权术、只懂居中图利的内奸、小人，害人家破人亡、生离死别的人叫残酷！”他最后的声调已是严厉的激动。

怀儿深深地吸口气。“那你大可一刀杀了他，何必……”对他的偏激，她简直不知该何言以对。

“背叛者不得好死！况且不杀一儆百，又岂能以儆效尤！”他森冷地说。

“但是……”她摇着头，知道世人对他那些毁誉参半的评价从何而来。

“够了！”他一把拉过她。“以后不准你再为一个背叛者反抗我，知道吗？”怀儿沈默以对。席安将她围在怀中，在她的秀发上轻蹭。“好了，我们别再吵了好吗？”对他的求和，怀儿软化，叹口气倚在他怀中悄声问：“席安，万一我恢复记忆后发现，我是说假如……我的家人不准我们在一起或者……我们是敌人……你会怎么办？”席安有趣一笑。“这我倒没想过，不过很好解决呀！谁敢阻止我，我都不会放过，是敌人就更好办了，一个不留的全杀光，然后你嘛……”他捏捏她的下巴。“奸、淫、掳、掠，你选一样！”怀儿气得抓住他的手指就咬，这招可是学他的！她正经地问问题，他却开玩笑地回答，吓她一大跳！

席安当她磨牙，但是这小家伙磨久了还真有点痛，只得捧着她的脸，正色地道：“还有两个选择，”他附到她耳畔。“先奸后杀、再奸再杀，你说哪一好？”怀儿的小拳头毫不留情就打过去，席安笑着握住她的手腕，而他

的双眸却像火焰般盯在她身上。

怀儿看向自己，方才的激情让她诱人的春光外泄，美丽高耸的乳房若隐若现，引人无限遐思。她羞涩地低下头，虽然每晚他们的身体有着亲密的接触，席安却从未真正占有过她，每当他专注地凝视时，总让她面红心跳。

“怀儿……”席安将她的手移到自己胸口上。“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吗？”她咬着唇，摇摇头，娇羞地看着他。那楚楚动人的模样，席安忍不住轻啄她的唇。

“这里面有我对你的一片真情。”他闭上眼，将她的手紧按在自己胸口上，随着他口中念出的咒语，一股灼热从他的胸口透出，直传到她掌中。

他睁开眼，捧着她的手掌打开，在她掌心中有一颗半圆状如拇指指甲般大小的物体，像是石头却又带着淡蓝色的宝石光泽。

“这是……”“天地之石！”他微笑地说。“可别小看这块石头，它能化解任何结界和法力。”怀儿翻阅掌中那块灰黑还夹杂着蓝光的奇石，难以看出它有这等神力。

“在我的成长中，有很多不可预知的危险和敌人环伺，所以从小义兄就将这大自然的至宝天地之石嵌入我胸中，让我不受任何结界和法力的伤害。”提起义兄席安不觉流露出小孩般景仰骄傲的口气。

怀儿对他口中的义兄倒是略闻一二，席安如今的作为、想法皆受此人影响甚深，然而却很少有人见过这传言中的神秘人物，怀儿曾问过他，席安也只是笑着摇头。“我无法将他的身分透露太多，因为这是我与他的约定。”怀儿很好奇是什么样的人，能让席安的言行、观念和手段都带着一种阴柔的偏激；又是什么样的人能让残酷的沙漠枭雄如此尊敬、思念？席安捧着她的手深情款款地凝视她。“天地之石多少年来护着我，随着我的呼吸脉动相融，几乎是我体内的一部分，现在我将它一分为二，另一半放进你胸中，让你心中永远有我的存在，我们此生此世永不分离。”怀儿瞳孔颤了一下，手中的天地之石竟像有千斤重。席安献出的是他的心、一颗真诚爱她的心，许下的是缔结白首的盟誓！不可能，这样的承诺她无法回应，她不敢想像一旦真相大自的那一天，手中所捧的这颗心，会不会变成一道情变的枷锁永烙在她身体里？“怀儿！”他打断沉浸在思绪中的她。“天地之石能保护你不受任何结界的束缚和法力的伤害，同时也是我送你的婚姻信物。”“婚姻信物？”“我已经和众大臣商议好，下个月就是我们的大喜之日。”席安握着她的手坚定地地道。

“不、不行！我不答应！”她激动地叫。“你不能擅作主张！”“够了！怀儿，到此为止！”他火了。“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拒绝我，你究竟想跟我闹到什么时候，我的耐性有限，这次不容你任性。”怀儿感到手中的天地之石再次发热，随即化为一道光没入她胸口中。

“不、不行”她大叫，拍着胸口，天真地想让天地之石掉出来。“你拿出它，我不能接受！快拿出它！”“怀儿”他愤怒地捉住她的双手。“你究竟在躲什么？在抗拒什么？”她抿着唇，嗫嚅地道：“席安，其实……我们这样很好呀，我可以把自己……全部给你，不一定要结婚……”“怀儿！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？”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你说的是情妇！”“就当……是吧！”她咬着唇，别过头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扳回她的下巴。

“我不想你将来更恨我呀！”“我不懂，为什么？你说清楚，说呀”

他握住她的双肩摇晃，觉得自己快疯了，她竟然宁愿富情妇，也不愿嫁他。

怀儿沈默地低下头。

席安眼睛像要燃烧起来，切齿地道：“你以为夜夜抱着你，却不碰你是很简单的事吗？”“席安……席安……”她抬头，含泪的眼波闪动，双手抚上他愤怒的脸。“我可以将自己给你，我的身体、我的心，一切都是你的，只要你想，我……”“够了！”他厉吼，几乎捏碎她的肩胛骨。“数次的肌肤相亲，欲望像火一样烧得我体无完肤，我却不曾真正占有你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他猛然一把攫住她的头后，迫使她往后仰，怒气吹拂在她唇边。“我要在泰坦神国的神殿上、众人的见证下名正言顺地拥有你，不管你之前是谁、过去是什么、甚至是出卖肉体以求温饱的妓女，我全不在乎，从我救你的那一天起，你就是我的人、是个新生的人，我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属于我沙漠枭雄！但是你越来越令我迷惑了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？对我的感情又是如何？或者你只是想跟我玩一场爱情游戏？”他最后已是怒吼！

她噙泪看着他并未说话，甚至连辩白敷衍的话都没有。

席安突然捧紧她的脸，锁住她的紫眸。“怀儿，你从不对我许下任何承诺，现在你告诉我，说你会永远跟我在一起，哪怕是骗我也好。你说呀”他眼中的神色疯狂又惊慌。

怀儿只是紧闭双眸流下泪来，无声地哭泣。

“可恶、可恶呀！你……”他恨恨地覆住她的唇，粗鲁地又吻又咬，既想狠狠地吻她，又想重重地咬伤她。

他好恨、恨她的沈默、恨她的无言，更恨自己对她的感情深得不可自拔。

霸道的唇舌在她口中恣意地凌虐，野蛮的怒火已令她的樱唇淌下血丝，她也只是低咽任他发泄。

这是报应吗？七年前在他还是王子的时候，他的寡情负心亲手摧毁了一段真情，令一个纯真的少女怀着他的孩子，心碎地死在他怀中！这段逝去的感情，让席安的心像开了一个空虚的无底洞。从此他游戏人间，私生活极度放荡荒淫，女人对他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玩物，所谓的淑女荡妇在他眼中上了床全是一个样。

如此的荒唐、如此的声名狼藉，泰坦神国虽在他的统治下强盛、壮大，但是沙漠枭雄暴戾的手段和糜烂的私生活无人敢领教，大臣们对他既头痛又胆战心惊，只希望他能定下心来成家，以化解他满身的肃杀之气和浪荡生活，奈何他们的国王虽对带女人上床不落人后，对结婚却决不争强斗狠，非常礼让地敬陪末座。

如今他对这个从沙漠中救起的少女爱恋已极，她温柔婉约得像一道清新的春风，深深悸动着他，感情的复苏，令他从放浪形骸的生活中走出。一段至痛的过去，让他对这段感情更加呵护备至，小心翼翼地生怕有任何疏失。

然而她的感情若即若离、她的心飘忽不定；这一刻柔顺地偎在怀中说爱他，下一刻却对他提出的婚约激动得加以拒绝。让席安对她患得患失的心越演越烈，深怕怀儿是上天派来惩罚他的，当他付出全部的真情后她会弃如敝屣地离他而去，当初他对女人是怎样的手段，而今就是怎样的回报！他非常明白，怀儿一旦离他而去，会将他的心掏空、令他疯狂。唯有尽快立她为泰坦神国之后，让世俗的规范来牵制她，用名分将她永远锁在他身边。

清晨，费伊丹站在高楼上，俊逸的脸有一股书卷的清和，斯文儒雅的模样，令人难以将他和弟弟费席安那般粗犷深沈的样子联想在一起。和弟弟残酷的个性最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他是泰坦神国以仁善睿智闻名的宰相。

他望着沙漠的辽阔苍茫，心中感叹又骄傲，沙漠的生活是艰辛的，广阔横亘的大漠中，水源短缺、乾燥烦闷的热风、弥天漫地的大风沙，环境恶劣得像是大自然中的炼狱，然而沙漠的人民坚韧耐苦，几百年来在这片乾燥的土地上困苦地争取生活空间，写下辉煌历史。而泰坦神国从早期的小部落到如今雄霸北方的帝国，这之中的起起落落无疑也是沙漠历史中光辉奇迹的一页。

这时高楼的另一边，一个秀丽的人影望着远方的天空，陷入自己的思绪中，直至一件外衫披到她身上，才令她微愣地抬头。

“怀儿，穿这么单薄会生病的。”温煦的声音在她眼前道。

“伊丹大哥！”沙漠的日夜温差极大，清晨仍是寒风刺骨，她拉紧披在身上的外衣，似乎这时才感到冷意。她咬着红唇，却又像碰到伤口似的颤了一下。

“怀儿，你的嘴唇受伤了，不要紧吧？”伊丹看到她唇边的伤口，关心地问。

她抚着唇角，摇摇头。

他蹙着眉，明了地道：“和席安吵架了？跟昨晚的宴会有关吗？”他虽没参与昨天的庆功宴，但席安残暴的行为早已震撼整个皇宫。

“我这个弟弟个性是偏激，对感情也太急躁，不给人喘息的空间，但是请你别恼他，他对你绝对是真心真意！”伊丹柔声道。

“我明白、一切我都明白……”她幽幽地经叹。

昨晚席安面对他的杰作，抚着她流血的唇边，想说什么却又咬牙低咒一声，冷冷地丢下一句话：“睡吧！”接着往后一躺地背对她。怀儿难过片刻才在他身旁躺下，席安却猛然翻过身来紧紧地抱住她，命令的声音带着紧绷的低哑。“别说话、什么话都别说，就这样静静地待在我怀中。”躺在他怀中感受到他内心的沉重，怀儿痛苦地无言以对。

她叹口气，看着伊丹略带踌躇地道：“伊丹大哥，你……恨不恨席安当年对你……所做的一切？”“恨自己的弟弟？为何这么想呢？”“我知道伊丹大哥为人宽厚、不与人争，但是席安的所作所为你真的毫不介意吗？他夺取政权，逼退身为皇太子的你，继位为王，照理你该恨他的！”可是费伊丹却尽心尽力地帮助弟弟，似乎从没将弟弟的所作所为放在心上，而席安也对被自己推翻的兄长极为放心，一旦他不在国内就将整个国家、政权交给兄长监国，毫不担心有变，兄弟俩像是信任至极，完全不像历代以来兄弟阋墙该有的隔阂。

伊丹喟然轻叹。“大概世人都这么想吧！但是又有谁知道若非当年的政变，泰坦神国只怕早已毁在奸佞手中！”怀儿楞住，被篡位的人感激篡他位的人！这是怎样的一段过去？“怀儿，你说说我是怎样的个性？”他突然问道。

“嗯……伊丹大哥，善良、好说话，很能为人着想，从不刁难人，是个体贴的好男人。”怀儿对他的问题颇感有趣地道。

她的恭维反而让伊丹涌上一抹无奈的笑容。“善良、体贴、好说话，在别人听来或许是优点，但却是一个君王的致命伤！”他感叹地道。“当年父王

遇害后整个朝政把持在有心人士手中，朝野上下一片腐败，当时的席安手拥重兵，身边多是勇将谋士，再加上他自身的能力，令那些弄权的奸佞都对他顾忌三分。唯一的应变之道便是推我继位，因为他们认为我和父王的个性一样好操纵，那时内有奸臣弄权、外有欧诺人虎视眈眈地想吞下泰坦神国这块肥肉，国家内忧外患，真是危急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，这时，席安找上了我，自成年后我们兄弟俩就一直处于隔阂状态，而今为了泰坦神国我们兄弟俩终于正式地面对面了。”看到怀儿愕然的神色，伊丹明了地说：“对我们当年这样冷淡的兄弟情分，你感到讶异是吗？”他深深地叹口气。“宫中的派系斗争由来已久，年幼时尚可无邪地玩在一起，到成年照宫中的老规矩是分开受教，这时派系斗争的魔爪开始伸向我们，再加上有心人士的挑拨离间，我和席安嫌隙日深，虽不致反目成仇，兄弟的感情却也几近无存。直至父王遇害、国家危殆，我整个人陷入茫然中，身边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惧于席安的势力，不停地游说我宣布继位，从那一刻起我突然发现这些人的面目有多虚伪，我再不才、无用，也明白一旦如他们所愿，将会葬送掉整个泰坦神国。心中虽清楚事实，却也想不出解决的方法，只能和他们周旋，直至席安来找我……”他停了一下，望向远方的苍阔，唇边涌起难言的微笑。“你知道吗？当时的席安看着我，直接伸出手，对我说：“王兄将皇位给我，我会清掉这些毒瘤，让泰坦神国成为北方最大的帝国，奠定不倒的根基，我们兄弟俩永远都不再受任何人的操纵！”那语气、那模样，就像小时候的他一样，仿佛他跟我要的不过是玩具、糖果，而非人人垂涎的皇位。看着他，我的心在激荡，眼前站的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的弟弟，如此的自信、傲气睥睨，突然一种身为兄长的骄傲充满我心中，握住他的手，我像是看到了泰坦神国的未来！”伊丹望着她，眼神充满骄傲与坚定。“所以，怀儿，与其说席安逼退我，占领皇位，不如说是我们兄弟联手，夺回属于我们的一切！”“伊丹大哥……”怀儿感动地道。“我明白了。”

今天是各国使者进贡的日子，每年到这个时候泰坦神国总会举办一次盛大的宴会，各地涌来的吟唱诗人和杂技团将整个皇宫衬得热闹非凡。

怀儿坐在席安身边，有别于大殿上那些沈醉在欢乐气氛中的众人，她的内心是难受的。

这几天席安对她的不谅解，令她的处境为难又尴尬。虽然夜夜他们依旧同床而眠，席安却未再有任何亲昵的举动，怀儿努力想化解两人间的磨擦，席安却始终冷冷淡淡地回应。对这一切她只能逆来顺受，毕竟是她拒绝他全部的真情，而今她又有何立场可怨，这一切是她咎由自取呀！

当她抬起头，下意识地往正在观赏表演的人潮望去时，一张熟悉的面孔瞬间和她对上，怀儿愕然楞住。

待她定睛一看时，那道幽幽凝望她的目光却逐渐消失在人群中。她猛然站起，想往下奔去，却惊动了身旁的席安，他伸手拉住正欲离去的她。

“我……我感到不太舒服，想先回……寝宫去。”面对他质疑的目光，她支吾其词地想脱身。这时，其他国家的使者涌上要敬酒，怀儿不待他回应，便甩开他的手，转身离去。

今晚大殿上众多的人潮、鼎沸的人声，再加上席安刻意的疏离，令她再也受不了地想摆脱那股茫然的孤独，她拾阶而下地奔进月色中，直奔到一棵大树下才喘息，倚靠在树上。

皎洁的明月、万点的星空，怀儿的心情却无法辉映这美丽的夜色，忆起方才的人影，不禁漾着悸动的情绪，是她眼花了吗？怎么可能在泰坦神国会见到那张熟悉的面庞？各种复杂的情绪从心底涌起，为自己目前的处境感到无奈与疲惫，她叹口气想往寝宫走去时，一声低唤从背后传来。

“天若！”怀儿整个人楞住。这个名字！在泰坦神国谁会用这个名字唤她？她迟疑地回头，怕是自己的错觉，毕竟这个名字她已失落了一年之久。

阴影下走出了逐渐清晰的人影。

看见来人怀儿不敢置信地掩着嘴。

对方俊朗的五官带着与她同样的惊愕，接着欣喜若狂地抱住她，激动地叫道：“天若，是你，真的是你！在宴会上见到你时我还不相信，天呀！这一年多来大家找你找得都快疯了。”“小……哥哥！刚才那大殿上的人真的是你，我不是在作梦吧！”怀儿也惊喜地抱着来人。

“天若、天若，你可知为了找你整个萧家简直天翻地覆，奶奶为了你担心得都病倒了，老天有眼，哥哥终于找到你了！”“奶奶病了？奶奶一向很健康的，竟然为了我……”她在兄长怀中哭泣。“对不起，小哥哥，当时我被救起后已丧失了记忆，不久前才想起来，让大家担心了，对不起……”“傻丫头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说什么对不起，只要你没事……只要你没事就好，曾经……大家以为……你死了……”他哽咽地紧抱着这好不容易寻获的妹妹。

“小哥哥……”她嘶哑地低泣。

“快别哭了，让小哥哥好好看看你，这一年多来让大家想死了。”萧家老四，丹青捧着妹妹的脸轻轻地擦掉她的泪水，专注的神色尽是兄长的关爱。

这时怀儿注意到他身上的衣着，才知道他乔装成了乐师混进宫里来，不禁担忧哽声地说：“小哥哥，费席安恨萧家人，你却为了我……深入皇宫这么危险的处境……”“别说傻话了，为了唯一的妹妹就算是龙潭虎穴也得一闯。”丹青柔声道。“天若，你知道吗？二哥和三哥也都潜进泰坦神国了。我们来到北方后，听说了很多事，也知道一年前泰坦神国的国王费席安，在沙漠中救起一名失忆少女，而冷酷的沙漠枭雄竟然对这名温柔清雅的少女动情，爱她有如怀中之宝，甚至为她取名……怀儿。”“小哥哥……”她低着头。

“天若！你是萧家的宝贝，是哥哥们没将你保护好，让你遭遇到了可怕的事，如果你有了万一，萧家四兄弟万死不足以谢罪，更愧对九泉之下的父母。费席安救了你，萧家永远感激他，但是我们两家的宿怨你我都清楚，这样下去并不是办法，你……明白吗？”她抿着唇，继而喟然长叹，幽幽地道：“是该结束了，怀儿并不存在，我是萧家女儿，萧天若！”“天若！”丹青心疼地望着她，深深明白她内心的痛苦。

“他会恨我的……小哥哥，一旦……他知道我就是……萧家人时……他一定不会原谅我……”怀儿掩面痛哭。

“天若……小哥哥并不想逼你做决定，如果你想继续留在泰坦神国，小哥哥会尊重你，其他兄长那边我会想办法，只要你别难过成这样……”他心疼地抱住她。

兄长的关心怜惜让她感动不已，亲情的温暖包围着她。她是该醒了，秘密没有永远，亲情却是一世。总有一天费席安会知道，他的怀儿就是他最痛恨的萧家人，到时爱恨交织，沙漠枭雄会做何种抉择，她该明白不是吗？毕竟世人都已告诉了她，泰坦神国的费席安最残！

“小哥哥，我是萧家人，一生都是！怀儿只是他心中所想像的女孩，而

天若才是真实的存在。天下没有绝对的秘密，总有一天怀儿和天若会划上等号，到时梦会醒，情会淡，随之而来的恨意将囚禁我一生，比生命更惨重的代价我付不起。”她摇着头，凄然一笑。

费席安对萧家的憎恶已是根深蒂固，一旦那深情的眼转为恨，教她如何能面对？而今逃避或者离开已是最后的退路，至少心中烙下的会是一段美丽的恋情，他们的相遇真是命运的捉弄……她痛苦地想。

萧丹青无奈地叹气，只能拥着妹妹轻声安慰。

兄妹二人陷在重逢的喜悦和亲情中，全然不知远处的阴影中一双因怒火而血红的眼，凛绝地看着他们，双手的拳头也因他们亲热的相拥而握得青筋暴起。

第三章

看着兄长离去，怀儿心中涌起万种愁绪，即将面对的事令她心碎，但与其面对他仇恨的眼，她宁愿怯懦地逃开。

呵，是她太没勇气吗？这份情当真只能这样结束？怀儿无奈地叹口气，转过身，却被站在眼前的人震慑住，僵立当场。

“席……席安？”他听到了吗？或者已经知道了？在他寒栗的注视下，怀儿站立难安。

费席安不置一言地看着她，森冷的双目射出难测的光芒。

“他是谁？”席安冷冷地问。

“谁……是谁？”费席安一把攫住她的腰，将她压在自己胸膛上，怒声道：“不要跟我装傻，刚刚对你搂搂抱抱的男人是谁？你就是因为他而不愿和我成婚吗？”“你误会了，他是我……”她差点冲口而出，随即想到席安对萧家的憎恨，不，她不能露出任何蛛丝马迹，否则哥哥的处境就危险了。

“谁？说呀！”见她这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席安气得箝紧她的腰。

“你放手！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……”她疼得大喊。

“那你就告诉我他是谁？说呀！”他愤怒地咆哮。

“是不是我说你就信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你又何必多此一问，反正你早已认定了自己心中所想的答案。”怀儿也朝他大声地叫着。

她突来的回应令席安目光一沈，怀儿，向来温柔纤顺的怀儿，居然会顶撞他，就为了那个男人！

“我再说一次，告诉我，他、是、谁？”他咬牙一字一字问道。眸中积着即将暴发的狂怒。

“谁都不是！放开我……”怀儿挣扎地想逃离他。

席安却猛然吻住她，粗暴地分开她的唇瓣，带着惩罚的肆虐，之后抵着她红肿的嫣唇，沙哑地道：“不说，是吗？那我将他捉到你眼前，我就不信一旦用刑，他会不招！”“不，不准你伤害他！”怀儿大叫，泰坦神国的刑罚是有名的残忍，随即闭着嘴，却已来不及了。

“不准我伤害他！”他勃然大怒，双目燃烧着嫉妒之火。“你这么护着他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，说……”怀儿抿着唇，泣不成声，声声的啜泣都像打入他心中，令他原本严峻的眸光一柔，放开对她的箝制，不忍地捧着她的脸，摩

拏着她柔嫩的脸颊，怜惜地低语。

“怀儿……怀儿，别哭，我爱你呀，就因为我太爱你了，所以我绝不会让你离开我，更不可能让任何人夺走你！”“席安……你相信我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我只爱你呀，我的身体、我的心都属于你的……”她抱住席安，在他怀中哭得令人心疼难当。

“怀儿……”席安紧紧抱住她。“嫁给我，怀儿嫁给我，我不能再忍受随时会失去你的恐惧感。”“席安……”她真的、真的，好想点头，无奈何，强忍心中的痛，她还是摇头了。

“为什么？你究竟为什么……”旧事重提，却还是得到伊人这样的回答，席安的理智崩溃了。

“我说过，我不想你将来更恨我呀！”“够了！”又是这句话，他受不了的怒吼。“你一再地回避正视我们的感情，用尽藉口来搪塞我，我不懂你究竟在怕什么？”一如往常，每当他问出这句话，怀儿总是低头噙着泪，不说一句话。

“无言，你永远只会无言吗？我当初真该替你取名无言。”席安狂怒地推开她，转身背对她，他紧闭着眼，知道自己正在失控，他必须抑制自己决堤的理智，不能在怒火下伤害怀儿。

“席安，我……”怀儿怯怯地伸出小手碰触他。

席安突然转过身来，一把攥住她的手，拉着她往前方平坦的草坪走去。

星月把茵绿的草地映染得如一首柔和的月之诗，在这美丽的月色下，席安却朝她残忍地说：“我可以不逼你许下婚约的誓言，至少在这星空下，你发誓，你永远都是我费席安的女人、一辈子都不会离开我，若有违背的话，天涯海角我都不会放过你，我会杀光每一个跟你有关系的人。”怀儿愕然地张着唇，她宁愿自己死，也不可能要自己的亲人全陪葬，如此狠毒的誓言，不可能，她摇着头，退离他。“为什么你总是这么残忍，这样的誓言你要我怎么可能发得下，你若真爱我就该相信我，而不是怀疑我。”连番的狂怒之火再度涌上，他暴喝握住她的双肩。“你要我信任你，却连发誓永远跟我在一起都做不到，难道你随时想离开我，就是跟那个男人吗……”“放开我！”怀儿再也受不了他的疑心，却挣脱不开他的箝制，猛地提起手，清脆的巴掌声带来震撼的岑寂。

看着笼罩在阴影中，因她的一巴掌而侧着头的席安，她深吸着气稳定自己，虽也惊讶自己的举动，却不后悔，毕竟是他太过分。

当席安转过头，再度面对她的时候，凛冽的寒光紧锁住那对紫晶之瞳。“为了那个男人你竟如此的忤逆我。”理智的防线已经断裂，他攥住她的手。

“你……你简直不可理喻！”他可以把事情曲解成这般地步，怀儿已经气得不懂得该对他怎么说。

“你知道吗？我不能再忍受飘忽迷离的你，也不能再忍受碰你却不曾真正得到你的折磨，我要真真实实地拥有你，感觉你体内充满了我，而我说过得到你只在一个情况下！”他狞笑着，眼神散出一种幽诡的邪意，那是怀儿从未见过的疯狂，令她悚然起颤。

“住手！你……想做什么？”他猛然抱起她，往大殿走去，怀儿骇得大叫。

“今晚大殿上宾客云集，各国使者都来，我要当众宣布你是我沙漠枭雄之妻，泰坦神国之后，我们今晚马上成婚！”他知道自己疯了，却已经来不

及了，怒火与欲火在他体内交缠，只有一个人能解，只要过了今晚怀儿就永远是他的了。

“不要、不要”她奋力地捶打他，却被他抱得更紧，往大殿走去。

大殿上，正当酒酣耳热、人声鼎沸的高潮，当席安抱着挣扎、哭叫的怀儿进来时，众人全安静下来，惊讶地看着。

“陛下，怎么了？”在人群中的维克多和龙顿见状，赶紧过去。

“维克多、龙顿，救救我”怀儿哭叫地朝他们求援。

“陛下，怀儿小姐她……”龙顿想问，却在席安警告的眸光下噤声。

“全退下！”他沈声喝退他们。抱着怀儿直接往前方的王位走去，众人赶紧自动让开一条路。

他走到王位前，将怀儿放下，不容她有任何动作，就将她紧紧地搂在身边，朝底下的群臣、宾臣大声地道：“各位，承蒙今天众多的贵客来共襄这场盛会，身为泰坦神国之君的我，在此也有一件天大的喜事要宣布，那就是：在今天晚上要迎娶这位怀儿小姐为妻，从今天起她就是泰坦神国之后，我，费席安的妻子！”他话一说完，众人惊叫地面面相觑，朱利子爵首先冲上来谄媚恭贺，紧接着朝中的大臣和来宾贵客都赶紧涌上来，瞬间大殿上的喧闹声响彻云霄。

在他怀中的人儿更加剧烈地挣扎。不理她的挣扎、不理她的哭叫，席安公然在众人眼前霸道地封住她的唇，众人兴奋起哄，高声叫好。

此时席安更在众人的鼓噪下，数杯美酒连连饮下，甚至将口中的酒往怀中的的人儿喂去，怀儿呛得猛咳，他狂声大笑地将她整个人举起，见到她惊惶的神情，一股久违的野性从他体内全然复苏，此情此景仿佛当年荒唐无道的他。

一旁的维克多朝身边的龙顿道：“快命人通报伊丹宰相，我看情形不对！”席安将她高举抱坐在手臂上，令怀儿不得不搂紧他的颈项。在众人暧昧的淫声高喊和酒力的助长下，他大笑地抱着手臂上不停地挣扎的王后往寝宫走去。

到了寝室，众宫女看到已被扛在肩上的怀儿，不停地叫嚷和捶打扛她的人。

“陛下……”寝宫中另外两个经常服侍她的宫女，不知所措地想发问。

席安怒目一瞪，喝退她们，两个宫女赶紧告退，其他人也像逃命似的赶快跑出去，没人敢面对一副已经发狂得准备择人而噬的主人。

“你们快去找伊丹宰相、快找伊丹宰相来”怀儿大声呼救。

门关上后，他将怀儿粗鲁地放下，她迅速地跑离他，紫色的大眼戒慎而惊恐地看着他。

这不是她所认得的人，不是那个一发火便冷漠以对，像孩子般呕气的人；更非那个温柔地抱着她轻哄的情人，眼前的他像即将暴发的风暴。

席安并不急着追赶，只是紧紧地盯着她，酒正在他体内燃烧，而闪烁的烛光下她是那么美丽，美得迷离而醉人，他的唇弯成一个恶魔的微笑，危险地朝她走去。

“你别过来、别过来……”一阵恐惧窜下她的脊梁，她踉跄地后退。

他慢条斯理地解开自己的衣服，沙哑而低沈地朝她逼近。“你说，你的身体、你的心都是我的，只属于我……”“席安，求求你别这样，我不要我们的关系演变成这样，这不是我所认识的你……”她啜泣地叫着。

“不，你错了，这才是最真实的我……”他面孔冷酷阴沈，唇边却涌着邪恶的微笑，轻柔地道：“还没和你相遇之前的我，荒唐、淫乱、无情，连自己的兄长都骂我是禽兽，可是这一切因爱你而改变，而今……也因爱你而再起……”他边说边将解开的衣服一件件随手而抛，也像一层层剥开人的外壳而裸露出最狂野的他。“怀儿，过来，别逼我用强的，是你一再地崩溃我的理智，而放出了这只野兽，如今就该自食其果！”没人会自动走向恶魔，怀儿更绝不可能，尤其这个恶魔看来想活活吞噬她，该怎么办？她无助惊慌地连连后退，随手将身边捞起的东西就朝他丢，瓷器、书本、香料瓶，可惜她那超烂的技术令她没一样掷中目标，反而令他那双锐利的眼，像已锁定猎物的鹰，随时准备吞噬猎物。

“不要、不要，这不是我爱的你，我不要这样的你”被逼至床边的怀儿抓起枕头去向他，随即快速地翻身过床，想从床的另一边跳下，往门口跑去。

“怀儿”席安暴喝一声，枕头应声而碎，漫天的棉絮飘飞，铁箍般的手指也紧紧地扼住她颈后。

席安一把将她扯上床，怀儿尚无法喘过一口气，他就压在她身上，手指像钢圈般锁住她脖子，狂乱地怒吼。“为什么？你总要逼我，我不想这么对你，是你逼疯了我，你说爱我，却随时想离开我。你说你的一切都是我的，现在却避着我，你究竟是怎么样的女人、怎么样的一颗心”他疯狂地扯烂她的衣服，乳峰暴露了出来，唇舌迫不及待地吮咬那凹凸有效的诱人娇躯。怀儿急喘，奋力地挣扎，他却用一只手将她的双手反剪在身后，舌头占有地在她圆润的蓓蕾上爱抚，另一手则顺着她摆动拱起的身體往下搜寻，侵犯地往她双腿间探去……怀儿嘶声大叫，膝盖用力顶向他两腿间。席安一惊，顿然痛苦地闭住眼，却没放开对她的箝制。当他再睁开眼的时候，眼中的残暴与盛怒，是怀儿仅见，他倾身在她唇边，呼吸炽热地灼烫她的唇。“是你逼疯我最后的理智。”在怀儿的尖叫声中，席安猛然拉开她修长的大腿，在他置身其间时血液烧至沸点，就在他狂怒得要冲进那幽邃的私密之处时，门外传来震响的敲门声。

“陛下！”维克多的声音。

“全给我退下！”席安喘息地大吼，灼热的欲望如焚心的火，饥渴、痛苦地燃烧他。此时的他，只看到眼前那教他疯狂的佳人，只要得到她，他的怀中之宝就永远是他的，正想不顾一切地长驱而入时“席安！”一个威严的声音在门外冷静地响起。“别因一时丧失的理智，而做出让自己一辈子遗憾的事，你已忘了当年的事吗？”“王……王兄……”兄长的声音像透过层层屏障，直接穿进他脑中。

“睁开你的眼看看你的对象，她不是别人，她是怀儿，是你至爱的人，你怎能这么对她？你真想当禽兽吗？难道就因她对你的拒绝，而让你理智全失，以暴力侵犯她，果真如此，那只证明她没做错，因为你确实不值得人爱！”伊丹严肃地斥喝弟弟。

席安一震，兄长的话惊醒他被蒙蔽的理智。看着身下的她，痛哭欲绝的小脸、僵硬颤动的身体，交错的泪痕裹着零散的发丝，她看来是这么的荏弱无助。

天呀，他干了什么？他怎能、怎能如此对她，她是那么的脆弱、无依，一直以来他将她捧在手上呵护着，不忍错待她一分一毫，而今他竟这么残忍

地伤她。“怀儿……”他颤抖地抚上她的脸。

怀儿撇过头。“走开……求求你，请你……离开……”她哀怜、哭泣的嗓音破碎不全。

席安的手僵住。她讨厌他，身下紧绷的躯体所透露出来的排斥，他明显地感觉到。

“怀儿，我……”因他的所作所为，她讨厌他、不再爱他了。心跳急速地加快，一股恐慌涌起，也令他第一次感到害怕、无措。

“你走、你走，不要碰我，你走……”她大叫地掩脸哭泣。

席安僵在当场，整颗心宛如被活活挖走般，空茫一片。

门外兄长叹息的声音传来。“席安，随我到枫林园吧，今夜你不适合待在这儿。”（枫林园——伊丹的寝宫。）席安僵硬地离开她，怀儿马上转过身背对他，耸动的肩膀传来压抑的啜泣声。他心疼、不忍，下意识地伸出手想安慰她，却发现她的身体仍是紧绷着，他咬着牙握紧手缩了回来。

“怀儿……我……对不起！”哽着凄楚而生硬的语调，他痛苦地道歉。

望着满室的疮痍，凌乱的被褥和摔碎一地的器皿，怀儿张着无神的大眼，赤着脚走下床来，踩着那一地的碎裂，痛已不能刺进她心中。她走到落地镜前，颤抖地伸出手，抚着镜中赤裸裸的自己，雪白的身躯无一处不是他肆虐的痕迹，唇瓣更因他的嚼咬而瘀肿，她哽咽自语着：“席安……席安……我们之间……竟已走到这样的地步了吗？”泪如断线的珍珠般潜潜滚落，她环着自己，缓缓地跪倒于地。

“我……该如何……该如何？”掩着面，怀儿痛哭不已。

这夜，席安没有再回到房里。而怀儿则将自己蜷缩在被褥中，紧紧地裹住，任泪不停地洒落，直至哑声疲惫才昏沉沉地睡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窗外传来一阵低而急促的敲击声。

“谁？”她惊醒地问。

一扇敞开的窗户快速地投进一样东西后，一个人影消失不见。怀儿讶异地奔了过去，看到地上一节树枝绑着纸条，她捡起后，惊讶地发现纸条上竟印着萧家族徽，急忙打开。

天若：我可怜的妹妹，再忍耐一下，明天傍晚，哥哥们就带你走。

伟凡留“二哥！”她惊喜地跑到窗户前，探身出去，却没看到任何人影。

怀儿将纸条压在胸前，亲情的温暖，像透过这张薄薄的纸传给了她，激动的心欢喜又忧伤。明天是席安和伊丹巡视边境的日子，每个月也只有这一天席安和伊丹是一起出外巡视的，也唯有伊丹、席安兄弟俩不在宫中，她才好脱身，二哥伟凡会选在明天也是这个原因吧！

明天，明天将能见到分别已久的亲人，却也是和席安永别的日子，仰望灿烂的星空，泪已朦胧，她盼将自己的思念，与深深情意镌在星辰间，往后不论在何处，星空都将是她和他所共见的最后回忆。她和席安已是缘尽情了了吗？静谧的夜，是她无声的痛。

伊丹看着弟弟，他满脸的阴鸷与不耐，正烦躁地策马前进，身旁的侍卫队聪明地离他一段距离，只远远地跟着以免被他愤恨的怒火波及。

伊丹叹口气摇摇头，从昨天弟弟被他训了一顿后，到早上他们动身前往边界巡视，一整天，他就一直是这种阴晴不定的表情，敢接近的，除了自

已大概也只有维克多了。

“席安！”伊丹看向弟弟，叹气劝道。“何苦这么作茧自缚，你明明知道一切，就把事实告诉她呀！”“不！她要是相信我，就一定会亲口告诉我。”席安断然地说。“只要她亲口对我说出全部的事情，任何的仇恨，我都愿意为她而化解，只要她信任我！”“唉……我看难吧！”一旁的维克多故意大声叹气道。“事情被你搞到现在这种情况，要她信任你，简直是沙漠下雪、大自然逆转。”“什么意思呀？”伊丹对他的说法感到有趣。

“不可能啦！”维克多干脆地道。

“还真妙的注解！”席安严肃的脸也露出难得的笑意。这时前方落日的方向一阵烟尘扬起，一名骑士朝他们疾奔而来！

“那……好像是龙顿的属下！”维克多眯着眼。

伊丹奇怪地道：“我们都已经要启程回宫了，竟还派人出来报告，宫中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席安心中一跳，有不好的预感。

来人骑到侍卫队的外围便赶紧翻身下马，本要拦住他的护卫们在维克多的示意下，放他通行。他冲到席安眼前跪下，道：“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，怀……怀儿小姐……逃了！”众人大惊，席安的面色更像已被点燃的炸药，狂怒到极点。

“有人在宫外接应怀儿小姐，其中一个好像是昨天在大殿上演奏的乐师，事情发生得太快，龙顿将军已带人追去了，要属下先赶来报告。”“怀儿，你敢跑！”席安双目欲裂地大吼。“他们往哪个方向而去？”“东边！”来人咽着口水道。

席安策马调头就要追去，却被伊丹拉住。

“皇兄，你别阻止我，怀儿是我的，她不能离开我”“冷静一点，东边布有重兵，怀儿不会不知道，龙顿根本是中计了，这一招只是要引开追兵而已，她真正的目的是哪儿，你会不明白吗？”伊丹大声地训斥他。

席安震了一下，森寒的目光落向远方，历代以来和泰坦神国纠葛至深的西方萧家。

他目光一凝，人和马如箭矢般冲出，身后的人连追都来不及追，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瞬间消失无踪。

伊丹头痛地道：“只要一遇到和感情有关的事，席安就会冲动得失去理智，这致命的弱点总有一天会害死他。”“我们赶快跟过去吧，还好怀儿小姐逃的方向，从我们现在的位置追会比较快，应该来得及拦下！”维克多命来报的骑士先回皇宫去回覆龙顿，再和伊丹领着侍卫队想追上席安。

泰坦神国边境的一处山谷中，怀儿在萧丹青的护送下，和已等在那儿的萧伟凡会合。

“二哥！”她一见到那等候的人影，便激动得投入对方怀中。

“天若……”伟凡也激动得抱着这分别了一年多的小妹，怜爱地抚着她头发，柔声地道：“好了，乖，别哭了，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吧！家里奶奶和大哥都在等你呢，我们回家吧！”她用力点头，对亲人和家的思念早已如决堤般涌来，她恨不得插翅飞回家，早点见到和蔼的奶奶和如父亲般的大哥。伟凡拥着她和丹青循着旁边的走道走下，直到前方一处吊桥前。

伟凡要丹青先走过去在对岸接应，自己则护着妹妹过去。看着那座摇晃不定的桥，和底下的万丈深渊，怀儿感到心惊胆颤。

伟凡安抚道：“别怕，哥哥不会让你掉下去的，只要小心地走，过了这座吊桥，我们就脱离了泰坦神国的边界，很快你就可以回家了！”在兄长的安抚下，她鼓起勇气走上吊桥，底下是深得令人惊悚的幽暗，怀儿倒抽一口气，头和脚像跟着旋转起来。

“别看下面，听哥哥的话往前看，小心地走，别担心，哥哥会在后面保护你。”伟凡叮咛的话在后面响起。

在兄长的哄慰和保护下，她深吸一口气，小心翼翼地走着，就在快到对岸的时候，一阵厉吼的声音传来——“怀儿——”这叫声令她差点失足踩空，身后的伟凡赶紧扶住她，她抱着兄长骇然地看着身后。

暮色下，费席安骑着马傲立在高崖上，见到吊桥上的她时，他跃下马从一旁的走道疾冲而来。

“天若，快走、快走——”伟凡赶紧催促妹妹。

“小妹快过来！”对岸的丹青也着急地将手伸给她。

在兄长的簇拥下，她仓皇地往对面走去，一接近对岸，丹青赶紧将她拉过来，伟凡走过来后拿起剑想要砍断桥绳，以断绝身后的追兵。

“不！慢着——”刚追到崖下的席安见状赶紧大叫，他停下脚步，知道再追过去一旦逼得对方砍断桥绳，要再追回怀儿是比登天还难。而萧伟凡也确实将举在半空的剑停下。

席安看着对面，那柔弱的人儿闭着唇掩不住颤抖地缩在持剑者怀中，刹那间他好生懊悔，自己曾经这么残忍地对她，竟令她这么惧怕，他幽幽地道：“我们之间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？这一年对你而言，什么都不是吗？你忍心就这样离开我？怀儿，回到我身边来，我不会再逼你做任何决定，乖，到我这儿来，好吗？”他的软语相求令她从兄长怀中抬起头，怯懦地看向对岸。席安伸出手温柔地看着她，那充满诚挚的温柔、和那为她敞开的怀抱，是这么令她心动。

“天若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日子要过的是一辈子，费席安真的能什么都不介意吗？”兄长的话给了她一记当头棒喝。就算她回到席安怀中，难道她真要一辈子作他心目中的怀儿，而永远放弃家人，不再是萧家的女儿吗？她摇着头，她已懦弱得不敢面对这份感情，又岂能连作回自己都不敢。

见到她连连摇头，席安脸色变了。“怀儿，快过来，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来，他们都可以安全离去，我什么都不追究！快过来，怀儿……”一声声的呼叫，终于令她离开兄长的怀抱，走到桥头面对席安，她咬着牙道：“你知道我已经恢复记忆了吗？我想起了以前的一切，也想起我的亲人，更明白了我最爱的人……不是你，这一年来你所给我的……照顾，我衷心的感谢，但是亲情与爱情定不能混为一谈，如今你……就让我走吧！”她这段话几乎活活把席安的心撕裂，他摇着头不敢置信地强笑着。“不！你说谎、你骗我的，你气我昨天的所作所为，所以故意说来气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不怪你，你就是这么调皮，乖，快点过来，我保证昨天的行为永远都不会再发生，过来，怀儿……”他的口中有掩不住的恐慌，话中的语调几近哀求。

一旁的萧家兄弟俩都忍不住心软了下来，费席安对他们的妹妹用情竟深到这等地步！

怀儿却像是狠下心来，绝然地道：“我并不爱你，所以没有必要骗你，也不会故意气你，事实就是如此，你……”她尚未讲完席安便已指着她咆哮。“住口！够了，我不会信的，你难道忘了是谁夜夜在我怀中对我说，她的身

体、她的心只属于我，这辈子她只爱一个男人！这些话全是假的吗？你究竟还要怎么折磨我，是不是要我当场跪下恳求你，才会原谅我，好……”怀儿为他当着兄长的面所说出的事，而羞愧地撇过头，接着在兄长的惊讶声中，她愕然地回头，席安竟真的当着众人的面，在她眼前跪下。“不要、不要这样，你是人人惧怕的沙漠枭雄、堂堂的泰坦神国君王，怎可轻易对着一个女人下跪，太难看了，快起来……”她激动地大叫，泪水滚滚滑落。

“为了你，我放下尊严与骄傲，为了你，任何仇恨我都愿意化消，只要你现在回到我身边，一切还是像以前一样，怀儿，回到我身边来……”她瘫坐在桥的另一端，骄傲的他、高高在上的他、从不向任何人低头的他，如今竟为了挽回她而下跪，怀儿惊讶、感动，却更感到一股惊惶。

身旁的萧家兄弟早已被费席安突来的言行，给震得目瞪口呆。堂堂的沙漠枭雄、泰坦神国之君，当着他们眼前下跪，反倒令他们不忍将妹妹带走了。

怀儿望着对面的人，对方也锁住她，眼神中尽是哀伤的盼求。她痛苦地紧闭着眼，今日你所表现的爱是这般深……他日明了一切时，恨也这般深吗？是否爱得多深，恨就有多重？你是个两极化的人，爱与恨，就像黑与白那般清楚，一旦并存时，是你毁或者我亡呢？想到此，滚滚的珠泪纷垂，咬着唇她站了起来，他们之中总要有一个人是清醒、理智的！

怀儿猛然拿过伟凡手中的剑，朝席安道：“我不是你心目中的怀儿，你也不是我最爱的人，我们之间……”她哽着声，说出连她自己都心碎的话。

“缘尽了！”说着猛然将剑挥下。

“天若……”萧家兄弟对妹妹绝情的举动，下意识地想冲过去阻止。

席安眼睁睁地看着桥绳在她手中斩断，就像斩断他们之间羁绊的情丝，也砍断了他仅余的理智，她无情的话在他耳边回荡……我不是你心目中的怀儿，你也不是我最爱的人，我们之间缘尽了……伟凡和丹青抱住激动的妹妹。

对面的席安缓缓站起。“这是你给我的回答吗？缘尽了！我对你付出一切，却只换得这四个字吗？”他凄厉地大笑，锐利的笑声在众人耳中激荡，他眸中燃烧绝然的恨意。“世人都说沙漠枭雄最残，我又怎么比得过你，我用法力杀人，你却用感情杀人；瞬间的死亡又怎么比得上凌迟的痛苦！我夺走的是一条命，而你却连人的感情、自尊都践踏，你够狠！”他的话句句都像刮着她的心，怀儿哽着椎心的痛苦，朝兄长道：“哥哥，我们走吧！”“萧天若……”费席安突然切齿地叫出，令原本和兄长转身欲走的她，被他这声突来的叫唤震住。

“你……”她惊愕地回过头，发现他身后的高崖上，伊丹、维克多已赶到。

“我不会放过你的……”席安像下咒似的指着她道。“是你将萧家带上毁灭之路，你今天的绝情总有一天我会要你加倍奉还！”这时伊丹、维克多已带着人马陆续往崖下的方向而来，形势对他们越来越危险，伟凡、丹青只得拥着她离开。

席安疯狂地冲到桥身已断的崖边，身旁赶到的伊丹、维克多拚命抱住他，否则他会像已理智全失般不管脚下的悬崖就要冲过去。

“萧、天、若，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我会找到你，你逃不掉的，我要你生不如死，你这背叛者……”他厉吼的咆哮，双目因狂怒而充血，如

噬血发狂的猛兽。

伟凡抱着已完全怔住的妹妹，和丹青快速地奔跑，她瑟缩在兄长怀中，心则随着那绝望而凄厉的哀号，碎成千万片。

当他们奔出时，眼前是一片苍阔的沙漠，前方一个守候许久的年轻人见到他们后，领着三匹马朝他们会合。

“怎么回事，比预计的时间还晚？我担心死了。”萧家老三萧德蒙一看到他们便着急地问。

“中途遇上费席安追来，总之一言难尽。”丹青像松口气又轻叹地道。

“妹妹没事吧！”德蒙看向伟凡怀中的天若，关切地唤着。“天若，我是三哥呀，你怎么了？”看到妹妹伏在兄长怀中毫无动静，他愕然地看着伟凡和丹青。

伟凡摇着头，柔声地朝怀中的妹妹道：“天若，别哭了，这里还是沙漠，只要还在沙漠费席安就有办法阻挠，所以我们不能久留，来，快打起精神来！”一张哭得泪流满面的小脸从伟凡怀中抬起，她哀伤而无助地道：“哥哥……哥哥，我爱他……我真的爱他，可是他那么恨萧家……现在他一定……恨死我了……他恨我……”“我知道，不论你做什么选择，哥哥都明白，天若……”伟凡抱紧妹妹，她哭得如此心碎，教萧家三兄弟跟着心痛，抚着妹妹的头发，他鼻酸地道：“别哭，我们回家，家里奶奶、大哥都在等你，乖，别哭了，哥哥现在就带你回家……”丹青、德蒙也在一旁安慰地拥着妹妹，就在此时身旁的黄沙突然像被强力的风刃割开般，一字劈开的轨迹远达数里，按着沙猛然激涌而起，像海浪般高跃。

“小心！”伟凡见状高声大叫。

“是席安，他开始下结界了！”天若失声叫道，在兄长们的护卫下连连后退。

翻涌的沙化成带状般，朝他们的方向席卷而去。这时天若的胸口突然起了奇异的感应，猛然射出数道银白色的光束，将他们罩住，挡下了那道沙状的带子，也化解了这突来的危机。

她看着自己的胸口，一颗半圆的石头隐隐浮出，灼热地透出银白之光。

而高崖之上，席安的胸口也回应地浮出半圆的石头，透着银色光流，它的双手因激动而紧紧握住，体内流窜着翻腾炽烈的爱恨之火！天地之石！多讽刺，他送予她的定情之物、用来保护她安全的天地之石，而今却用来保护她，不受他的侵犯？“竟是……我送你东西助你逃离了我！”他凄然地仰天嚎笑，鲜血从他口中喷出，对从自己身上分裂出的天地之石施法，会因灵力的相斥，而将法力加倍反扑回施法者。

“怀儿……”这令他椎心泣血的名字，回响在崖谷中，在伊丹和维克多的惊讶声中，他颓然地倒下。

第四章

两年后，东西交界处的边界小镇 夕阳西下，满天的云霞将卡亚这个边境小镇，渲染成一片玫红。

傍晚的人群熙攘地穿梭在街道上，有的匆忙、有的悠闲，其中有两个人忧心忡忡地交谈着。

“天若这丫头出门老不带随从，万一遇到危险，可怎么办？”萧家老二德蒙忧虑之情溢于言表。

萧伟凡一叹。“应该不会吧！天若隐居在这个边境小镇少有人知，况且她这阵子好不容易心情愉快点，我们不应该过度紧张，约束她太多。”“谁又愿意这样呢！”德蒙无奈地道。“三年前的不幸让大家余悸犹存，这两年来费席安虎视眈眈，若非你和大哥的迂回策略，将天若藏匿他处，甚至四处放假消息混淆视听的话，我们的宝贝妹妹早已再次远离我们了。”短短的几句话透露兄长的难为。

“沙漠梟雄绝非省油的灯，头一年风声鹤唳都让人以为他要对云苍国开战，（萧氏一族属于云苍国的人民。）结果证明虚惊一场，然而趁这场混乱他却暗中派了不少人潜进云苍国调查，这半年来他静极思动，颇有一种风雨欲来的气势，真是令我担心。萧家的羽翼再大也无法周全顾及，一旦走出这片屏护，天若避得了吗？当年的费席安宠爱她，而如今的费席安却是恨不得杀了她！”伟凡忧虑地沉吟。

“还说呢，那一年居然有大臣主张把天若献出去求和，皇室也冷眼旁观，每年不晓得拿萧家多少钱，竟然这么现实；害得大哥又贡献了一笔天文数字给国库和那些蠢夫，才令他们打消主意。”德蒙忿忿不平。

“国家、政客本来就是为着现实的环境而考量，怪不得他们，我们再找找看吧！天若身边只有小言这个丫头，也真是令人担心，掌灯前再无音讯的话，就得将消息传给大哥了。”伟凡和德蒙商议以后便各自分开寻找，这时人群中走出一对璧人引起伟凡的注意，令他双眼一亮，心中当下升起一个主意。

一名全身雪白的俊逸少年，包覆着白纱的脸，只露出明亮的翠眸，幽幽地带着一股出尘的气质；身旁跟着一位丰姿端秀，美丽绝伦的少女，二人走在卡亚这个小镇尤为超群出众。

“颖大人、芝兰小姐，久违了！”他走到白衣少年面前。

白衣少年见到他后，目中闪动幽默的光芒，口吻却是懒洋洋的。“哟，萧家的军师老二也会光临这平凡小镇。”“彼此、彼此，天使不也下到凡尘来！”他回应。

“该不会萧家混不下去了，被流放到边界守门吧！”白衣少年摆明找碴。

“天使该不会也是天上混不下，被贬到凡间来吧！”他反唇相稽。

“够了！两位，”一旁的少女隔开这两人，站到中间。“请尊重身旁的人，别一见面就开战。”“芝兰小姐，是在下失礼了。”他谦和地道歉。

他的礼貌反倒让芝兰脸一红，腼腆地道：“二公子客气了，不知二公子有何贵事，若有帮得上忙的地方，请别客气。”他赶紧打躬作揖。“芝兰小姐真是大方善良，在下先行谢过。”“二公子你言重了，但请直言。”始终在一旁冷眼旁观的白衣少年，觉得这二人真像唱戏的，文词又假又虚伪，只差没讲究身段和姿势。

“这样呀……”芝兰不停地点头听伟凡说明原委，眼中充满浓浓的同情。

“身为兄长真是辛苦了，二公子放心，既然颖大人和我在这儿一定尽力帮忙！”马上拍胸保证。

“感谢小姐你的援手，舍妹天若对小姐的热诚一定也铭感于心。”萧伟凡

再次拱手致谢，此时沈默一旁的白衣少年突然噗哧笑出。

“你妹妹叫天若？你父母可真浪漫，该不会打算生老六叫有情吧！天若有情、天若有情！不错、不错，好名字！”取笑之意昭然，最后是看到芝兰一脸责备的神色才收敛一点。

“二哥、二哥，那边也没……”萧德蒙从另一方跑来，看到一旁的芝兰和白衣少年才停顿地看向兄长。“这二位是……”萧伟凡还来不及讲，已被白衣少年抢先打断。

“你好、你好，我自我介绍，”白衣少年搂着芝兰的肩。“我叫地老，她叫天荒，我们叫作地老天荒！”他哈哈大笑地道。地老天荒辉映天若有情，够呛了吧！

后来发现萧伟凡和芝兰一点都不好玩的脸色，才虚咳几声，在芝兰的眼色下，朝愣在一旁的萧德蒙握手，正色地道：“抱歉、抱歉，开个玩笑别介意，你一定是萧家老二德蒙，常听伟凡提起，事实上我叫海誓山盟，她叫海枯石烂！真是幸会了！”说罢，白衣少年爆笑得不能自己，可怜的萧德蒙，从头到尾都不晓得怎么回事，满脸莫名其妙。一旁的芝兰毫不留情地一脚重重踩在白衣少年脚上。

“芝兰，别这么生气嘛，不过是开开玩笑。”白衣少年朝走在前头的芝兰低声相求。内心却颇为哀怨，到底谁是主人，现在的世道真是反了，主人反倒得看属下脸色？唉，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，不行，怎么说身为主子该有的威严，得拿出来，想到此白衣少年顿然抬头挺胸，想扳回主人的威风。

“颖大人！”此时走在前头的芝兰突然停下来，一双美目气势腾腾地扫过白衣少年。

“是，我在这儿！”白衣少年听到这声娇叱，赶紧反射地搓着手，陪笑回答，内心恨死自己这种心口不一的毛病。

“怎么说你也是名震一方的人物，可不可以有个名人的样子，多少你也学学人家萧二公子的气度、涵养，多么有名家望族的礼仪！”白衣少年听她说自己不如萧伟凡可不服气了。“拜托，你以为萧伟凡那瘟生很好吗？我跟他比赛过三件事，除了其中一件打和，另外两件他可都输我！”“喔，是什么事？”“品酒、武功、战略排布，不是我自夸，品尝美酒谁能赢我，武功我杀得他落花流水，战略排布我们对峙了三天三夜最后和局，这场比赛我二胜一和，你还能说我比不过他吗？”白衣少年了不起地说。

没想到芝兰一听更是冷眼瞪他。“我看你除了喝酒、打架没一样赢过人家。”“喔……喔……”白衣少年捣着胸口，一副受到伤害的样子。“一个主人竟然……竟然被属下这么……这么践踏尊严，我……我……”芝兰压根不理唱作俱佳的他，迳自往前走，一旁的树林突然冲出一个女孩，跌跌撞撞地倒在地上。

芝兰正要跑过去，白衣少年却更快地身形一闪，已出现在女孩眼前。

“姑娘你不要紧吧？怎么回事？”他扶起这名惊吓过度的女孩。

“救……救救小姐……前方树林……”女孩已气虚力竭地讲不出话来，只是紧紧地拉住救她的人。“天若……小姐……求你……”天若！他目光一凛，朝跑来的芝兰叫道：“芝兰，照顾她！”身形一拔起，已消失无踪。

傍晚的树林已显幽暗，在树影幢幢中，一条如箭般的白影飞驰，直至前方一处平坦的绿地才停下。

夕阳的余晖中，一个覆住面孔的红发男子，手中抱着昏迷的少女，身旁躺了四、五个彪形大汉。显而易见掳人的匪徒已被这红发男子制服，而这红发男子虽救了人，是好、是坏、是何居心还很难确定。

多年的历练和战场经验，让白衣少年对任何事都采保留态度，从不轻下断言。

“这位英雄，感谢你出手相救，你手上所抱的女孩是我朋友的妹妹，现在可否将她还给在下，我的朋友正急着找她。”白衣少年小心地走过去。

红发男子见到他，显然愣了一下，接着将天若交给已伸出手的白衣少年。

此时风吹动少年脸上的白纱，隐约露出一个淡蓝色的耳坠之影，红发男子心中一动，猛然一剑迅速地往白衣少年脸上探去。

白衣少年虽讶异对方突来的行动，却也反应极快地抱着天若一侧身，同时间拔出腰上的软剑，迅速反击。白光一闪，两人同时挑开对方覆在脸上的布，接着各自跃开一步，看向对方。

红发男子愕然地看着立在眼前的白衣少年。暮霭中，银光灿然的发丝，翠绿的明眸英气睥睨，几非尘世中的照人朱颜，耀映着双耳那对澄蓝的坠饰，清淡的幽雅中又带着英姿焕发的傲气，一时间倒给人雌雄莫辨的迷离之感。

“银发云飘，器宇轩昂，耳垂碧灵，传言中的疾风雷颖果然拔尘出众。”红发男子一言道出白衣少年的来历。

雷颖一笑。“阁下亦是！”红发男子两鬓微霜，已然有些年纪，却有一股沉稳尔雅的卓然之风。

看着眼前这位如日中天的名人，红发男子温雅地笑着。雷颖看着他，竟有几许迷惑，熟悉的眼神、熟悉的脸庞，似有印象又有些飘忽。

“天使，我们会再见面的，请你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佛希克！”他轻声地说完，便消失在雷颖眼前。

这人竟也是法力精湛的高人？“佛希克……”她喃喃低念，心底涌出无来由的亲切感。

此时雷颖怀中的天若低吟了一声，缓缓睁开清亮的紫眸，看到眼前的人，她梦幻般的一笑，拉着雷颖的银发，呓语地问：“我曾听人家说，世上有个天使银发、绿眼，是你吗？”雷颖知道她还没真正清醒过来，看她这般娇憨的天真，不禁微笑道：“你说呢？”她笑了。“你一定是！天使都能实现人的愿望，你也能吗？”“你有什么愿望？”雷颖柔声问。

紫眸突然抹上悲伤，她靠在雷颖的肩膀上，低声地道：“让我坚强，尤其别让北方来的沙漠吞噬我。”看着那双垂泪的紫眸，雷颖温柔地道：“天使答应你的愿望！”

天若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已是华灯初上的时刻，她迷惘地坐起，努力集中茫然的思绪，记得她和小言两人在树林中遇到一群劫匪，慌乱中她被打晕了，接下来……唔，她晕眩地摇摇头看向周遭，古典的弧形窗户，素色的床铺、窗帘皆绣着雅致的水蓝边，这里……是她的寝室！那么她回到别庄了。有这层认知后，她放心地吁了口气，这里是萧家靠东边国境的产业，建筑物本身位在隐密的山林间，四周围绕着高大的林木和苍翠欲滴的斜坡绿草，浑然天成的清幽景色，也是天若最喜爱的一座美丽庄园——天外云穹。

既然回到天外云穹，一切都不用担心了，她正想下床的时候，却发现

一只手横放在被子上，她惊讶地看向旁边的床位，被褥下所勾勒的是一个隐约的人形。

这张床不只她一人？这一惊，非同小可，急忙一把将被单扯开，缕缕的银丝随着扯离的被单飘飞，天若眼前蓦然一亮，银灿的发丝散开，柔软如丝绢般覆在主人身上。

银发！她颤抖地伸出手，轻轻地拨开对方那覆在脸上的银丝，一张美得迷离又虚幻的容颜，挺直的鼻梁、优美的唇形带着天生的尊贵与傲气，天若愕然。

这个人是谁？为何在我的寝室里？就在她发愣的时候，一双灵翠的眸子悠然地张开，吓得她抱着被子连退好几步。

“你……你是……谁？”或者她更想问是男？还是女？因为他如梦似幻的外型，也同时带有少女和少年般交集的丰采。令她震惊得哑口无言！

对方毫不在意地坐起，伸个懒腰，洒脱地盘腿而坐，支着下颏懒洋洋地看向她，银缎般的秀发如波浪泄下。“你醒啦？”银发、绿眼！她猛然想起传言中的人。

她惊慌的反应看在对方的眼中，翠绿的明眸反倒出现邪邪的笑意，带着几分调皮又狡黠的笑容将手肘放在她肩上，手指勾着她的下巴，轻佻地道：“你好无情哟，刚刚还同床共枕的人，怎么马上就忘了！”光之天使又美又邪！天若直愣愣地看着他（或者该说她），闪闪发亮的绿眸盛满邪门的聪慧，独特的魅力像诱惑人心的小恶魔，她似乎明白了这句话的由来。

雷颖看她一副惊讶莫名的样子，更感好玩地靠近她。“唉，美人姊姊，说说话嘛，怎么说我也是你的救命恩人耶，如果……你想报答恩情，来个以身相许，嘿嘿……我是绝对不会介意的！”说着手指暧昧地划着她的脸颊，再配几声奸笑，非常好，标准的小人样，可惜这场完美的演出，却给不完美的声音破坏了。

“颖大人”芝兰高亢的女声非常尖锐地从门口传来。

雷颖放在天若肩上的手顿然握紧拳头，像什么好事被打断般，回头朝芝兰大叫。“拜托，你一定老要在不适当的时机出来吗？”“好等你把变态揣摩个够吗？你还真是可耻耶，什么不好学，戏弄女孩子的花招倒学了不少！”芝兰怒气冲冲地走来。

“喔、喔，天呀！”雷颖像听到不堪入耳的东西似的，用手里着耳朵道：“怎么说也是一项技能，干么说得这么不屑。”“技能！”芝兰拉高音量地嘲讽。“你还真是身无长才呀！”雷颖毫不理会那吵杂的聒噪，懒懒地掠掠飘长的银发，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。

“天若小姐，吓到你了，我为我家主人的冒犯抱歉。不过请你放心，我家主人是个女、人！”她咬牙切齿地把这两个字朝雷颖丢去，再温柔地转向天若。“虽然她长得一副公子哥儿的模样，没半点女人该有的分寸，但她绝对不是坏人，请你别放在心上，你的婢女小言已经去找你的兄长了，他们等下就会过来。”一旁的雷颖听到芝兰那句，我家主人绝对不是坏人，真令她激动得颤抖，芝兰对她难得有一句好话，虽是一句不怎么样的话，能从她嘴里说出已属不可思议。

天若则怔在当场。这里是天外云穹、她的寝室，结果鼎鼎大名的光之天使在她房中，还有一位不知名的美少女，两人旁若无人地在她眼前斗嘴，而身为主人的她完全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？就在此时门外跑进一名娇小的不

速之客。

“颖颖、颖颖！”一名粉雕玉琢的小娃娃，扬着童言稚语朝雷颖怀中冲去。

雷颖被她突来的冲撞之势给扑倒在床上，还来不及有所反应，连串的哭喊声便在她怀中展开。“人家不要回国，小荷要跟颖颖在一起，不要送人家回去！不要啦”“夏……夏荷小公主！”雷颖愕然地看向芝兰。

“哎呀，别看我，你可厉害了，只要是人，从婴儿到一百多岁的，不分男女都会缠着你，这小家伙一直吵，没办法只好带她来，你自己摆平。”芝兰有点幸灾乐祸。

“公主你……冷静一点听我说。”雷颖想先安抚她。

“我不管、我不管，我不要回去嘛！”她撒泼地扯着雷颖的银发。

“不行，我答应你父王十天后要送你回国！”见她开始任性，雷颖毫不留情地拒绝。

夏荷小公主开始大声哭闹，雷颖抱着她翻身下床，警告地道：“你再哭，马上送你回大和国。”果然见效，只见她不甘愿地翘着嘴，雷颖这才疼爱地捏捏她的小鼻子。“当初就说好只带你出来玩十天，现在时间一到就反悔，我不喜欢没信用的小孩。”“可是我想一直跟你在一起嘛！”她抽抽噎噎地道，接着像想到什么似的，兴奋地大声宣布。“那我嫁给你，只要做你的老婆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！”六岁的夏荷小公主当下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大事。

一语惊死很多人！天若睁大了眼傻在当场。芝兰则挑挑眉等着看。

“多谢你的美意，可惜我是女孩子，没法娶你的！”雷颖像见惯了，耸耸肩回拒。

“我不管、我不管！你比任何人都漂亮，又比任何男孩子都勇敢，小荷最喜欢你了，我要嫁你、我要嫁你！”夏荷不依地捶着雷颖的肩膀，最后趴在她的肩上耍哭泣。

“好、好，你说什么都好，也得等你长大呀，本大人没兴趣诱拐幼苗。”

“真的、真的喔，你不要骗小荷……”她破涕为笑。

“当然，以我的名誉保证，不过你得先听话，乖乖回国。”雷颖露出倾倒人心招牌笑容，心里暗自加一句本大人全身上下唯一缺乏的就是名誉。

夏荷高兴地抱住她的脖子，发誓当个全世界最乖的孩子。

雷颖嘉奖地亲亲她的额头，决定带她出去逛逛天外云穹，出去前还不忘跟芝兰比个小孩真好骗的手势。

天若、芝兰完全呆住，面面相觑地目送那个“超级异类”出去，片刻后芝兰才了不得地摇头。“天呀，她的功力更高了，这下受害者又不晓得增加几名了。”再片刻后，天若才回神看着她问出一句早该说的话。“可不可以请问一下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当萧伟凡告诉妹妹要请疾风雷颖保护她的时候，天若是反弹的。

“二哥，我不用人家保护，我在天外云穹很好，也很安全，为什么你们总要这么紧张呢？”“很安全？你看看今天发生的事，要不是雷颖正好救了你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你懂不懂！”伟凡对妹妹这种毫无危机意识的作风真是不予认同。

“那是意外，我很抱歉让你们担心，但是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。”“天若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”妹妹的顽固让伟凡好生懊恼。

“二哥……”她突然硬声道。“我要的只是安稳的日子，在奶奶身边承欢

膝下，和四个兄长快乐地生活在一起，可是……如今这都已是奢望，这两年来，我一再地更换地方，一再地隐姓埋名，连见家人都得小心翼翼……为了当初的选择而付出这样的代价，我已经不知道是否值得……”她失声哭泣。

“天若……”妹妹的难过令他心痛，伟凡心情沉重得不晓得何言以对。

“我知道大家都是为我好，担心我的安危，但是……我真的累了，天外云穹很隐密，应该不会有事，请你们别再为我费心，若真有万一……”她悠悠地道。“我认命！”“天若……”伟凡叫住转身要走的她，无奈地叹口气才面色凝重地道：“他来了，虽然没有进一步的消息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已经离开泰坦神国，他为谁而来你应该知道。”天若的肩膀颤抖，他来了！费席安来了！为了惩罚背叛者而来！她痛苦地低咽一声跑开。

“天……”伟凡想再叫住她，却也只是咬着唇，叹息地走开。

雷颖从一旁走出，倚着柱子看着天若跑远的身影，深邃的绿眸颇感玩味地道：“带刺的玫瑰！”“你更像！”芝兰从她身后走来，不悦地瞪着她。“你在玩什么把戏？”“把戏？”“疾风雷颖会这么乾脆愿意当保鏢？任何事若没有十分的把握你绝不会答应，更何况敌人还是最难缠的沙漠枭雄，六大名人录中最残的人，这么轻率的决定完全不像你的行事作风，你到底搞什么鬼最好老实说。”芝兰逼问道。

雷颖眨眨眼，突然握着她的手，一脸夸张地道：“既然你已经知道，我就不再瞒你了，其实我天赋异禀，每当一觉醒来，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就全聚集在我身上，你说上天赐给我这么特异的能力，我们怎么能够不仗义助人呢！”“掰完了吗？”芝兰双手环在胸前，冷冷地瞪着她。“我怎么从来就不知道你有这么见义勇为？照我看，天地间汇集到你身上的不是浩然正气，而是病菌，全汇集到你脑中，标准的神经病！”“好……残酷，你居然骂主人是……神经病！”她咬着手指数，眼睛泪答答地眨着，一副受到伤害的可怜模样。

“拜托！这种楚楚可怜的模样在你身上特别恶心，明明是恶虎还扮温驯小猫，你以为自己是什么，我看……”她突然顿了一下，用奇怪的眼神上下扫描雷颖，嘴角有点抽动的疑问。“你平时不男不女也就算了，该不会性别倾向也有特殊癖好，喜欢女人吧！”“哇塞！芝兰你比我还扯！”换雷颖不敢置信地看她。

“知道自己很扯，就老实说！”她咬牙切齿地说。

雷颖走到夜空下。

“烈日军团驻扎在二十里外，贝卡还等着你的命令呢！这么做总有个理由吧？”芝兰跟在她身边。

“理由！”雷颖望着星空，悠然一笑。“我不知道，或许是天若那双紫色的眼眸吸引我吧！只要看到那双紫色的眼睛伤心、难过，我就不忍，总觉得很久前似乎有双紫眸充满慈爱、温柔地看着我，朦胧中又像是绿色，看起来很哀伤，甚至流下泪水，而我……却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它流泪，那种感觉……很难受！”她闭着眼，彷彿跌入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中。

芝兰深深地注视她好一阵子，才轻叹地说：“既然你已经决定，想怎么做我都会帮你的，只是多以自己的安全为考量，好吗？”面对芝兰的关心，她露出灿烂的笑容。“放心，有个我亲手创立的烈日军团，和一个像姊姊似的老妈子都需要我，我不会轻易拿自己生命开玩笑的。”对她带点调皮的撒娇，芝兰也不禁笑骂道：“你呀，知不知道世人把你说得怪物一样，什么女

人迷惑、男人爱慕，被说成这样也不收敛一点，还四处乱放电，连小孩都不放过！”“是吗？”雷颖搂着她的肩膀，在她耳边诡异地笑道。“我就迷不倒卢贝卡，那可怜的男人喜欢上一个凶悍的女人，害我怎么放电都没用！”卢贝卡是烈日军团的队长，对芝兰爱慕已极，简直已经明显到只要有眼睛没瞎的人都看得出来。

“颖大人”芝兰果然羞红了脸，再次大发雌威地一脚踹向她。

第五章

天若虽拒绝伟凡提议要疾风雷颖保护她的事，却争不过萧家掌权人的一道命令。她的大哥萧艾伦亲自下邀光之天使护航，以何种方式达成协议天若并不知情，只知道雷颖会答应也出乎众人意料之外。

疾风雷颖冷静机智，个性却我行我素，行事完全不按牌理出牌。要雷颖答应帮忙的事必须她感兴趣，哪怕是芝麻绿豆的小事，只要她允诺了就绝对义不容辞的赴汤蹈火；反之，若她阁下不感兴趣的事，哪怕是天塌了她也相应不理。所以萧伟凡和雷颖私交虽好，却也不敢把握她会答应自己的请求。

而天若听闻雷颖两年多来带着烈日军团游历各国，未曾回国时，令她倍感惊讶。据伟凡的说法，两年前雷颖和一手培育她的现任国王文森，为了已去世的弗克林国王产生严重的争执，最后文森收回雷颖的军权架空她在朝中的势力，自此雷颖便带着烈日军团浪迹天涯，始终不愿回到白国。照理而言疾风雷颖在白国算是失势了，但是文森却对世人公开放话，谁敢动到光之天使一根汗毛就是与白国为敌，他会让伤害她的人不得好死！这其中的内情让世人揣测不已。

自从得知这件事后，天若对这个时狂时野的光之天使有着特别的感受，在雷颖看来一副游戏人间的外表下，究竟是怎样的真性？市集里，天若漫步逛着，三天前雷颖告别天外云穹，决定先护送夏荷小公主回大和国再履行对萧家的承诺。而今天她好不容易才说动小言，帮她隐瞒兄长，让她独自到市集逛逛，虽是边界的小市集，贩卖的东西也都是些日常用品，却充满了当地浓浓的民俗风味。

她浏览到饰品摊前，看到一只琉璃镜，镜边为玉石雕框，煞是可爱细致。她买下后揽镜自照，清澈的镜面映出她秀丽的面庞，也照出身后的街景，她把玩的左右移动地照着，人来人往的市景街潮像全收纳在这小小的圆镜中，世界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她有趣地想，正要放下时却从镜中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她顿时楞住。维克多？天若惊骇地回头求证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伫立在对街人群中的身影，确实是维克多！

他是费席安的贴身将领，向来不会离席安太远，既在此处那表示费席安快来了！

她骇极了，急忙掉头欲走，却猛然撞上一堵壮阔厚实的胸膛，手中的琉璃镜摔落，清脆的碎裂声吸引周遭人潮的注意力。

“对不起，小姑娘你没受伤吧！我太匆忙了一时没注意，这镜子多少我一定赔偿。”一名壮硕如牛的男子，声若洪钟地赔礼。

天若闻言脸色更加惨白，龙顿！

泰坦神国的大将军和皇家御前侍卫统领都在此，更莫言费席安一定就在这附近。她吓得赶紧低下头，拿出手绢半掩着脸，沈着嗓音想赶快打发龙顿的注意力。

“算……算了，不必了，是我自己……不小心！”她想赶紧从龙顿身边离开，手却猛然被拉住。

“天呀！姑娘你的手流血了，一定是被割到了，不行，请让我帮你上个药。”龙顿粗犷的脸上满是愧意，这少女因他的鲁莽而受伤，却还毫不怪罪他，这令他过意不去。

“不、不用了！”天若急着想拉回手，席安要来了，必须赶快走，再不走的话……“别客气，是我不对！”龙顿非但不放开，还一面拉着她往维克多的方向走。

“放开我，真的不必了！”天若吓得大喊，龙顿却豪爽地直说别客气。

“龙顿，怎么回事？”维克多的声音清楚地传来。

眼看离维克多越来越近，她心急地将掩在手上的手绢放弃，用力推开龙顿转身想跑。

“哎呀，姑娘你就别这么客气了！”龙顿适时地再拉住这个“害羞”得想跑的小姑娘，朝维克多叫道：“我害这个姑娘的手受伤了，想帮她上点药。”

“哦！”维克多犀利的目光扫过那名背对他的少女，看到龙顿手中握着少女被锐物割伤的手，不禁颇感纳闷，这少女的伤口颇深，却丝毫不感到痛似的，拚命想走，像要避开什么。

天若的心跳几乎要停止，维克多正对着她走来！她全身都抖了起来，维克多精明厉害，可不比迟钝的龙顿，一旦认出她……“陛……哦，不，是主人到了！”龙顿扬声大叫。

天若整个僵住！

“龙顿，照顾一下这位姑娘，我去请示主人。”维克多对这名少女深感疑问，决定等见了费席安再做决定。

费席安一身深蓝的袍子，身边跟着几名护卫，昂然走来，不怒而威的气势，引发市集的人潮皆不由自主地望着。维克多朝他行礼后，在他耳边报告着事情，他眉头略蹙，不一会儿，一行人往龙顿和天若的方向而来。

“小姑娘，我主人过来了，他看起来很严肃，但是你不用怕，他人很好。”龙顿毫无所觉地哈哈大笑，天下最好命的就是此等神经、感觉都很粗的人，毫不知道他所拉的人几乎已经算是昏厥过去，能站着是因为三魂七魄都飞了，意识昏茫的一片空白。

天若像是被判定死刑的囚犯，只能无助地等待行刑，背后威逼而来的人，每踏出一步都像踩断她一条感觉神经。

“嘿，小姑娘，你是不是伤得很痛，怎么手冷得像冰一样。来，我看看！”总算在粗枝大叶中还挤出点神经，想将眼前的少女扳过来看个究竟。就在此时，突来的声音制止他——“阁下，放开你的手，舍妹只是身体欠安！”冷冷的威喝声挥开龙顿的手，将天若拥进怀中。

望着这千钧一发的救星，她虚脱地倒在来人怀中，如蚊般的声音轻唤：“颖……”雷颖朝她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

“喂！臭小子，本大爷是好心想帮她，你这什么态度！”龙顿不是味道地怒叫。真是良心被狗啃，数年难得一次善行，一做就踢到铁板，而且还是让个蒙着脸，一副娘娘腔的小子给犯到，怎么说他都咽不下这口气。

“是在下失礼了，舍妹向来体弱怕生，一时心急冒犯了阁下，还请见谅！”雷颖猛然拉下覆在脸上的白纱，泻下灿亮的银发，绿眸睥睨，飘逸的丰采卓然。

龙顿张大了嘴和眼，整个人呆住！银发、绿眼……如光般耀眼……这几句传言中的形容词不停地在他脑中激荡。

“是我的属下鲁莽，还望尊下海涵！”费席安威严的声音传来，随之其后的一行人，皆愕然地望着眼前这位如日中天的名人。

费席安深沈地打量雷颖，光之天使对上沙漠枭雄，二人傲立而视。天使首先展露炫人的微笑，潇洒地将手中的白纱覆住怀中的天若。

“枭雄果然危险，西方的环境难容北方来的尊贵，小心英雄气短呀！”雷颖带着调侃的口吻道出他的来历，也明白告诉他，西方不是沙漠，沙漠枭雄远离了沙漠，就算能力再高，也受限於环境难以发挥。

席安闻言道：“好说，天使亦是不凡，东升之光亮如朝圣，莫因西之落日而教圣光难敛！”他也暗喻雷颖朝阳东升西落，光之天使的光芒和势力皆源自东方，而今身处西方只怕也讨不了好。

二人字字针锋相对，最后雷颖颇具深意地直视他，笑道：“既然大家同为异乡过客，当有各自拿捏的立场，别因旁生的枝节而延误正事，诸位对舍妹的好意再次谢过，告辞！”雷颖拥着天若在众人的目光中扬长而去。

“那……那个人……疾……风雷颖！”龙顿回过神来，惊讶难止地问。

“那么明显的特征，只差没把名字刻在脸上，还看不出来的话，你这泰坦神国的大将军真该去做守门的。”维克多对他的迟钝向来冷言相讥。

“可……可是……她……应该是女的吧！怎么长得这么、这么……”龙顿确实钝得不知该如何形容。在他心目中男的威武、女的娇柔，非常好分的。顶多有些女孩个性比较强，像男人婆，但都不失女性特质；而雷颖完全跳脱了他脑中的定律，如男似女的飘忽，英气倨傲却又带着若隐若现的邪气，令他愕然得不知该以何种言语表达。

维克多明白他的惊讶！雷颖像乱世的精灵，完全打破了这世间的法规！既是女孩子举手投足间却比男子更显英气逼人，尤其那份洒脱的气息居然带有浪荡子才有的玩世不恭，而偏偏拥有一张美得过火的绝世朱颜，光灿的发色和翠眸仿佛蒙尘在这俗世的天仙尤物。

费席安深邃的眸子却望着雷颖的方向，露出复杂的光芒，心中幽幽地感叹。“在你的教导下……她也长这么大了……”这时龙顿想起什么似的大叫。“不对呀！疾风雷颖有妹妹吗？”维克多用一种完全没救的眼光看他，受不了地冷嘲。“龙顿，人活在世上不是只有长肉，和一身蛮力就好，脑里面的东西也该长点出来，疾风何来手足！她这么做不过是要阻挡我们再继续追查那名少女。”这么深的问题，真是为难了龙顿这颗以“简单”二字构成的脑袋，只见他猛敲自己的头，像真要敲点什么东西出来似的。

懒得理这只没脑的沙漠土牛，维克多朝费席安道：“陛下，这事值得深思，疾风雷颖向来谨慎、小心，且因为外型太明显一直都是易装而扮，而今却一反常态，轻易在众人眼前露出真面目，令人纳闷！”费席安沈思颌首，想起方才雷颖的言行隐含挑衅，完全不似她稳健的作风，看来她急欲保护怀中的少女，甚至不惜自暴身分来转移众人的注意力。席安搜寻脑中的记忆，依稀记得那名少女整个人俱缩到雷颖怀中，待他走过来时雷颖已拿白纱覆住女孩，究竟是何人物要光之天使这般费心？

天外云穹里众人正为大受刺激的天若忙成一团。

小言想帮她包扎伤口，却发现无法将她自雷颖的怀中拉开，芝兰在一旁想安抚她，天若却将雷颖抓得更紧！

“天若小姐你冷静下来，先处理伤口要紧。”芝兰小心地劝她。

“是呀，小姐，让小言帮你包扎伤口吧！”二人你一言我一语的，天若却更往雷颖怀中缩去，手指紧抓到泛白。芝兰无奈地抬头看向一直默不出声的雷颖。

“哇！没搞错吧！”芝兰惊讶大叫。“怎么你的脸色比她更像受到打击！”被天若紧抓住领口，几乎是脖子被扼到无法呼吸的雷颖，转动泛青的脸，朝芝兰僵硬地挤出声音。“哪天……你被人家扼住脖子……一下午就明白了，拜托你们，不会劝就别火上加油……否则……有人会被活活……勒死……”“那……”芝兰望了雷颖一眼，再看看天若，马上当机立断。“颖大人，一切就拜托你了，我和小言帮不上忙，你看着办了！”“芝……”雷颖闻言可急了，奈何无声可叫。

“小言，我们先出去吧，帮不上忙还变杀人犯就糟了，而且天若小姐现下精神状况不稳，人多会让她不安！”她拉住小言就往门口走，不理那双哀唤的眼神。

“可是……”小言不放心。

“放心吧，我家大人非常厉害，绝对有办法。”她打包票保证。

“芝……好……”雷颖吐出语意不清的话。

“看吧！我家大人都说这样‘真好’！”到她口里的解释是这样。

小言只好担忧地看了一眼，才在芝兰的催促下出去。

“芝……兰……好狠……”雷颖眼睁睁地看着芝兰临去时，还朝她投以好自为之的一瞥。

雷颖无奈地轻叹，想先将天若的手拉开，却发现她脸色惨白，嘴唇咬到泛血，整个人还处在极大的震惊中。

“天若，听我说，你已经安全了，这里是萧家的机要之地，也是你最喜欢的天外云穹，在这儿我设下了结界，还有烈日军团镇守，没有人可以带走你，冷静下来别怕，好吗？”雷颖在她耳边柔言相劝。

天若还是毫无反应。

“天若……”雷颖轻拍她。

不一会儿，细细的呜咽声传出，她激动而颤抖地道：“颖……颖……他来找我了……他是为了惩罚我而来的，是我……对不起他，就算他杀了我，也是我罪有应得。刚才我好想偷看他一眼，只是看……他过得好不好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我不敢……也没这份勇气，天呀！

我竟是这么懦弱没用……”她在雷颖的怀中泣不成声。

“你知道吗，我爱他……真的好爱他……当初我是不该离开他，可是他这么恨萧家人，一定不会原谅我的隐瞒，我担待不起那双对我充满感情的眼……转为恨，我只能离开，而今……天呀！我该怎么办！是我错……一切都是我的错……”天若悲伤不已地责怪自己。

“天若，你听我说……”看着那双哀伤难过的紫眸，雷颖托起她的下巴，坚定而柔和地道。“你没有错，没有人可以说你错，遇到挫折，在感情漩涡中挣扎的是你！你的痛苦、你的心境，谁能体会？任何的结果又岂是你一己

之力所该承担？当时你只是做了一件你觉得必须这么做的事。现在，听我的话，放松自己休息一下好吗？”“真的……我没错……没错……”这番话让她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。

雷颖微笑地点头，小心地扶她上床休息，正欲起身的时候，天若突然抓住她的衣角惊慌地坐起。“你要去哪儿？”“别怕，我只是到那边的桌子拿药帮你包扎手，看看你的伤口还在流血呢！”雷颖安抚地拍拍她的手，再扶她躺好。

“你会在我身边，你不会离开的是不是？”她拉着雷颖的手，眼神充满企盼，像个受惊过度的孩子，急欲渴求大人的照拂和保护。

雷颖温柔一笑，轻声哄着：“放心吧，我会往你身边的，长辈该告诉你，天使会保护乖巧的孩子不受恶魔的侵扰，今夜起天使亲自守护你，安心地睡吧！”天若紧绷的神色有些松懈，却还是不放心地望了望身边的人，看到雷颖坐在床沿开始包扎她的伤口，她才真正安心地闭上眼。

“谢谢你……颖……”她低声道，而后沉沉入睡。

卡亚郊区的一处华宅“陛下，驻守在西方侦察的人来了！”维克多身后跟着一名精瘦的男子。

费席安站在窗前背对他们，手中拿着一杯晶莹的红色饮料，望着窗外的夜色并未转身。

“魏林，你将这阵子萧家的情况报告给陛下听吧！”维克多对他点头示意。

魏林恭敬地朝费席安行了君臣之礼后，便直接地说：“陛下，我们已经确定天若小姐隐居在萧家的机要之地天外云穹，平时由两位高深的魔法使镇守，萧家四兄弟为了怕行踪泄漏，都很小心地探望，这几天据探子的回报，四天前天若小姐曾在杯中遇到匪徒，结……”“匪徒！”他突然转过身打断魏林，忧虑而忿怒地低咒。“该死的！萧家在干什么？怎么会让她遇到这种事！”

“陛下请宽心，小姐没受到任何伤害！”魏林继续说：“倒是今天下午有个很漂亮的银发少年抱着天若小姐回天外云穹，小姐的样子看来好像大受刺激，神色很惊慌！”“银发少年！”席安瞳孔颤动。

“而且今天的天外云穹进驻了十多个身着白衣、腰上别着太阳标帜的人！”“白衣、红日！那是……”维克多惊讶地看向席安。

“雷颖的烈日军团！”他阴沈地接道。

费席安突然捏碎酒杯，鲜红的液体进洒在他手上。“那市集上的少女……”维克多摇头苦笑，好个疾风雷颖，在他们眼前光明正大地将人带走，还当面挑衅地撻话。传言中的光之天使的确难惹。

“就在我眼前，再一次的……逃离我身边！”席安想起那娇小的身躯惧怕地躲到雷颖怀中，他切齿地用尽每一分力气，来制止那炽烈搅动的恨意。“萧天若，逃避是你唯一会的事吗？你还想躲我多久？怀儿……”这心碎的名字，令他紧握拳头，随着淌下的涔涔鲜红，已让人分不清是醉人的酒液，或是翻腾的热血。

“雷颖你想和我作对吗？”他咬紧下唇，压下那憎恨的怒意，除了深邃的瞳孔里像焚出火光外，他几乎是毫无表情，无言地看着窗外的夜色在心中自问：“她是你一手栽培的人，我该对付她吗？”

天外云穹里，清亮的歌声撩动 白云依依的舒卷，绿醉了湖水波光。

风轻轻地吹，带来了喃喃低语。

从云端洒下了晶莹光点，拂亮了你可爱的睡容。

轻轻柔柔地不沾世俗尘埃，一切都将是温柔的寂静。

雷颖徜徉地躺在碧绿如茵的草地上，翘着一双悠闲的赤足摇晃，和煦的微风送来清清的草香，天若坐在旁边拿着刚摘下的花串成花圈，午后的时光带着一份怡人的静谧。

“很轻柔的歌，怎么不再唱下去了？”天若正听得入迷雷颖却停了。

“我只记得这些！”“这首歌有点像摇篮曲，应该有后半段的，何不问问教你唱的人？”天若觉得有点可惜。

“没人教我唱呀，自我有记忆以来就会了！”她奇怪地看着雷颖。“没人教就会？你发色特别、样子特别，连记忆都特别呀！”“嘿，别把我说得像怪物，我的头发本来也是黑色的，长大以后才慢慢变成银色。”“乌丝成银发！怎么会这样？”“谁知道，天生异类吧！”雷颖不在乎地耸耸肩，继续晃动双脚。

“这应该是遗传吧！你的双亲……”天若一顿，想起伟凡说过雷颖是个孤儿。“颖……你曾想过你的……”她望着雷颖，却不知该如何问出口。

原本闭着眼享受这悠然气氛的雷颖，张开翠绿眸子望了她一眼，悠然一笑道：“放心吧，问我的身世不会令我难受，我只知道我是战乱中的遗孤，其他我就不清楚了！”“你没追查过自己的身世吗？”这个问题反倒让雷颖怪异地看她。“别开玩笑，十多年前有多少战乱呀！从何查起？”天若讶异地问：“你……一点都不想知道自己的身世吗？或者追查造成这一切的人是谁？”“追查造成这一切的人！”雷颖嗤声一笑，好像她讲了什么好玩的事。“干么！报仇呀！天若你是不是听了太多游唱诗人讲的英雄故事，有这么不实的幻想。”“不实的幻想？”雷颖翻身跃起，顺势盘腿而生，轻柔的嗓音依旧懒洋洋地，幽翠的明眸却带着几许嘲世。“战争本就是一个无奈的悲剧，生离死别、家破人亡，不过是战争的附属品，可笑的是人们一直让这个悲剧生生不息，这又何尝不是人类选择的灭亡方式之一：讽刺的是我生于这个悲剧，长大后却继续执行这个悲剧。”天若讶异在她光辉的外表下，竟是这般偏激的论调，这样的特质倒是和席安很像。

“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残酷、真实，却又蛊惑人心的可爱。更何况在战场上只有敌人没有仇人！”她自嘲地一笑。“所以追查身世？找仇人？我宁愿看向未来会更实际些。”“可是……你难道从不好奇自己的来历，或者蛛丝马迹也好，多明白自己一些总是……”她有点不知如何表明一般人都应该这么做的事。

“我没时间想这些事！”雷颖掠过耳边的银发，再次自在地躺到草地上。

“从我有记忆以来，军事、武技、战略对奕、朝政礼仪，就够我忙的了。”“女孩子怎么会接受这样的教育？”她深感诧异。

雷颖淡然一笑，望着湛蓝的晴空，悠悠地道：“有太多的因素，事实上我的成长环境是不容我为太多事感伤的，从小到大我的人生有太多的战场，带兵打仗反而是最容易的事，至少知道敌人是谁。而在皇宫里、朝政上都是明争暗斗，对你好的往往是别有用心，周遭的心腹更有可能是出卖你的人，所以如果我动不动就陷在感情的挫折中只怕早已倒下了！”“颖……”天若感叹地道。“你很坚强、又好厉害，好像什么事都难不倒你，也没有你办不到的，而我连面对事情的勇气都没有，只会逃避，我真该惭愧！”“天若，别这

么说，我们的成长环境不一样，你不明白在那样的环境下，坚强是唯一的选择，唯有让自己更强才能保护身边的人，这种感觉我希望你永远不要有机会明了，更何况……”她口吻一冷，眯着眼像陷入回忆中，双眸闪过深沈的寒光。“一个人再强，也无法强过造就她这一切的人，毕竟徒弟……又怎么打得赢师父！”“我是不是勾起了你不想回忆的往事？”天若察觉到她异样的神色。

雷颖轻笑地摇摇头道：“总之，别想太多，一个人只要惜福地活着，很多事又何必太强求自己要如何。我掌握白国军权多年，领兵十万，可是只有烈日军团才是真正属于我的，这十三个人和芝兰从我十岁起就陆续跟在我身边，他们和我一样全是战火下的孤儿，现在我只要他们每一个人都安全地留在我身边那就够了。所以，天若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保护你，让你能够快乐地跟家人在一起！”她的话让天若感动。“颖，你为何这么帮我呢？我知道你平时是不接受这种请求的，我一直很奇怪究竟大哥用了何种方式和你达成协议？”雷颖对这个问题像呛到似的，连咳几声。“咳、咳……你太多心了，怎么会觉得我不接受这种委托呢？我最爱帮助人了，平时我的主旨就是除强扶弱，仗义助人。别太感激我，同为女性立场，帮你全为一个义字，我这人就是见不得女孩子苦。”天若果然感动得升起崇拜的眼光道：“我就知道光之天使就如我想像中一样，聪慧又富有正义感，二哥还说什么你生着一张会骗人的脸，真是乱说话！”“是呀、是呀！萧伟凡那瘟生、猪八戒……”她笑嘻嘻地附和，口头是说得意气风发，心里的另一张黑脸却呕气地想：我总不能告诉你，品酒我赢你二哥，拚酒量却输你大哥吧！

真倒楣，和萧家老大连拚几摊，没一摊赢，而且还差点醉得把芝兰和烈日军团都很阿莎力地要送给萧家，这种事要是被属下们知道，尤其芝兰不把她这主人狠狠地剥下三层皮才怪！萧艾伦这老狐狸哪天她不扳回一城就不叫疾风雷颖！

此时天若愉快地将手中的花环戴在雷颖头上，美丽的花环将她耀人的风采衬出一股清艳，耳边的碧灵也倍显明亮，天若有趣地道：“好特别的耳环，像有生命似的，经常闪烁着蓝色光芒。”“这是碧灵！”雷颖拨着蓝色的耳饰。“它的原石是自然界的精华所凝结而成的，再经由高深的魔法炼化，能汇集天地间的能量，转化为我所用。”“能解下来让我看看吗？”好罕见的宝石，天若好奇地盯着她耳上的碧灵。

雷颖的笑意逸去，清亮的目光变得深沈而复杂。“我也希望解下来……可惜，这是一道锁在我身上的封印！除了……他，谁也解不开！”黯然而森冷的神情，带着一种孤独的排拒，这样的雷颖令人陌生，天若不禁担忧地望着躺在草地上的她。

看到那双俯视她的清澈紫眸，雷颖皱着眉，遥远的记忆似乎又被唤起。

“怎么了？”天若见她头痛似的捺着额头。

“好像……曾有一双紫眸就像你现在这样看着我，”她迷惘地呢喃，缥缈的记忆在脑中盘旋。“紫罗兰般的眸子很温柔地对我唱着歌，可是很奇怪……我似乎从一个水面看天空……而且那双紫眸又彷彿……变成绿色……很忧伤……”她皱着眉，困难地捕捉那些朦胧片段……不论发生任何事母后都会以生命保护你……我的女儿，你要勇敢呀，别哭，母后一定会回来……哀伤的双眸、心碎的声音，一声声地呼唤着“绿……”一个熟悉的名字下意识地从雷颖口中唤出。

“颖大人！”突来的叫声，令她猛然惊醒，看到芝兰朝着她走来。

“拜托，芝兰，别每次都用这种半路杀出来的出场方式，本大人虚禁不起吓！”雷颖从草地上俐落跃起，顺便将天若拉起，受不了地看着芝兰。

“你体虚！我早气弱了！”芝兰没好气地道。“你以为我想呀，要不是贝卡急着将这些报告拿给你，我还乐得清闲呢！”“那贝卡呢？”她接过芝兰手中的报告。

“去调派其他人职务了！”雷颖看着手中的报告，了然于心地说道：“看来费席安已经知道一切。”“席安知道了？知道我在天外云穹？知道那市集上的女孩是我？那他是不是要来了！”天若陡然煞白，颤抖地环住自己。

“天若，别怕，我不会让费席安找到你的。”雷颖握紧她的手，坚定地道。“我会保护你的，相信我！”那双自信的绿眸像涌出一股力量，安抚了天若不安的心。雷颖满意地微笑道：“现在，不知天若小姐是否愿意赏光，随在下移居到海边的别庄。”

第六章

“根据魏林这几天所传回来的消息，天外云穹除了烈日军团外，尚有萧家的两大魔法使布下结界，外围还从云苍国调一支军队镇守。”维克多将得到的消息报告费席安。

“你的看法呢？”费席安站在一个精巧的鸟笼前，逗弄笼中两只羽采缤纷的小鸟。

“夸张！”维克多打趣地说。“层层关卡，戒备森严，再加军队，这雷颖是想示威还是打算以人海战术吓阻我们，传说中的疾风不像这么没脑呀！”

“烈日军团的防御力是知名的，领队卢贝卡更是一流的布阵高手，这十三个人就可以将天外云穹守护得固若金汤，更遑论还有光之天使亲自坐镇，这么大费周章的目的何在？”席安解析地道。

“雷颖该不会想硬碰硬地对上，直接下战书挑战吧？”席安不以为然。“一个机智、能力、反应皆快速如风的人，怎么可能有这么轻率的举动。传言想必你也听闻了，雷颖离开白国带着烈日军团远走天涯，这两年多来行踪飘忽，有时甚至可算销声匿迹，足见她行事低调、谨慎，不喜泄漏行踪，下战书这种昭告天下的举动，应不是她会做的。倒是她将天外云穹防卫的武力蓄意做得这么明显，像是在吸引众人的注意力，可就令人费疑猜了。”“声东击西之计吗？”维克多随口道。

此时鸟笼内起了一阵尖锐的鸟鸣声，在笼内的两只鸟猛烈激烈地飞撞，笼子摔落地上，弹开了出口，两只笼中鸟陆续飞出，往窗口外广阔的天空而去。

费席安由头至尾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一幕，直至两只鸟相继飞走，他才走到一张大椅前，半倚靠地坐着，深深地长叹。“传魏林来见我，看来雷颖再次摆了大家一道，天外云穹只是虚设的空壳，小鸟早已飞走了！”维克多领命要走出去，费席安的声音又传来，只见他严肃地闭上眼睛幽幽地道：“维克多，我不想伤害光之天使，想个不正面与她冲突的方法，将天若带走！”“陛下，你也太看重我的能力了！”维克多苦笑地摇摇头。

席安张开精锐的双眸直视他，唇角泛起深沈的笑意，道：“但，我知道

你一定办得到，不是吗？老朋友！”维克多翻翻白眼。“你还真奸呀，这个时候拿友情压我，简直教我于公于私都进退不得。”费席安看着他走出去后，靠回椅背上。脑中不禁再度浮出两年前那令他碎心的话——我不是你心目中的怀儿，你也不是我最爱的人，我们之间缘尽了！

缘尽了！他蓦然地闭上眼，两年来这句话日夜地折磨他，将他的心撕扯成千万片。快了，萧天若，这场狩猎游戏快结束了。两年来的布局，撒下层层的天罗地网，而今该是收网的时候了，兴旧的战栗在他血管中流动。

靠海的一栋别庄里，天若专注地做着女红，一匹杏黄丝绢在她的巧手裁制下逐渐成形。

坐在窗前看书的雷颖见状，边喝着茶取笑道：“这么勤劳贤慧，该不是做衣服给情郎吧！”最近天若经常找事情做，雷颖明白她是想藉忙碌来忘记费席安已逼近的事实。只要她不过分劳累，雷颖倒也不阻止，毕竟每个人发泄心情的方法不同。

“我想做两件女装，给你和芝兰！”她绣着衣上的花样，微笑道。

扑的一声，雷颖猛然将口中的茶水往窗外喷去，擦着唇边的茶渍，连连摇头，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。“不用了、不用了，你做给芝兰就好，我不缺衣服！”“不行！你和芝兰都对我这么好，这是我一点回馈的心意。”“真的不……”“颖，放心，在萧家，我的手工是有名的，你一定会喜欢的！”天若强调。

“可是，女装我……”“颖！”她猛然一叫，目光用力扫过雷颖，清楚明了地道：“我、坚、持！”“是、是，我的荣幸、我的荣幸……你请……请继续，打扰了……”女装！等八百年看我会不会穿，正想嗤之以鼻的回应。结果在那双气势腾腾的目光下，雷颖“诚惶诚恐”地用力点头，心想：真可怕，天若越来越像芝兰，唉！若是物以类聚，怎么没学我，而去学芝兰。真惨！一个如此温柔的女孩，就这么被荼毒成芝兰那副凶横的模样，想想真可怜，她暗自感叹。

这时雷颖感叹的始作俑者正站在门口，面带犹豫地探头探脑，并不走动。

“芝兰，怎么，怎么了？干么不进来呢？”雷颖发现门口的她，奇怪地问。

芝兰踌躇地走进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，完全一反常态。

雷颖失笑道：“是你在作梦，还是你生病了！我记得你好像没这么害羞嘛！”“芝兰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天若也紧张地问，深怕是与席安有关。

芝兰抿着唇，第一次像个害怕见到主人反应的属下，低垂着头，将手中一道金色令牌和纸卷呈给雷颖，小心地道：“颖……大人，文森陛下亲自颁下皇室诏令，命……大人你尽速返回白国！”雷颖在见到那道金色令牌时，整个脸色瞬间有如冰般严寒，连说出的声调都冷淡不带人味。“我知道了！”她接过芝兰手中的令牌便往桌上一丢，掉过头继续看书，完全不再理会。

芝兰急了。“颖大人，这已经是第三道命令，你屡次抗命，而今陛下亲颁金色令牌，你是否……”“够了，我知道了！”雷颖打断她的话，厉声大吼。

芝兰和天若吓住！尤其天若第一次见到雷颖如此声色俱厉。

像察觉到自己的失态，雷颖支着额头，深叹口气站起，柔声地朝芝兰道：“芝兰，对不起，我一时失控，这件事我会处理的，别担心，好吗？”

芝兰微笑地说：“跟在你身边，也不是这一、两天了，我还会介意吗？”两人有默契地相视一笑，她拍拍芝兰的肩道：“传唤贝卡带几个人来这儿镇守，其他的照旧留守在天外云穹。”说着她朝窗外吹了一声锐长的哨音，蓦然前方尘土飞扬，一匹骠悍的黑神驹，长声昂鸣，四蹄如飞地奔驰而来。

“流星！”雷颖扬声叫着，就这么赤着双足，自窗口跃下，飘灿的银发像洒出奔腾的活力般狂野。

一骑上流星，她回过头朝窗口的两人朗声笑道：“放心，傍晚前就回来！”说完抛个飞吻扬长而去。

芝兰轻幽地叹道：“颖大人，阳光的外表下是一颗浮云的心，难捉、难测，却又如此孤独。十九岁的女孩，有的却是老成的心境，任何事她都往心里藏，宁愿自己一肩扛下全部的责任，也绝不让身边的人受到委屈。真令我担心，总有一天她会再度崩溃，两年前的惨事重演……”“芝兰，别想这么多，我虽不明白其中渊源，但我相信颖不会做重蹈覆辙的事。”天若安慰地拍拍她，虽很想弄清楚事情，见芝兰如此忧愁，也不便询问。她明白，这一切皆肇因于亲自培育雷颖的白国国王文森。究竟怎样的恩怨情仇，能教光之天使如此“变色”？

天若对烈日军团的效率、忠心有着深刻的印象。他们一抵达，便由卢贝卡领队先朝天若行了臣下之礼，接着众人万分关切地询问雷颖的动向，包括饮食、起居等，直至知道主人一切安好，才露出安然的神色，然后在领队的调度下快速地往前岗位守卫。

领队卢贝卡是个二十多岁，看来严肃不大会笑的人，一张有棱有角的脸，虽非俊帅型，却十分有个性，尤其指挥起人来有一股天生的威严。天若心中正为雷颖的部下和主人的个性似乎南辕北辙感到惊奇时，这个严谨、有效率、正经的人却在看到芝兰时，完全走了调。

“芝……芝……芝芝……兰，你、你……在在在……好……好……好巧……”真可怕！

六个字讲了快五分钟，连讲完字尾都还在抖音。

芝兰冷冷地扫他一眼。“废话，我叫你来的，不在这儿会在哪儿！”“是、是……是……我是废废……话，你你……别生……生气……”他一尴尬的急起来，舌头更大！

芝兰受不了地努努嘴，连听都懒得听完就走往屋里了。

只剩他老兄还在那儿。“芝……芝……芝……”人都走远了他还没“芝”完。

天若讶异极了！话都讲不好的人，也能当烈日军团的领队？连在附近的烈日军团成员见状，都笑得只差没捧腹。

这时前方的人员突然高声欢呼“颖大人、颖大人，主人回来了！”贝卡神色一正，马蹄的奔踏声由远而来，雷颖已骑着流星快速地奔来，且身后还载了一人。

“小言！”看到她身后的人，天若颇为惊讶。

“我经过树林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中年男人正在为难她，我出手教训了那个无赖一顿，以后叫小言别单独出去。”雷颖扶小言下马。

“中年男人……”天若急忙拉着小言。“是不是你继父又来骚扰你了？”小言黯然地点头。

天若柔声说：“先进去休息吧，以后别再一个人出去了，知道吗？”小言谢过后，便走进去。

看着她娇小的身影，天若感叹地道：“小言年纪轻轻就要负起家里的重任，母亲卧病在床，继父又是个唯利是图、很会打女人的差劲男人，还曾经要把小言卖掉呢！这一切为了母亲小言都忍下来了。”“这么烂的男人，早知道刚刚就打断他四肢，反正留着也是祸害。”雷颖最不屑这种烂胚。

这时她看到站在身边的几个烈日军团成员，开怀地一一点名，兴旧地和每个人拥抱，完全是一副哥俩好的样子！如此轻松、无防备的雷颖，和平时似又不同，更多了几分自在。

这时站在旁边的贝卡，走到她眼前正经地报告。“颖大人，照你吩咐，将烈日军团一半留守天外云穹，另一半调至此保护天若小姐。还有天外云穹的弟兄们十分挂念大人，要大人万自珍重。有任何需要，烈日军团的每个人都可为大人赴汤蹈火地献出生命。”天若听了这么一段很溜的话，差点晕倒，这个人怎么前后判若两人？“哎，贝卡，不用这么严肃嘛！看看你旁边的天若小姐，那副目瞪口呆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你刚刚又闹了什么事！”雷颖了然地拍拍卢贝卡。

贝卡正要回话时，听到雷颖回来的芝兰再次跑了出来。天若似乎听到了那超级口吃的声音又开始了：“芝……芝……芝……”雷颖可没属下那么含蓄，她完全捧腹笑倒。

街道上，一个形貌看来邋邋猥猥的男子，鼻青脸肿地边走边啐道：“该死的银发小子，一副娘娘腔的模样，哪天老子不整到你哭爹喊娘，老子头就剁下来给你当球踢。”吉鲁不停地抱怨连连，一个和他擦身而过的年轻人，在听到银发小子时停了下“这位仁兄，可否将你刚才的话重说一遍。”他搭住吉鲁的肩膀。

“老子心情正不爽，你谁呀你……”吉鲁正要转身破口大骂，却看到眼前俊朗的年轻人手上，正拿着亮晃晃的金子！

“只要你告诉我，在哪里遇到这个银发少年，我可以给你更多的好处。”维克多莫测高深地道。

望着那黄澄澄的金子，吉鲁贪婪的目光流露。

黄昏，海边的夕阳带来向晚的绮丽，落日像为这无边的海面铺上一层晚霞的羽翼。

“芝兰！”雷颖坐在屋前的栏杆上，手指缠绕把玩着落至胸前的银发。

“是呀！芝兰美丽温柔，能干又冷静，我如果有她的十分之一就好了。”天若赞叹地道。

“芝兰是很能干，虽然唠叨了点，不过温柔嘛……我是没看到，但是冷静……唉！”“怎么了？”天若对她的叹气不解。

雷颖将绕在手上的银发一掠，潇洒地自栏杆跳下，有意无意地用惋惜的口吻道：“一个人如果冷静过头，连最基本该有的反应都没有了，看起来就会怪怪的，芝兰就是属于这样的人。”说罢又特别瞄她数眼，再重重地叹口气。

“怪怪的？”天若蹙着眉，虽不很明了话中之意，但是看雷颖的表情似乎满严重的。

“不信的话，等一下我试给你看。”她神秘兮兮地在天若耳边道。

“试……试给我看！”天若微愕。芝兰若有问题，雷颖该很担心呀，为何那双明亮的绿眸闪着邪邪的笑意。

“颖，你别乱来呀！”那诡异的笑容令她有不好的预感。

“你别担心，狡滑、奸诈简直和我划上等号，绝对不会有问题！”她以为天若担心事情不成功，急忙用力地拍胸保证。

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性格贬成这样，天若还能说什么？晚膳时雷颖幽默地讲述各国的事，她风趣的语调逗得天若直笑。芝兰则尽职地在旁张罗。

就在天若听得聚精会神时，雷颖掩着嘴咳了几声，接着突然面目红胀地抓着胸口，鲜血猛然从她口中喷出！

“颖……”天若大惊失色，急忙奔至她身旁。“颖！你怎么了？是食物有毒吗？别吓我呀！”再次喷出几大口鲜血是她的回答。天若惊骇地高声尖叫。“来人呀！快来人呀！救命呀！”“芝兰，快去叫人来呀！颖会死的！”天若哭着朝立在一旁的芝兰叫喊。

芝兰从头到尾只是蹙着眉头，神色冷漠地看着，哪怕触目的血红已泼洒整个桌面，她依旧面不改色地望着。

这时卢贝卡带人冲进来，见到这“惨状”，竟和芝兰同样，仅只蹙着眉，身后的人更是毫不在意地一挥手。“嗟！大人又开始了，去年还表演了海上浮尸咧，今年改成吐血大放送！走啦、走啦，去吃饭了。”众人像看了一出了无新意的戏码，鱼贯走出。

芝兰这才冷冷淡淡地道：“颖大人，吃饭吃到吐血，你也算古今第一人，只是以后请你别在餐桌上表演这玩意儿，很不卫生，还有建议你：下次可改用红莓汁或蕃茄酱，别用辣椒酱，不觉得太辛苦了吗？”说完便转身出去，口中还喃喃抱怨，这顿残局不晓得要收拾到什么时候。

天若目瞪口呆，就在她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原本趴倒在桌上的雷颖已端正地坐在她眼前，完全没事的样子，吓得天若用力甩甩头，以为自己看花眼了，只见雷颖习惯地掠了一下耳边的头发，低咒道：“一群该死的兔崽子！每个人都跟芝兰一样无情，看到主人快死了还惦着要吃饭。嗟！”她受不了地一挥手，完全和方才的部下一个模样，真是不容置疑的主仆关系。

“喔，看！像你这个表情就对了，完全是个正常人才有的反应。”雷颖一副中奖似的拍手，指着尚处惊愕中的天若，然后撇撇嘴地道：“所以我说一个人冷静过头，连人的最基本反应都没有，那不是‘怪怪的’是什么？”天呀！谁才是最大的超级怪胎！

天若用力吸着气，她怕吐血的会是自己，尤其为这种事吐血是很不值得的，事实上她已经不晓得该做何种反应。

“颖……”她看着雷颖那张也算“惨绝”的脸，简直不知该如何形容，但是有一件事她一定得问。“有……必要连……鼻子都涂辣椒？不呛吗？”

“我没涂鼻子呀！”雷颖正拿水猛灌，还猛煽着口中的火气，不明白她何以有此一问。

“那鼻子上的是……”天若咽下口水，有点不知该如何形容那两道淌下的鲜红，只好伸着两根手指朝鼻子比划着。

雷颖的手往鼻子抹去，仔细一看。“哇！流血了，真的流血了……”这次可非人工，红红的液体正从她鼻孔答答流下。整瓶辣椒酱果然够力，火气

直冲脑门，再循鼻孔而下。

“看吧、看吧，早叫你别玩了！”天若赶紧捏住她的鼻子，将她的头抬高。

这时雷颖整个人连带椅子半往后仰，就从那特殊的角度仰视到，小言正端着东西站在她们后方。

“她怎么了？”看到小言面无表情，一动也不动地站着，雷颖好奇地问。

“小言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”天若奇怪地走过去，谁知她刚一碰到小言，马上不得了地大叫。“哇！她晕倒了！一定是看到你吐了满桌血吓昏了，快来人呀！”这一晚，海边的小别庄有数起尖叫声。

经过这件事之后，天若对二哥萧伟凡的话越来越能体会。

疾风雷颖，天生长着一张很会骗人的脸。

照芝兰的说法，她的主人岂只长着一张很会骗人的脸，还外带一张会把死人说活的嘴。

而雷颖则不明白，为什么每个人和她在一起没多久，对她所说的话都会用一种狐疑的目光瞄着她。

沙滩上海浪逐层打来，天若赤着双足，踩着柔软的沙滩，感受海水涌来和海沙在脚边的流动，溅起的浪花洒亮了她一身的朝气，每一步所踏下的脚印，再被浪潮冲刷填平。

这里是面北的海滩，雷颖曾慎重地告诉她，别庄的四周皆已设下结界，唯独靠北的海滩是结界不及之处，在危机未过前，绝对别独自走出结界，更别靠近北滩。

可是今天小言却告诉她，雷颖有事找她，约她在北滩相候。天若感到奇怪，每天清晨雷颖总会骑着流星出去奔驰，顺便巡逻别庄附近的情况，有事也会回来后，再召来大家商议，少有今天这般独自相约的特例，但一想到她那不按牌理出牌的个性，便不以为奇了。

这几天的相处，天若可真正领教到了，传言中最为奇诡的光之天使。雷颖拔尘的外形、飘忽的两性风采，再加上独树一帜的奇魅，令每个见过她的人，都不由得在心中留下一席之地。而她两极对比的个性，也令人印象深刻，平时的雷颖幽默机智，经常一兴起，赤着脚由窗口跳下，骑上毫不上鞍的流星，无拘无束地驰骋在天地中，耀眼得像是与阳光和风融为一体。夜晚，皓月高挂时，她却喜欢坐在夜空下，眺望蓝黑无边的海面，可以一夜不眠、不语，仿佛迷失在海空星夜里，沈思的神情令人感觉遥远、古老。

望着蔚蓝海空，天若感叹地想，每个人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心海吧？只差在这片心海中，是快乐的徜徉，抑或游得艰辛、走得难！

她弯腰拾起一把海沙，细微的沙粒从掌缝中泄下，在阳光下像镀上金色光泽般，望着那洒下的沙，仿佛点点金光落入海里。她不由得想起在泰坦神国时，席安总是喜欢以沙化字地写下“我的怀中之宝”，那时沙对她而言所代表的是浪漫与爱情，直至见到他残酷地对反叛者施以沙刑，她才明白沙也可以是利器，甚至杀起人来，要比真刀实剑更叫人惧骇。

忆起往事她一甩头，将手中的沙用力洒向大海，像是将烦人的心事尽抛海中，这时地想起雷颖望着海，曾悠悠地说：“有一种苍茫的感觉常在我心中，唯有望着辽阔浪涛的大海，才会让我觉得平静，因为大海会带走全部的愁。”看着海天相连的壮阔，随浪而去的沙，她一笑，似乎已能体会这句话。

决定不再自寻烦恼后，见到沙滩上满是美丽的贝壳，她开始愉悦地在沙滩上寻宝，还大叫地拿着宝贝在阳光下检视，像个小孩般，而其中一颗蓝绿的小圆石吸引了她的注意力，淡淡的绿痕像雷颖那双耀人的碧绿之眸，当下决定送给颖当饰品。

想到雷颖，天若开始皱眉，既然叫她到海边相候，居然到现在还没来。就在她嘟囔地抱怨时，一阵怪风扬起，她急忙护住眼睛，以免被风沙扫到，再睁开眼时，四周的气氛突然变得异常沈滞，正感到奇怪时，脚边的沙粒突然开始滚动，像有生命似的在她眼前挥洒成字，赫然排列着“我的怀中之宝”六个大字！

天若骇得连退数步，就在她魂飞魄散时，熟悉的声音自背后冰凉地响起。“怀儿”这冷冽的声音带来震撼的一击，天若整个人冻住，世界在脚边旋转！她蓦然闭上眼，不敢转身、不敢动，甚至连呼吸都像是停止了。

直至费席安那如冰的语调再次传来。“或者，我该叫你萧天若，萧家四兄弟最宠爱的五妹！”她咽下喉中的恐惧，睁开眼，缓缓地转身，那傲立在身后的人，表情凛绝得令人胆寒。

严峻的目光、冰寒的语调，她颤然地摇头，复杂的情绪充满心中，为了这段情，她躲躲藏藏了两年，费尽心力但求斩断情丝，终究还是躲不过沙漠枭雄决然严惩背叛者的心。再度的相逢，她的心剧烈地跃动，掩着唇看着他朝自己走来，天若竟无法言语……“怎么，分别了两年，见到自己的丈夫竟无话可说吗？喔，我忘了，我们还没有夫妻之实，不算夫妻，是吗？”费席安一步步走向她，带着激情的诡谲道：“亲爱的，相信我，我迫不及待地想实行这迟来的洞房花烛夜！”看到她望着他无助地发抖，益添一股令人心疼的怜爱，以前的他见此绝不忍多伤她一分，而今的他只想将这份纯洁的无辜狠狠撕裂。

天若颤然，泪水盈然从脸颊垂落，席安已近得令她可感受到那股逼来的热气。

“为何哭呢？为这重逢，或者为自己犯下的愚行？”席安伸出食指接下一颗湛亮的泪珠，品尝似的放到唇边吮掉，天若心颤地望着他的举动，那颗饮进他口中的泪珠就像自己，随时会被吞噬。

他突然捧着她的脸庞，笑的温柔，却近乎残忍地道：“你早该知道的，不是吗？我早说过你逃不掉，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你。当初的我，抛弃自尊在你眼前下，只求你回到我身边，而你却毫不留情地亲手斩断这一切，离我而去。如此寡情无义的你，两年来已将我的心折磨成真正的魔鬼。所以，我的爱人，请别如此容易地落下泪来，这只会更激起我的报复之心！”她咬着唇，泪反成决堤，痛苦无言地任他拥入怀中。席安吻着她头上的发丝，说：“你明白被人背叛的感觉吗？”天若不解他话中之意，这时维克多和龙顿带着一名少女走向他们，她才发现整个北滩竟布满他的人马，更令她震惊的是那走向他们的少女，竟是“小言”她大惊，想冲过去却被席安紧紧抱住。

“为什么、为什么呀？小言”天若不敢相信，忠心、善良的小言会做这样的事。

小言哭得连头都不敢抬，只是喃喃地泣诉。“对不起、对不起，小姐……继父贪财……拿母亲的生命威胁我，我……不得已、不得已呀！”“小言……我明白、我明白……我不怪你……”天若硬着声。可怜的小言，这又岂是一

个小女孩所能面对的？“哦，倒是令人感动的主仆情深，嗯……”从背后抱紧她的席安，在她耳畔轻声地说：“你知道我一向恨背叛者，要不要我替你处置她，我的爱人……”那如吐气的低语音，令她整个汗毛悚起，尤其那令人震撼的话中之意，她愕然地仰首问道：“你、你想怎么样？”席安只是望着她冷笑，并未说话，残酷的沙刑闪过脑海，她骇然大叫：“不、不，你放了小言、放了小言”就在她激动地挣扎时，席安猛然俯首吻住她，一切的挣扎与叫喊都在这一吻中，化为微弱的呻吟，之后天若在他怀中沉沉睡去。

“小姐”小言着急地叫着，想甩开拉住她的龙顿，却在席安一个眼色下，被龙顿打昏。

“嘿，对个小女孩这么粗鲁，学学陛下的方法，多和善又亲切！”维克多开玩笑地道。

“那我叫醒她，交给你再来一次！”龙顿不受激地回应。

“哟，开窍啦，终也长点智慧了！”维克多调侃地说，随即转向席安问道：“下一步你想怎么做？”看着怀中的天若，手指温柔地理着她柔顺的发丝，口吻却淡然地道：“将那名少女送回给雷颖，你和龙顿护送怀儿先走一步。”

“怎么，想会会美丽的天使了吗？”维克多会意地笑着说。

“也该是时候了，不是吗？”席安望着远方，神情复杂地说。

阳光夹带几许阴霾，远处传来阵阵雷声，一抹光速般的翦影在风中飞驰。

雷颖背着擎天神弩，胯下的流星以追风的速度驰进古木参天的树林，此时大雨滂沱而下，一道轰然的雷殛划亮了林中模糊不清的视野，也照亮了前方独里的人影。在蒙蒙的雨中，他背着手傲然而立像已等候多时，冷毅的双眼闪着迫人的寒光。

“费席安，交出天若！”雷颖翻身下马，怒声喝道。

“雷颖，这是我和天若之间的事，希望你别插手。”他冷冷地道。

“除非天若愿意跟你走，否则恕难从命！”“你执意与我为敌？”席安神色一寒。

“这是疾风对她的承诺，护卫她到底！”雷颖猛然拔身跃起，站在三、四丈高的树干上迎风而立。“唯今之计只有擒下你，交换天若！”“哦，”他冷笑。

“你有这个能力吗？”“哼！沙漠枭雄远离了沙漠，也不过是个身怀武力的蛮人，环境所限，你施展不了能力，而碧灵却会为我凝聚天地间的能量，费席安，你认命吧！”她大喝一声，擎天神弩应势飞起，悬空立在她眼前，碧灵像感应到主人的愤怒，发出灼亮的蓝光，引来数道闪电，雷颖竟将电光抓在手上，化成青亮的光箭搭住神弩。

“五雷定术 去！”一道光箭射出，化成五道灼亮的光束朝费席安疾射而去，分别落在他身旁形成五角连星，锁定中央的人。

雷颖抓住擎天神弩翻身而下，迅速地朝他飞奔而去，深知对此人，出手必须快得攻其不备，口中的咒语疾扫而出：《天地无极，赐我神威之力，雷神，困住敌人》一道剧力万钧的雷霆直往费席安轰下，地上的五角连星射出晃亮的光华，如漩涡般围住费席安。

就在雷颖以为成功的时候，一声轰然巨响爆开五角连星，强大的震力将雷颖弹开数步，一时间烟尘土屑纷飞，连一旁的树木也为之摇倾。

尘烟尽落之后，费席安的身形依旧傲立原地，衣衫却因强烈的撞击而

碎裂，不明的天色笼罩了他半边的脸，使他看来阴暗诡谲。

雷颖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起来。“有趣，我低估了你，看来我有值得较量的对手了！”像发现难得的猎物般，绿眸一凛，闪动野性的光芒。

“不愧是他亲手栽培的绝世之宝，连我都为这般超凡的风采折服。”费席安突出惊人之语。

他突来的言行果然令雷颖征住，随即注意到他胸前所透出的明亮之光，耳边的碧灵像起了感应般，蓝光灿耀。

“天地之石！”雷颖愕然。

“对此物你不陌生吧，它是碧灵的原石。碧灵再经法力的炼化，而有凝聚天地的力量，而天地之石虽无此力，却能护我不受任何法力、结界之伤，至于它的来源，相信你比我更清楚才是。”费席安露出神秘的笑意。

雷颖神色凝肃，她的确比谁都清楚！天地之石、碧灵、擎天神弩，这三件宝物皆源自一人之手，那就是当今的白国君主文森——也是一手造就她的人！三件宝物她得其二，而天地之石……他看着雷颖缓缓地道：“我有个义兄，从我九岁和他相遇，十五年来我们见面不到五次，但他却是我人成长中最重要的人。五年前泰坦神国朝政腐败，奸佞当道，而继位的兄长却太过仁厚，绝敌不过小人的弄权，当时的义兄只告诉我，要想拥有强盛的王朝、辉煌的功业，唯有取而代之。这句话造就了我和如今的泰坦神国，不管世人评价如何，他是我此生最敬重与钦佩的人！”雷颖冷冷地迎视他，对他口中的义兄不言可知。

席安望着她，掠过一抹谜样的眼神，意有所指地道：“他曾经告诉我，他亲手栽培了一块瑰宝，这块瑰宝气傲天苍，矫矫不凡，无论男女皆受其魅惑，世人唤她为光之天使。”一道闪电再次划过天际，映亮雷颖淡漠无表的脸，在纷飞的雨丝中，幽暗的绿眸有几许异芒。

席安一笑，望向大雨滂沱的天空，悠悠地接着说：“天使光姿耀人，如苍穹之星，总有一天会展翅高飞而去。我曾这么告诉他，而他却笑了……”他突然逼视她，星目锐利。“他说，只要天使敢有此意，他会折断天使的羽翼，教她永远不能再飞！”震撼的话题带来沈寂，雷颖眉宇间流露了不同以往的清冷。

“你想说什么？”“倦鸟也该知归巢，更何况这只高贵的白色大鸟已远行两年多，一旦主人亲手来擒，这下场你该清楚！”“这是威胁？”她沈声地道。

“何不说是善意的劝告，我们也算有着间接的渊源，只要河井之水互不相犯，大可和平相处，好自为之，我可不想看天使断翼。”他撂下冷酷的话，转身就走。

“好个沙漠枭雄！”雷颖切齿，不屑他以此种手段。

费席安身形停住，半转过身，幽邃的侧脸喟然地道：“颖，你怕我伤害天若，而执意保护她。但是你能明了当年她寡情地负我而去时，对我所造成的伤害吗？这份刻骨之痛足以令我变成恶魔，所以别怪我，也别逼我，为了得回天若，我可以是无所不用其极；但是对你……我并不真想做到这种地步！”他转身欲离去时，却又透过雨声传来轻叹。“颖，回到他身边吧！见了你之后，我能明白，他为何对你疯狂至此，为何你……”他一顿，像要再说什么，继而再次一叹，消失在大雨中。

雨，下得更大了，站在雨中的雷颖，动也不动，黯翠的眸子朝费席安消失的方向射出森冷的寒意。

“费、席、安”她咬牙地压下勃发的怒意，双手紧握得关节泛白，愤恨地大吼。

“你不该威胁我，尤其不该拿他威胁我”树林的另一端，芝兰、贝卡，和其他烈日军团的成员快马奔来。

“颖大人，你没事吧！”芝兰一下马，轨着急地检视她。

“你拦截到沙漠枭雄了吗？颖大人。”其他的人也关切地询问。

雷颖神色绝寒，不置一言。

贝卡环视周遭，断枝焦屑和电殛劈裂的地表，内心有数。

“怎么了……”芝兰发现到她怪异的神色。

“芝兰……”雷颖终于开口，声调隐含奇异的悸动。“通知萧家天若被劫，贝卡，将烈日军团集合后，先让他们启程回白国。”说完转身就往流星的方向走去。

“颖大人，那你呢，你要去哪儿？”众人楞住，芝兰着急地追上去。

“我要去泰坦神国救回天若。”她的声音突然激烈起来。“哼，费席安，我们走着瞧！”

“你要我罢手，我偏搅得你泰坦神国翻天覆地。”“你要单枪匹马深入北方，太危险了！”芝兰吓一跳。

“颖大人，现下你和泰坦神国交恶、欧诺人又恨你入骨，北方对你完全不利呀！请你慎重考虑，别只身涉险！”贝卡也在旁劝阻。

“大人，你就算要去泰坦神国，也将烈日军团带走，我们永远跟随大人！”一旁的部下着急地道。

“够了！我已决定，你们不用再多说！”未理众人的劝阻，她拉了流星就要上马。这时，芝兰的声音冷静地传来“颖大人，如果你执意前往泰坦神国，我只好据实回报……文森陛下。”雷颖停住，贝卡制止地拉拉她的衣袖，芝兰却不理，连身旁的众人也惊愕地看着她，因为自从两年前的剧变之后，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默契，绝不在雷颖面前提起文森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雷颖回过头。

芝兰深吸一口气，道：“你听到了，只要你前往泰坦神国，我定当回报文森陛下，这样的愚行，总要有人阻止！”雷颖望着她像不认识她，氤氲的绿眸竟有些哀伤，随即笑了，笑得悲怜、笑得凄然。

“好、好……很好，连你都要威胁我！连你都要拿他来威胁我吗？你们每个都是他派来监视我的吧！在这世上我还能相信谁……永远……我都摆脱不了他吗？呀”她哀愤地朝天大吼。

劲风扫起，强烈的气流震退周遭的人，风刃如漩涡环环围绕雷颖，激动的心令她再也控制不了，锐利的风刃开始在她自己身上划出血痕。

“颖大人”众人骇得想制止，奈何强劲的气流阻挠了他们。

“不要，求你，别伤害自己”芝兰哭泣地叫着，她很清楚，雷颖一旦情绪绷到极点，就会控制不住地伤害自己。

“大人，烈日军团皆愿任你责罚，请你住手呀！”围绕在旁的众人着急地大声叫道。

奈何雷颖已深陷在自己封闭的情绪中，听不到外来的声音。绿眸渐渐失去瞳彩，她无神地看着自己的手，被风刃所割开的伤口正淌着血，似乎每多流一滴血，她的痛苦就少一些。

突然一只有力的手伸来握紧她，像拉回她涣散的意识，雷颖猛然一震，

贝卡满身是被风刃所划过的伤口，脸庞流着殷红的血丝在主人眼前跪下，执起雷颖的手，俯身在手背上吻了一下，道：“颖大人，有任何的痛苦请发泄在贝卡身上，只求你别再伤害自己。”“贝卡……”雷颖动容地看着伤痕累累的贝卡，这时环伺的气流也随之停下。

芝兰哭泣地道：“你怎么能说我们是陛下派来的，怎么能说世上没有你能信任的人？当初大家舍命护你逃出白国，两年来众人相互扶持的岁月，你都不当一回事吗？如今你怎么能说这种话、做这种事来伤害大家？”“芝兰……”雷颖仿佛醒过来般看到眼前众人满是忧伤的脸。

“两年那刻骨的伤害你忘了吗？你为老国王的死，不惜运用自己的势力联合老臣想抵制文森陛下，却反而陷入文森陛下的阴谋中，纵然在战场上你是个无敌的常胜之将，可是你的武功、谋略一切尽是陛下所教，徒弟又怎能扳倒师父，这场政变你输得一无所有，军权、地位，全付之一炬！陛下早想得到你，废掉你的武力，将你软禁，正好都让他行之有名。若非三位长老的牺牲换来陛下的特赦，愿意放你远行冷静心情，烈日军团护你远走天涯，你又怎能全身而退。这些教训你都忘了吗？”“够了！不要说了！”雷颖痛苦地搬过头。

“我知道你不想听，但总要有人告诉你事实的真相，文森陛下是个可怕的人物，他的作风、个性，你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。为了将你留在身边，哪怕你是瘫了或瘸了，他都会擒下你，更何况如今陛下三道命令召不回你，岂会就此罢休，或许他正亲身前来”“芝兰别说了……别说了……”雷颖紧闭着眼，沙哑的嗓音是掩不住的哀伤。

芝兰却哽咽继续道：“当年猛遭巨创的你将自己的心神完全封闭，整个人有如行尸走肉，为了唤回你的意识，众人轮流守在你身边告诉你点点滴滴的往事，你知道吗？每当我照顾着毫无生气的你，我总会想你是不是早就死了，活着的只是一具无意识的躯体，我们这样的努力真的能唤回你吗？直到半年后你开始走出自己的藩篱，看着阳光又回到你身上，大家的内心是多么的兴奋与激动！”她突然在雷颖眼前跪下。“颖大人，我只要你明白，众人宁愿死在你眼前，也不愿再看到行尸走肉、毫无生气的你呀！”“颖大人，你并不孤单呀，我们大家都需要你，请你别舍下烈日军团，有什么痛苦烈日军团每个人都愿任你发泄，只求你多珍惜自己！”贝卡暗哑地说，而在旁的属下每个人都在她眼前跪下请命。

雷颖心中感情翻涌，她蓦然地合上眼，泪噙在眼中，平时的她决不轻易落泪，从小她就深信，流泪只会让自己显得懦弱，她雷颖要当的是强者而非弱者，什么事只要坚强没有解决不了的。

环视着跪在她眼前一个个满腔忠义的属下，她握住贝卡和芝兰的手哽声地道：“是的，我不孤单，我有你们，只有你们才是真正属于我，疾风雷颖不为谁、只为你们而活，我会好好珍惜自己，因为我的命不再是我一个人的，你们每个人都拥有它呀！”“颖大人……”众人动容地望着他们的主人。

“好了，都起来吧，我可还没死呢，难过成这样，想我早夭呀！”雷颖幽默如珠地恢复她调侃的本性。

“你现在想怎么办？”芝兰问。

“先通知萧家是首要之事，而我……”她悠然一叹。“不论如何，我还是得前往泰坦神国一趟，天若被擒是我失职，所以北方再危险，我也一定要亲身走一趟确定她的情况，这是我的责任，你们别再阻挡我，也别再劝我。”“只

要你别再只身涉险，以后也绝不抛下烈日军团单独行动，这样的话，哪怕你要去地狱大家也不拦着你，奉陪到底！”芝兰理解地说。

“当然，有疾风雷颖就有烈日军团！”雷颖一笑，承诺地回应。

她望着费席安离去的方向，冷哼地说：“你看着吧，费席安，萧家老大也不是好惹的人！”

第七章

寒冷的空气，令天若瑟缩皱眉，这时身旁传来温暖的体热与熟悉的男性气味，使她自然地贴近身旁那堵温暖的结实中。

沙漠的清晨冷冽冻人，她总会将自己埋入席安怀中，寻求更温暖的依靠，一如往常，这份温暖的舒适总会在她刚偎近时，便一把将她紧紧地揽入怀中，听着那稳健的心跳。她满意地笑了，怀念的心音像已许久未曾再听到，许久……许久……一阵炙热的气息，如火般在她粉颈和耳鬓边辗转流连，最后覆在那微启的樱唇上，低喃地叫着：“怀儿……我的怀中之宝……你终于又回到我怀中……”当天若醒来时，已是夜幕低垂，微晕的意识令她呻吟地摇摇头。望着房中的摆设，熟悉的景象，两年来在梦中已见过数百回，而今真实地再度映入她眼帘。

她感触地经抚着身旁的位置，那充满男性的阳刚气味。前尘如潮地翻涌，曾有的夜晚，无数的颈项缠绵。一时间，她不禁百感交集。

这时她突然想起小言，当她昏倒后，小言的下落如何了？席安是放了她？或者也将她带回泰坦神国来？就在她担忧地沈思时，门外传来声响，天若赶紧闭上眼，再度躺下。

两个宫女捧着东西，进到房里，见她还在沈睡，唤了几声未得到回应后，便又退了出去。当宫女出去后，她才轻声地起身下床，见到外面的天色已黑，趁着席安还没来，也还没有人发现她醒来之际，天若心中升起一个主意。

当她换上深色的衣物之后，小心地开启一条门缝察看外面，惊喜地发现，门外并未有任何侍卫或者宫女留守，急忙掩门而出后，她扶着墙，小心地将自己隐藏在黑暗中，凭着脑中的记忆走往皇宫深处，也是费伊丹的住处枫林园。

伊丹是席安的兄长又是国家的宰相，平时因性喜素淡而深居简出，任何宴会皆不参与，唯有席安远行时，才会出面主持朝政，席安回国后便再退居幕后。对这个兄长席安可说是尊敬有加，绝不允许任何忤逆之词冒犯到兄长，平时更是晨昏定省地问候，研讨国家大事。天若心中十分明白，放眼整个泰坦神国，唯有伊丹大哥能帮她。

走过长廊，她进入花团锦簇的林园中，见到这繁花依旧的美景，不禁感触地抚着园中的一草一木。以前的她最爱在这园子中与席安嬉戏，尤其每当席安回宫时，她就喜欢独处在花园中，等待着他来寻找，也只在他怀中展露小女儿的娇嗔与任性，而今那浪漫、绮丽的时光已成过去……天若黯然神伤，随即吸吸鼻子振作起来，时光不可能倒流、往事不会重回，现下她必须找到伊丹大哥，才可知小言的情况如何？正当她打起精神往前走时，一个低哑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！

“怀儿！”天若震住。

沙哑的嗓音如爱抚般轻柔。“你就是调皮，像个撒娇的孩子，最爱躲起来等我来找你。

你总是说，我若是真心爱你就一定找得到你。”天若不禁背脊发冷。她听得出那话中所蕴藏的冷酷，随着他每一步危险的靠近而停止呼吸，她紧闭着眼，恐惧在无边中扩散。

他拥她入怀，纤细而颤抖的背脊紧贴在那厚实的胸膛上，铁箍般的双手也如往常，一手搂住她的纤腰，另一手亲昵地覆在她丰盈的胸上，耳畔再次传来了那危险的气息。

“现在是否证明了我对你的爱，我的怀中之宝，你知道，我为你而狂吗？你的一言一行牵动着我的心，我们之间所拥有的都让我刻骨铭心。所以，亲爱的，别跑、也别躲，因为不论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你！”他边说边将覆在胸上的手探进她衣襟内，亲密地游走在圆润的双峰间，挑逗地爱抚着。

“席……席安……”她呻吟而颤抖地咬着唇。

“当然，你对我所做的一切，更是深烙我心。你知道，我一向不会原谅负我的人，但，你对我又岂只负字可了。如果相思是刀，两年来我的心已遍体鳞伤，这种凌迟的椎心之痛，你教我该怎么处置一个将我的感情、尊严都践踏得彻底的女人，我的怀儿，何不由你来告诉我！”他的目光一凛，双臂随着他的话而收紧。

天若倒喘一声，抚在她胸上的手猛然握紧她一方乳峰，腰际的手更像要折断她腰似的箍紧。天若痛苦她哽着声，泪无言地落下。

他将探进衣内的手伸出，抬起她的下巴，让她仰视他。“别哭，我们之间才开始呢！”低哑的语调依旧轻柔，唯有加诸在身体上的惩罚，现出他的愤怒。

“你……放过我吧！”她啜拉地低语。

“放过？”他奇异地一笑，深沈的眸子望进那双颤动的紫晶之瞳，低头吮掉她的泪，在她眉眼间呢喃。“你怎么会这么说呢？你曾经说过，只要我愿意，你会一直陪在我身边，直到我厌倦为止！看你，多傻！我对你的爱，深到连我自己都害怕，又怎么会讨厌你，所以你一辈子、永远，都只能待在我身边！”“住口、住口！”一句句的话，都像诅咒似的敲在她心坎上，天若再也受不了地转身推开他，掩面而哭。

昔日的誓言竟成今日折磨她心的利器……曾有的情爱已成云烟……他们之间的感情，已成困住她的枷锁！

“我要去找伊丹大哥、我要去找伊丹大哥”受不了他那精神的折磨，转身便要跑离他，席安已从身后再度抱住她。

他轻咬着她的耳垂，昵声地道：“别急，大哥不在皇宫内。近来边境琐事繁多，几天前我已请大哥代我前往巡视，短期内是不会回来了。真是可惜，你好不容易回到了泰坦神国，却见不到他一面。”“你……你故意支开他……”他要她求救无门，席安究竟想怎么对她？抑止不主内心深处涌上的惧意，她在他怀中发抖，两年前那如欲吞噬她般的血红双眼正悬在她眼前。

“看你抖成这样，夜晚的沙漠寒气重，可别生病了。回寝宫吧，来，我抱你。”不待她回答，他便弯身抱起她，神情充满未明的吊诡。

晚膳时，天若坐立难安地看着对面的人，席安边用餐边和她说说着话，

神态自然和谐，仿佛两年分离的时光只是一场梦，一觉醒来就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所面对的不过是昨日的延续。为何？席安在想什么？不杀我？不想报仇吗？真是这样吗？天若暗自苦笑，自己为何总这么天真呢？有什么人比她更了解席安那种“宁我负天下人，莫教天下人负我”的心态。他想怎么处置她呢？背叛国家是残酷的沙刑，那背叛沙漠枭雄的感情，又该接受怎么样的刑罚？眼前的人，一如往常的笑容、泰然自若的平静，几乎是太过平和了。天若的心跳得急遽，她十分明白，不动声色的沙漠枭雄才是最叫人栗寒。因为那双眼透出狩猎者的犀利，唇边所涌起的是锁定猎物的微笑。此时的他仿佛是一潭深水静流的湖，湖面美丽而平静，底下却漩涡暗藏，一旦陷入，将是沈到万丈深渊。

天若没有他如此镇定的功力，尤其对这种风雨欲来的精神折磨，她的手反应着主人的惊慌，不停地将食物洒出，直至刀叉在她过度的紧张下掉到地上，引起了席安的关注。

“怀儿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还是食物不好吃？”“没、没事，我……只是吃不下！”餐桌下，她的手绞到发白。

“吃不下。”他半眯着眼睛，轻声地道：“那就喝点酒，开开胃吧！”他指着她手边那杯以水晶器皿盛装的红酒，赤色的酒液透过晶莹的水晶，鲜红到令人触目惊心。

在他的盯视下，天若忐忑地拿起，浅尝一口，入口的温腥味怪异地令她欲呕。“这……这是什么酒？”“喜欢吗？”席安温柔的笑脸带着一丝诡谲。“这可是特别为你而准备的，酒名叫：背叛者的血！”天若惊愕地看着他，只见他也将靠近手边那杯血红的酒拿起，轻轻地抚着杯口边缘，阴恻地笑道：“你知道对背叛者我向来厌恶疾首，不论是谁都不可原谅。恨不得将他们分筋挫骨、活活吸乾他们的血！我这么爱你，背叛你的人，也等于背叛我，我怎么能让伤了你的心的心的人，安然无事呢？所以罗……”他将酒杯朝她晃晃，摆明这酒的来源之后一仰而尽。

天若当场反胃地捂着嘴，看着放在眼前的那杯鲜红，脑中不停地运行着他的话。背叛者的血、背叛者的血……这、这是小言的血吗？小言真的被带到泰坦神国来了！

“怎么不喝？”他带着令人寒颤的笑容，唇边残余着酒液的鲜红，使他严峻的面庞看来像妖魔般的邪恶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把小言……小言……”她啜泣哽咽着声，无法置信地惊喘着，他真这么残暴？竟杀了一个无辜的小女孩。

席安阴狠一笑站起来，朝她走去。“如果你不喝下这杯酒，难保你的想像不会成真。”他顺手拿起她放在桌上的那杯酒，递到她眼前，几乎是威胁地道：“我最不喜欢有人忤逆我了，只要我心情一不好，什么丧尽天良的事，我都可能会做！”天若颤抖地接住，看着杯中艳红的液体，晃漾地带着一股腥味，她惧悚得无法举杯就口。

“可怜的怀儿，喝不下吗？”席安突然像心疼似的，拿起她的酒杯，揽过她的腰，轻声地道：“来！我喂你。”他举杯喝下，俯下头来找到她的嘴唇。天若极不愿地扭开头，席安刚硬的铁指扳回她，冷酷的双眸透出警告，她只能无助地启开唇，接他灌入的酒，腥躁的气味带着他的惩罚涌入她口中。

就在他放开她之后，天若作呕哽在咽喉，无法咽下。他残忍的笑声再度传来。“怀儿，你如果吐出来，再盛一杯也不是难事，就是不晓得一个人

有多少血可以流？”天若紧掩着唇，硬逼着自己吞下，激动的反胃而令泪水刺痛了她的眼睛，直至那温腻的液体终于沿着咽喉滑下。她怨愤地瞪向他，哭泣地大叫。“你杀了我吧！杀了我吧！这干小言何事？你又何必为难一个小女孩！”席安却笑了起来，猛然一手扼住她的下颏，带着暗哑的声音道：“你感到痛苦、感到难受，至少你还能掉下泪来。你知道痛苦到无泪的感觉吗？你不知道是吗？我尝过，而且是你带给我的，这种痛，刻骨铭心！”说完，他狂声大笑走出去。留下在房中，因他的话而瘫坐于地的天若。

枝叶间筛落了斑斑的阳光，些许的由窗户洒进，点点地照耀在窗户边托腮沈思的天若。

秀挺的眉头凝着一股化不开的忧郁，使得周遭的时光，像是为这道深锁的眉而静止。

未几，她重重一叹，昨天席安逼她生饮血酒大笑离去后，就未再回到寝宫。而今天当她醒来后，就发现寝宫四周布满了侍卫，每当她一踏出门口，必定有侍卫亦步亦趋地相随，一旦她走出寝宫的范围，侍卫就恭敬地请她回去，否则只有请示陛下了。就在这种看似恭敬实则威胁的监视下，她只能待在寝宫里。

一整天席安都未再出现，直到黄昏时，在宫女的服侍下，她才将自己整个人解放在热气蒸腾的浴池里。

这是一座由光滑的圆石所砌成的浴池，四周围栽植着怒放的花卉，纱幔轻掩间透进夕阳余晖，柔染迷蒙的水气，氤氲地在水面上舞动绚烂的光泽。

在热水的轻抚下，天若渐渐舒缓自己紧绷的情绪，藉着水的浮力，她轻趴在浴池的边缘，在这舒适的环境下，她几乎是沈入半睡眠的状态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双结实的手臂将她轻轻地转过身，搂进怀中。天若下意识地拥紧他，将头枕在他颈窝中。她怀念这份男性的气息、喜欢这份温暖的围绕，分离了两年终于再度回到这怀抱中，分离了两年……两年……清醒的意识蓦然撞进她脑中，猛然睁开眼睛想起自己身在何处，却望进一双幽邃中带着几许异芒的眼。

天若骇得赶紧推开他，先前那诱惑的迷咒也因她的清醒而打破，她双手戒备地环住自己，望着眼前与她同样赤裸地站在水中的费席安。

席安看着极力遮掩的她，不禁冷笑道：“在我眼前还需遮掩吗？我们曾经有着比任何人都亲密的关系，你的身体我比你更熟悉。”他朝她而去，双眸始终带着那抹异亮的光芒。

眼前的人，已不是当年那待她深情至爱的情人，现在的他，只是个一心想报复，以她的肉体当泄恨手段之一的恶魔。天若颤抖地后退，一靠到那浴池的边缘，她猛一撑住就想起身，却被席安拉下，跌落池水中。

在水里她被席安紧紧抱住，二人相缠沈到池底，她奋力挣扎想脱离他，他却紧抱不放，片刻，水已经由口鼻呛到肺里，再没有空气，她随时有气绝之虞。而那制住她的人，却不放开，冷漠地看着她痛苦地挣扎。

她震愕地认定他是想杀她了，沙漠枭雄终究是不放过背叛者的！就在他绝望地以为自己终将死在他手中时，席安突然抱着她浮出水面。一呼吸到空气，天若便趴在他肩上猛烈地咳着。

“别急，慢慢地呼吸，否则等一下又呛到了。”席安轻拍着她的背。

天若用力推开他，愤慨地捶打他的肩，哭着大叫。“够了！不要跟我表

演这种猫哭耗子的游戏，前一秒恨不得置我于死地，下一秒却表现得你有多大的心疼不舍，你究竟想怎么样？是一刀杀了我、还是凌迟折磨死我？你说呀！”他只是轻抚着她，不置一言地任她发泄。心情翻涌奔腾，爱她与恨她，在他心中纠葛相缠。他既想冷眼地搅着这一切、想她多受点折磨，可是看着她挣扎难受的小脸，内心反倒比她承受多一倍的痛楚与不忍。

“我们……难道就不……能化消仇恨……吗？”她忧伤她哽声。

席安捧着她的脸，神情沈肃而痛苦。“如果一切只是这么简单，我们之间又岂会走到这地步，我无法忘记你对我所做的一切，但是折磨你，却反令我痛楚难当，怀儿，我真的不晓得该拿你怎么办？”天若伏在他肩上痛哭失声。“你要我怎么做……你到底要我怎么做……”“怀儿……”席安抚着她的头发，无言的情伤折磨着他们两人。

“至少你放过小言，求你，小言跟这件事无关呀！”他长声一叹，并未说话。

“我恨你、我恨你……”天若哭倒在他怀中。

“我知道……”他怅然地低语。

这夜，席安温柔地拥着她，任她哭尽所有的委屈，天若则像将两年的分离之情，尽付奔腾的泪水中。

而自这件事之后，席安整整三天未在天若眼前出现。纵是如此，他对她的防卫却没放松，天若依旧被软禁在宫里，无法和任何人取得联系，更遑论探知小言的状况。

就在她茫然无绪时，今天一早宫女告诉她，席安要在大殿见她。在侍卫的护送下，她缓慢地走着，一颗心因要再度面对他而胆颤地跳动。一种疲惫的痛苦萦绕着她，他们之间这样互相折磨的情况，究竟要到何时？当她穿过繁花中的小径时，下意识地抬头往枫林园看去，竟看到费伊丹熟悉的身影往枫林园走去。

天若惊喜若狂，正要呼叫，侍卫的声音已先传来。“怀儿小姐，陛下正等着您，他特别交代，不允许有任何的节外生枝。陛下的脾气我们担不起，就请您别为难属下。”在他们恭敬却充满威胁的行为下，天若被逼得改道而行。望着伊丹即将走进枫林园，她心中的希望也像随之关闭。不，不行，我如果现在退缩了，要再见上伊丹大哥一面就难了，到时小言不知还要受到多大的苦？想到此，她猛然撞开身旁的侍卫，拔足狂奔。

“伊丹大哥、伊丹大哥……”她放声大喊。却在越过花丛后，见到前方枫林园的出口已无伊丹的踪影。她不敢相信地放慢脚步，来不及了……来不及了，她还是晚了一步？身后的侍卫已追上了她，天若挣扎似的，对着已无人影的前方哭着大叫。“伊丹大哥……”两个侍卫急忙挡到她眼前，制止她做出更进一步的举动。“怀儿小姐，请往大殿吧，陛下已等得心急了！”天若泫然饮泣，只得转过身随着他们往大殿走去，她一抬起头，却看到那抹熟悉的身影，竟站在前方微笑地看着她。

“伊丹大哥……”伊丹就像她在泰坦神国的兄长，再见到他，她有如见到久违的亲人般，万般的委屈涌上，激动地在他怀中哭泣。

“乖，别哭，怀儿，两年不见你还是这么脆弱爱哭，刚才听到你的声音我还真不敢相信呢！”伊丹轻声地安慰她。

“伊丹大哥。你一定要帮我，救救小言，小言是无辜的……无辜的……”天若在他怀中哭道。

一旁的侍卫已抢着道：“宰相大人，陛下在大殿上，正焦急地等着属下护送怀儿小姐过去呢！”“哦？”伊丹看向怀中的天若，后者正眨着泪水，朝他摇头。

伊丹一叹。“你们下去吧！”他挥退两个侍卫。

“可是……”两个侍卫迟疑着。

“就去回覆陛下说，他的兄长请怀儿小姐到枫林园作客，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到枫林园来吧！”说完拥着天若走了。

两个侍卫面面相觑，知道等一下将要面对一场愤怒的火焰。

第八章

枫林园里 伊丹听完天若的叙述后，沉吟地皱着眉道：“据我所知，席安此行只带回你，其他并未有任何随行的女孩。”“可是……”她心有余悸地将血酒的事道出。

“生饮血酒？”伊丹愕然。随即忍俊不禁笑出。“怀儿，你真的相信他说的，席安再残也还不至于天良沦丧到这等地步！”“不，是真的，他疯了……”想起被逼饮下的腥红液体，她恶心地闭着嘴。

“席安在吓你的，不相信的话，就叫门口的那家伙亲自来回答你。”伊丹突然笑着朝门口神秘地道。

维克多俊朗的身形在门口出现，一看到天若讶异的脸，他再也忍不住地靠到门板上大笑。

“我的天呀！我真是越来越佩服陛下了，能玩出这一手，生饮血酒，哈……”他完全笑翻天地捶着门，还朝天若道：“陛下还有没有说，要啃小言的肉、剥小言的皮、抽小言的筋呀！”天若看他那两道眉和眼都已弯成半月形，摆明是在笑话她，她脸红地跺脚道：“是真的，你们怎么都不相信我。伊丹大哥你不能相信维克多，他是帮席安的，才不会说实话呢！”“嘿，好心一点，是我通报你的伊丹大哥回来，否则你接下来可就不只生饮血酒，搞不好是凉拌人筋和快炒人肉，是谁的我不晓得，可以确定的是，绝不是你口中的小言。”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她嘟囔地问，颇不信老爱取笑人的维克多。

“因为当初在北滩的时候，龙顿将那名少女送回去了！”维克多宣布道。

“小言早就被送回去了，那席安他……”她惊讶地张着嘴。

“故意吓个小白痴呀！”维克多自然地接口。

“这么说，那杯酒……”一定也是骗她的，她松一口气。

“这就不一定了！”对这点，维克多正经地道：“陛下做事向来喜欢如真似假，就算不是人血，是猪血、牛血也都还好，万一是猫呀狗的不晓得了！”光听这些也够令天若头皮发麻，反胃作呕。这时维克多突然一击掌，像想起什么似的，恍然大悟地道：“原来就是这样，难怪昨天龙顿养的‘过敏’死掉了，全身乾得像血液被抽光似的。”“过敏？是什么呀！”好怪的名字，她害怕地捂着胸口问。

“一只很胖的老鼠呀！”他比划道。“有猫那么大喔！龙顿饲养多年了，对它就像家人似的，昨天突然暴毙，害龙顿打破了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禁忌。唉，真是人生无常、月有阴晴，大家也只能安慰他节哀顺变。”老鼠，还是

一只大得像猫的老鼠，老鼠血……在旁的伊丹赶紧接住昏倒的她。

“呢，你还真的信呀！”换维克多不敢置信地看着昏倒的她。

伊丹斜睨他。“泰坦神国的君臣素质还真是仅止于此呀！”维克多无辜地耸耸肩。

当天若睁开眼的时候，就看到伊丹关切的脸。“怀儿，还好吧，先喝口水镇定一下。”她接过伊丹递过来的水，目光扫视周遭。“那可恶的人呢？”

“怕你醒来杀他，早先跑了！维克多这家伙就是爱捉弄人，别人上当还没话说，你该很清楚他，居然还会受他的骗！”“我吓傻了，而且他说得像真的一样。”她埋怨地说，觉得自己身边怎么净出这类人，维克多和雷颖两个人都是骗死人不偿命的！

伊丹看着她，温雅的声音带着一抹严谨地说：“很多事我们是不是该仔细地谈谈了，怀儿或者天若，你希望我叫你哪个名字？”天若抿着唇，知道这是自己迟早要面对的，她半垂着眼帘，幽叹地道：“怀儿因他而在泰坦神国重生，这个身份是他所赐予的。而天若来自父母的赐予，有家有亲人，是更真实的存在，我不过是做回了自己。”“所以你舍下了怀儿的一切！”她苦涩地摇头。“我什么都难舍，可是他恨萧家人，而我偏偏身为萧家人。亲情与爱情，我选择前者，失去后者我还有避风港可疗伤止痛；而失去前者的话，我就是个连根都没有的人！”伊丹轻叹地道：“我无法说你错，也无法说你对。事实上你确是做下了一个明智的抉择，然而道义上和情理上你却是辜负了席安，也辜负了我以及所有对你好的人！”天若愕然地抬头。

“怀儿，我还是叫你怀儿，因为我只认得在泰坦神国，我疼惜如妹妹般的少女怀儿。亲情对你是根，而一年的相处你早已融入了大家的心里，众人疼爱你如家人，你的离去又何尝不是带走了我们的根。你从没努力过，就自私地选择了一条牺牲一方的路，这对我们、对席安公平吗？这件事难道只能这样解决吗？”伊丹严肃地道。

面对他的指责，天若无言了，她蓦然地回想，这两年为了她，整个萧家不知投注多少心力，到头来她还是得面对当初她逃避的问题，而两年的岁月更加深彼此的仇恨。她恍然发觉，自己是多么的自私差劲，当初只想到自己不受伤害，而从没想过这样的言行令多少人困她而受苦。

“怀儿，席安曾有过一段感情的巨创，也因而在性格上有很大的缺陷，所以有段日子他的私生活简直是荒唐颓废；但是这一切因遇到你而改变。自从有了你以后，他懂得珍惜、懂得付出感情，也因而抚平了他心中那段旧有的重创。”“是什么往事令他这么痛苦？”她颤着唇问。

“这点得由他对你说。”伊丹直视她。“一年多的相处岁月对你而言，或许只是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，但对席安而言却是将二十多年的感情尽付这一年的岁月中。你让他有寄托、也让他知道爱人，更令他走出阴霾，他将全部的感情与希望都系在你身上，而你的离去等于否定了他全部的付出。”

“我……我该怎么做，该怎么做才能弥补我对他的伤害……”她掩面低泣，至今她才知道自己做了怎样的事。

“怀儿，告诉我，你还爱他吗？”伊丹拉着她的手，温柔地问。

她用力点头。“爱，我爱他，我一直都是！”伊丹微笑地拭掉她的泪。

当天若独自一人走在回寝宫的路上时，脑中是一片混沌的茫茫然，伊丹的话不停地回荡在她耳边……“席安一时间对你是旧恨难消，但是你知道，当年你伤他有多重吗？当初他为了阻止你的离开，而放出法力，结果被天地

之石反扑震伤。很讽刺，从未有人能使他受伤，结果竟是被自己的力量所伤。几天几夜失去意识的他，只是一直叫着：‘怀儿，别走，别离我而去！’他的身、心因你而重创。所以怀儿，此刻该是你重新面对这份感伤、这份爱，以行动和真心来包容！”天若胸口犹如压了无数石块，只感到完全的痛苦与哀伤，她竟曾对他做过这么残忍的事。此刻她好想、好想马上见到他，抚平他一切的痛。

她接近寝宫的时候，宫女、侍卫全神色惊慌地围绕在寝室门外，里面传来了震天怒吼和器皿的摔碎声。

众人如见着救星般，全松了一口气，却也忐忑不安地告诉她情况。

“刚刚在大殿陛下知道你去枫林园后，震怒极了，后来是维克多大人劝住了他，说你一定回到寝宫里来，结果陛下回到寝宫没见着你，又开始大发雷霆。”“陛下正在震怒中，怀儿小姐你进去得小心点。”“还是奴婢再去请伊丹宰相，或者维克多大人来，比较好？”她摇头示意地挥退了他们。手一接触到门，她已感受到这扇门后所传来的危险和怒火。

在昨天之前这愤怒的火焰是令她这么的害怕，而今……门一推开，房中那狂暴的眸光，瞬间锁定她。“你倒是敢一个人回来，如何，去找皇兄哭诉我的罪是吗？迫不及待地让每个人都知道你所受的委屈，是吗？”天若走近他，在他身前一步之距的时候，席安一把扯过她，怒叫道：“说话呀！”她抿着唇，紫瞳盈着泪水，将手放到他的胸膛上，轻抚着那靠近心脏的结实，哽声地问：“痛吗？当初的伤？”席安盯着她，仿佛她在自己咽喉上划了一刀，他握紧她的手，愤怒地道：“该死的你，跟我玩什么游戏！”天若对他的话恍若未闻，只是定定地凝望着他，紫眸湛亮而忧伤。

“玩心机是吗？好，今天不管你耍什么诡计，或找任何人来都没有用。”他突然捧起她的脸，紧绷的声音带着一股邪恶的饥渴，嘶哑地道：“我现在就要得到你！”他以为会看到她惊惶的脸，或者抗拒的举动。没想到那掌中的小脸竟幽幽一笑，反将自己埋进他怀中，低语道：“任何事，只要能抚平你心中的伤痛，我都愿意为你而做！”席安僵住！随即怒吼一声，天若在他的粗暴下被钉到墙上，狂厉的声音在她唇边吹拂。

“哼，抚平我心中的伤害，任何事都愿意做是吗？萧天若，我不需要你的怜悯，你会因这句话而付出代价。”强力的冲击令她咳着声道：“不是……怜悯，我爱你呀！我只想弥补我曾犯下的错。”“爱？你没资格说这个字。”他切齿大吼。“两年前……你绝情地粉碎了我的希望，两年后你还能对我说你爱我，怀儿呀怀儿，你究竟想怎么折磨我？我不会原谅你的，当初你是怎样的绝情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！”席安猛然扯裂自己的衣服，再往她前襟抓去，瞬间撕裂它，当丰盈的胸部展露出来后，身下的裙子也传来清脆的裂帛声，他猛地举起她，壮硕的身体将她紧嵌在他和墙之间，身下他坚挺的欲望用力抵着她。焚身的欲火吞噬了他，也引燃了那爱恨的苗，烧得他痛苦绝决。

激情的风暴在二人间荡开，火热的悸动从她身下某处直窜上来。“如果能让你原谅我，如果这样才能平息……你的创伤，我愿意……”席安眸光一凛，一咬牙，狠狠穿过那层障碍，如刀般刺穿了她！天若惊喘地咬着唇，忍住那逸出喉中的痛苦呼喊，失真的血迹沿着她的腿而淌下……“痛苦吗？现在就算你哭，我也不会停手的！”他紧抵着她，粗嘎的气息在她紧闭的眉目间低喃，他终于占有了她。

紫眸悠然地睁开，轻抚着他的脸，她主动将唇吻上他，在他唇瓣间低

语。“我说过……我的身体……我的心，都是你的……为了你……我不后悔……”席安蓦然震住。神情复杂地望着眼前柔弱纤美的脸，曾有的往事仿佛重叠，令他不禁嘶哑地叫着。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天若温柔一笑，抱住他的颈项。

而席安却抱着她纹风不动，他的一部分还充满她体内。不久，他抱着她到床上，却已不再愤怒、不再残暴；她听见他低语的呢喃，轻缓而沙哑地安抚她。爱抚的手指、炙热的唇舌温柔地梭巡她全身，与她共舞一场缠绵悱恻的梦。

二楼的议事厅里，费席安正听取各个机要大臣所上禀的朝政要事，每个大臣所报告的由他裁决后，交由维克多记录下来。

“各位大臣，没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再上呈的话，今天就到此吧！”维克多看到席安示意的眼神，宣布地说。

众人告退，鱼贯地走出。龙顿却留在原地，一副有话要说，却又犹豫地坐立难安。

席安见状不禁有趣地问道：“龙顿，什么事？”龙顿看向席安，对他所要讲的事有点迟疑，这件事本不该由他说，奈何众大臣没人敢说，于是大家非常聪明地将焦点对准龙顿，用激将法激得他老兄一掌答应的拍胸，决定担下这件任务。

现在这条牛很后悔，却还是讷讷地开口。“陛下……萧……家的老大，萧艾伦已经正式遣派使者来传达讯息，近期内就要拜会泰坦神国，说……要讨论……讨论……”他未再讲下去，席安却已明白了，眸光一黯，起身走到窗前，推开窗户；深吸口气缓缓地道：“终于来了，是吗？”“岂只来了，根据情报这次连光之天使都随着萧艾伦莅临，你上次是怎么惹她的，我不晓得，只知道泰坦神国这下可热闹了。”维克多一副加油添醋似的语气对席安说。

“雷颖……”席安皱眉，随即一叹。“你……就是不肯放手吗？也罢！这才像你傲骨倔强的个性。”“还有，欧诺人近来动作频频，他们埋伏在宫中的奸细也蠢蠢欲动，依我看要不了多久，那些人就会有所行动了。”纵克多接着道。

“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皇宫和陛下的安全。”龙顿拍胸保证道。

维克多瞄了他一眼，对他方才那副不敢开口的模样，嘲讽地道：“我不敢相信一个连话都只敢讲一半的人。奇怪你块头这么大，怎么胆子就没成正比喔！”龙顿脸红脖子粗地瞪他，却无一句话可回。

席安沈吟着，多年前欧诺人就对泰坦神国暗中进行着颠覆的阴谋，近来似有由暗转明的趋势，动作越来越明显，他确实得小心防范。就在席安望着窗外沈思时，天若美丽的情影出现在对面的宫殿走道上，看她似要回寝宫，中途却被停在一旁栏上的小鸟吸引住。看到那朝她啾啾鸣叫的鸟儿，她温柔地朝那几只逗人的鸟儿伸出手，鸟儿也颇富灵性地飞到她手上，吱吱叫着，天若清丽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。

席安看痴了，目光温柔地凝锁住那令他情系一生的女子。他深深地明白，她就像他体内跳动的那颗心，仅有且唯一。

自从那次他占有了她之后，他们的关系已明显地改善，他渐渐放松对她的限制，但依旧无法放心地命人盯着。而她像知晓他的疑虑，平时皆待在寝宫，甚少走出，也从未对他问起有关萧家的任何消息，种种的回应，只求

令他安心。虽是如此，他们之间依旧有着层层隔阂，席安无法完全相信她，而萧家人逼近的事实再度考验着他们，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，那种心被活活挖走的痛苦，他绝不愿再尝到。不论她是怀儿或萧家人，都是他此生唯一的至爱，他绝不能再失去她。

这时有两道黑影在花丛间一闪而过，快得几乎令人毫无所觉，居高临下的席安却看得一清二楚。只见那两道黑影迅速越过层层障碍，每个人手上皆执着一柄在阳光下寒气耀眼的长剑，往正在与鸟儿嬉戏的天若疾冲而去。“怀儿，危险——”情况危及到他来不及作任何反应，只能心惊裂肺地大叫。

突来的警告声令天若一震，快得令她来不及知道发生何事，就见到两道白光充满杀气朝她而来，天若避之不及，千钧一发之际，熟悉的人影倏然在她眼前现身，两道剑光穿过挡在她眼前人的身体里，瞬间，猛然伸手扼住行刺者的咽喉，随着利刃的穿身而扼断二人的脖颈。当维克多和龙顿赶来的时候，就见到这震撼的一幕。

天若惊惧地颤着唇，眼见那替她挡下致命狙击的人，鲜血沿着穿身的剑尖涔涔滴下，当席安转过身面对她的时候，她不敢置信地摇着头。殷红的血丝淌下他的嘴角，剧烈的痛楚令他面色扭曲，却只见他以充满鲜血的手，颤抖地抚着她的脸轻声道：“怀……儿，没事了……别怕……我会保护你……”温稠的血液，从他手上流下了她的脸颊，天若抱住昏倒的席安失声大叫。

寝宫里众人几乎为抢救席安而乱成一团，伊丹、天若、维克多和龙顿，及其他几位大臣全着急地随侍在侧。

“他怎么样了？不要紧吧？”天若难过地问。

“陛下这次伤得很重呀，两道剑伤中最严重的就是穿胸的那一剑，幸好他身上的天地之石会自动以真气护体，否则性命堪虞！”御医沈着脸，小心地检视。

“那他……”“虽然性命之忧，但也大意不得，得休养很长一段时间，且短期内无法再动真气。”“你是说他这段期间内已无法力护身？”伊丹忧心地问。

御医严肃地点头。听到他无性命之忧，众人全都松了口气。御医退下后，天若坐在他身边，看着他虽在昏睡中也因痛苦而皱着眉。她脑中不由得浮起那令她无比椎心的一幕，他浴着血伤势沉重，却还只是担心着她，天若哽咽地泪如雨下。这时在她身后的维克多安慰地拍拍她的肩。

伊丹沉吟地道：“席安目前身负重伤无法施展法力，而那些暗杀者绝对不会就此罢休，看来这段期间皇宫的警卫内、外都要再加强，怀儿，这段期间你不论做什么，都要小心自己的安全，知道吗？”天若颌首，此时在昏睡中的席安，痛苦地喃喃低唤：“怀儿……怀儿……”令众人摇头感叹，伊丹更是喟然长叹，爱若至此，又何苦互相折磨？“我……我去命人传晚膳来……”天若尴尬地想回避，她刚一起身，床上的人猛然拉住她。

席安突然睁开眼，朝她怒声地道：“你又想离开我了，不准走、不准你走——”他紧握住天若的手腕，却也因此更牵动他的伤口，鲜血因他的激动而涌出，众人全被吓到。

“席安，你冷静一点，怀儿她哪儿都不去，你这样会吓到她的，快放手！”

伊丹半哄半骂地道。

“是呀！陛下，你伤得很重，千万别乱动，我们都在这儿，怀儿小姐能往哪儿去？”维克多也赶紧安抚地道。

“席安……我会陪在你身边的，你别激动，这样对你伤口不好……”天若被他握得手腕几乎都快折了，面对他突来的狂飙令她完全不知所措。

“住口！我不会相信你，别以为我现在受伤无法管得住你，就有机可乘，你敢再逃的话试试看，我”顾不得重创的伤，他怒吼大叫，过度激动下他剧烈地咳起来，更因牵动伤口而令他痛得咬牙。

“席安、席安，你不要这样”天若突然抱着他痛哭失声。“我知道你因自己的伤而愤怒，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在那一刻危急存亡间，我谁都不想、谁都不叫，我只想到你、只想到你呀！你能感应到的对不对？除却了仇恨，我们总还拥有共同的回忆，是不是？请你相信，我会在你身边的、我会的……你要我怎么做我都依你，只求你好好养伤、别再激动，你的伤口要是恶化了，有个什么万一你要我怎么办……怎么办……”“怀儿……”他安静了，尤其被她拥抱着的感觉是如此舒适美好，但他还是不得不轻声地叫了。“怀儿……好痛呀！”“呃，对不起！”意识到他受了伤，她赶紧放开。

“不，别离开我。”席安赶紧拉住放开手了她，双目望着她嫣红的面颊炯炯发亮，他嘶哑地道：“怀儿，来！你躺在我身边。”“这……”他身负重伤，尤其众人的目光全看向她，对他这个要求天若羞得不敢允诺。

见她面带犹豫，席安又火了。“你不愿意，那表示你方才的话全是骗我的，还说什么都依我，连这点要求你都不答应，要我怎么相信你！”“不是的，我……”见他又生气了，天若急忙想安抚他。

此时的席安除了受伤行动不便外，更因无法自在地拥抱她而烦躁，是以对要求的事一得不到回应，竟像小孩般发怒、撒野。

维克多清清嗓子，附在她耳边，却故意以每个人都听得到的音量，诡笑道：“怀儿小姐，陛下的健康关系着整个国家的未来，为了国家、为了人民，你就牺牲奉献，为国‘捐躯’吧！”天若当下羞红了脸，怨怼地瞪着他，他却咧着牙齿笑嘻嘻地看她。

“好了，别再为难怀儿了，既然席安没大碍，我们就先出去了。”伊丹简直为这对欢喜冤家又好气又好笑，其他人见状也知趣地告退。

而伊丹走到门口却又折回来，拍拍天若的肩膀道：“怀儿，我这弟弟难缠，但是为了大局着想，就请你多担待点，毕竟这份为国‘捐躯’的荣耀，也只有你能胜任。”“伊丹大哥”天若没想到伊丹也会调侃她，跺着脚，脸红得几乎埋到地上去。门口的维克多听到，当下笑弯了腰。伊丹也抑不住笑意地走出去，看见她娇嗔的表情，他可明白为何维克多这么爱损人。

众人出去后，天若才发现躺在床上的席安一直凝锁住她，他朝她伸出手。

“怀儿，来，到我身边来……”温柔而沙哑的声音召唤着她，那温柔的神情一如当年，是那将她捧在掌上爱若至宝的男人。天若的心悸动着，握住他的手，任他牵引着走进他怀中。闭上眼她听着那稳健熟悉的心跳声，无声地落下泪来，这一次她知道自己终于真正地回到这属于她的温暖怀抱。

“别哭……”抚着她的头发，席安吻着发丝轻笑。“我现在是有心无力，不会真的要你‘捐躯’的。”他竟拿维克多的话来取笑，天若大发娇嗔。“你

明知道人家不是为这件事，还帮他取笑我，你们君臣俩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！”席安为她的话而笑，却因此牵动伤口，忍不住呻吟。

天若急忙抬起头，忧虑地问：“是不是我碰到你的伤口，我看我还是下去坐着好了！”说着就要起身，席安的手臂却圈锁住她，不让她起身。

“不，别动，就这样待在我怀中，静静地，听我说一段往事！”天若感觉到他声音中的落寂，便一动也不动地任他围在怀中，静静地听着。

席安悠悠地一叹，空茫的声音显得遥远。“七年前，在我还是太子的时候，曾喜欢一个女孩，她叫巧柔，巧柔本是罪臣之女，我因见她气质不俗，才赦免她，将她留在身边，更重要的一点是……她不会说话。”“哑女！”天若惊愕。

席安凄楚地一笑。“当时的我只想找个女人在身边，说是情妇或者发泄性欲的对象都行，而宫中那些长舌谄媚的女人令我厌恶，巧柔的无言正是我最满意的地方了。”他的目光落在空中的某个点。“巧柔是个善良的女孩，她一如其名乖巧柔顺，侍奉我小心翼翼，对我一切暴躁的个性和言行全都逆来顺受，绝不会有任何违逆我之言，而我对她所奉献的一切是觉得这么理所当然，从不觉得有什么错。但是曾几何时，我的目光开始下意识地搜寻她，在角落中我总能发现一双大大的眼睛微笑地望着我，怯怯的身影烙在我心中。我明白自己开始喜欢上她了，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。天呀！堂堂的泰坦神国皇子竟会喜欢上一个罪臣之女，而这样的感情也令我害怕。于是我开始疏远她，甚至恶言相向，对我的转变她惊慌失措，但是这一切的委屈她全含泪忍下，那双眼依旧深情地望着我，这更让我深感罪恶。”天若抬头望着他，眼前那深邃的眸子充满了痛苦。

他继续道：“我和巧柔的情况随着时间而越见紧张，直到有一天她昏倒了，御医诊断后，我才知道她怀孕了，这个消息对我无异是晴天霹雳。我开始怀疑她是个耍心机的女人，和其他女人一样想以怀孕来要挟我。我咆哮地吼她，一个哑女也想飞上枝头当凤凰，愤怒地要她把孩子拿掉，她吓坏了，急忙跪下来哭着求我、跟我磕头，表示只要孩子安全地生下来，要赐她死或者流放边境她都无悔，而我……竟然残忍地推开她，拒绝她一切的要求！”席安的声音出现了一股抑制不住的悲凉，为当年的巧柔感到哀伤。“第二天她失踪了，我疯狂地寻找，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可是整个泰坦神国都找不到她，这时我才知道她在我心中的地位有多重要。我每天对着天空呐喊，只要她回来，我不在乎世俗的眼光、不在乎身分地位，可是她始终没出现在我眼前。半年后，我在边境一处贫民窟中发现了她。当时的她神智涣散、瘦到几乎形销骨立，却挺着偌大的肚子残喘地活着。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人，是曾伴在我身边的佳人。”天若惊喘，为他当年的无情和巧柔的遭遇而震撼。

“后来我才知道她离开我的时候，在沙漠中遇到了匪寇，那群人……轮奸了她！她整个人因这件事的冲击而精神崩溃，婴儿早已胎死腹中，而她还天真地以为自己要生了。我将她接回来后，日夜守在她身边悉心照料她，但是那双空洞的眼无憎也无爱，只是茫然地望着我，像在指责我的罪！直至她临死前的那一刻，她仿佛清醒过来，望着我不停地落下泪来。

我哀痛欲绝地抱紧她，她摊开我的手掌，在我的掌心颤抖地写下‘为你，无悔’，而后死在我怀中。”他暗哑地哽着声。“当时不论我怎么哭喊都唤不回她，深情的眸子已永远闭上，至此，我才知道我失去了什么。一份真情真爱被我虚伪的无知扼杀掉。”天若怔在他怀中。“为你，无悔”，难怪当

席安占有她，她对他说出这句话时，席安会蓦然震住，这句话对他是多么不能承受的往事之痛。

席安哀绝地道：“这份逝去的情像在我心底开了一个洞，我变得愤世嫉俗，恨一切世间的法规。我坐上泰坦神国王位后，我让自己在忙碌与糜烂的生活中麻痹，但是每当想到往事，无边的空虚与痛苦总是紧跟着我，没想到当我拥有权力与名利之后，我的心依旧独饮这世间的凄凉。”他突然捧着她的脸，深邃而痛苦的眸子，望进她那双紫潭深处。“直到我在沙漠中遇到了你，看见你时，我震讶不已，你跟巧柔是如此的相像，个性、外型都令我彷彿看到了她，而你也丧失了记忆，在次令我感觉这是上天赐给我的。但是，怀儿，我从没将你当成她的化身，你们虽像，却又全然不一样！巧柔太傻，为我这样的男人付出，对她太不公平、也太不值得，她那几近伟大的情操，令我汗颜，对她，我是愧疚多于爱情！当我遇见和她相像的你，进而对你动心时，我告诉自己，这次我要懂得爱人、懂得付出感情，绝不再让这段情溜走，我小心翼翼地维护，有过一次的感情创伤令我明白真爱难寻；因为难寻，所以我更珍惜地付出一切，呵宠地将你捧在手中，深怕有任何闪失，结果你是怎么回报我的？对你，我已不可自拔，怀儿，别再离开我，再度失去你的话，我会死！”“席安、席安，不会了、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况了，我会在你身边陪你、不会再离开你了，你的怀中之宝一辈子都会伴在你身边的，席安……”天若捧着他的脸，主动吻上他的唇，为他声音中的伤害感到心痛。

席安移动唇回应她，在她唇齿间哑声地笑道：“你再这样挑逗我，真的会要你‘捐躯’喔！”天若撇撇嘴。“你要有力气就来呀！色魔就是色魔，伤成这样还只想到那件事！”“好丫头，趁我伤重动你不得，就这么欺负我，小心，等我伤好，看我怎么治你！”他拧拧她的鼻子。

天若笑着再偎到他怀中，未几，两人相拥睡去。

第九章

天若坐在水池边，望着立在两旁的石狮子，宏壮的水柱由狮子口中喷出，倾泄而下，在半空中形成弥漫的水气，蒙蒙地布在水面上。

她有些感叹地朝旁边的伊丹道：“这一阵子，我和席安表面上看来似乎好了点，但是我明白他心中一直不能原谅我离他而去的事。”“为何这么想？”伊丹轻声地问。

“我感觉得到，哪怕我们的关系有再好的改善，他终究对我怀有心结。”伊丹道：“当年席安觉得你始终不愿放开心怀去相信他，这令他耿耿于怀！”怀儿无奈地叹道：“当初我的身分是这么敏感，简直是犯了席安的大忌，我没这份胆量将事实托出。”伊丹莫测地一笑道：“怀儿，你想过吗？一个能安定泰坦神国内乱，且将整个国家带向繁荣之景的人，他的智慧、能力自是不须赘言，这样的人有可能连一个少女的来历都查不出吗？”“伊丹大哥，你这话是……”天若睁大了眼，像第一次正视到问题。

“你当真认为他救你时，对你的身分一无所知？”看着她天真的模样，伊丹感到这两人实在有意思。“你不知道吗？当初他救起你时，你手中戴着萧家的家族戒，光凭此就可证明你与萧家脱不了关系。维克多甚至当场直断

你是萧家之女！”“族徽戒！”天若这下可真的想起了，当初她手中的确戴着萧家的族戒，光是手中的族戒就可证明她和萧家的关系。“那为什么……”她惊愕极了。

“席安从没说过是吗？这就得问席安自己了。”伊丹笑着看向前方碧泉涌动的清澈，颇富深意地道：“你和席安总喜欢将话藏在心中，却都希望对方能明白自己。而你们的心就好比两把琴，所弹的音只有自己知道，若不能和鸣，又怎能互诉衷曲，永远也只能靠揣测来猜疑对方，想当个知音人的话……”他突然神秘一笑，朝天若低声地道：“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你会发现会咬人的狗，是不会叫的！”当她听完这些话时，沈思的表情充满严肃。望着她离去的背影，伊丹不禁有些担心，他这一招是帮了席安，还是害了席安？他摇头一叹，起身欲离去，就在此时，突然有两条黑影从旁窜出，迅速地从背后制住他，一把匕首冰凉地抵在他咽喉上。来人沉着声道：“想活命就老实回答我的话，否则这把匕首马上割断你的喉管。”“你们想知道什么？”伊丹镇静地问。

“你们国王抓回来的萧家少女在哪儿？”“萧家少女？你们要找天若！你们是萧家人？”“废话少说，萧家少女在哪儿？”“三哥，这家伙似乎想拖时间，直接给他一刀算了！”另一个人已显不耐。

持匕首的主人像在考虑这个建议似的，将匕首更逼近伊丹的脖子，刀刃甚至已陷进肉里，眼看就要划下去……“德蒙、丹青，别闹了，你们看不出对方一点都不怕吗？”一个有力的声音打断这一幕。

“不怕！真捅几刀，让他半死不活的，看他怕不怕！”萧丹青威胁地说。

“是呀，二哥，反正一时也没那么容易找到天若，拿个人开刀，玩玩也好！”虽是如此说，萧德蒙还是收起匕首。

“那你们就错了，她刚刚还在这儿呢！”伊丹摸摸脖子看向身后的人。

“小妹刚才在这儿！哦、天，错过了！”德蒙、丹青可惜地叫道。

萧伟凡直接看向伊丹，心中有数地行礼过。“舍弟方才失礼了，泰坦神国的宰相大人。”“宰相！这家伙就是泰坦神国有名的监国名相，费席安的哥哥！”“天呀！沙漠枭雄的兄长，怎么长得一副书生清秀模样，看起来比费席安还小。

德蒙、丹青，两人讶异已极地打量伊丹，难以置信。人高马大、精狠干练的沙漠枭雄费席安，竟然有个看来这么幼齿无伤害性的老哥？“住口，不得无礼！”伟凡责备两个弟弟。

伊丹不以为意，微笑地道：“你们是天若的兄长吧！的确也该是我们两家人敞开心结好好谈谈的时候了。”

这时房里的席安因醒来看不到天若，正发飙怒责周遭的人。

“出去！全给我滚出去，马上将天若找来！”他怒声大吼挥退其他人，众人似乎就等这句话似的，马上全跑光了。

就在侍从出去之后，天若推门进来 “你去哪里了？”一见到她，席安忿怒的声音劈头杀来！自从他卧伤在床，不宜随意走动后，都由天若照顾，只要一看不到她，他就发飙！

天若迎视他，明亮的紫眸里有一丝奇异的光芒。

“过来！”他怒声地道。

她也如往常一般顺从地走过去，看着他怒气腾腾的脸，伊丹的话不禁

浮现在耳边……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……会咬人的狗是不会叫的……会咬人的狗是不会叫的！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席安对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吓我、耍我而已吗？他当初真的早就知道我是萧家人吗？天若神情复杂地走到床边，席安一把将她拉到怀中，在她耳边粗嘎地说：“我还没解除你的禁制，以后不可随意离开，知道吗？”天若沉默地瞪着他，席安捧着她的脸。“何时你会用这么叛逆的目光看我。”说着吻住那两片柔嫩的红唇，另一手则习惯地往她柔软的女性胴体抚去。这一次天若在他怀中用力挣扎，席安却不理，更放肆地想脱下她的衣服。

“住手！”她的红唇一挣离他的霸道，马上用力推开他，迅速地跳离床上，拉着被扯乱的衣服，退到一个安全的距离，像在防范他随时会伸过来的狼爪。

她的举动让席安冷声一笑。“新游戏吗？在我们经过这么多以后，你现在才跟我害羞，不觉太晚了吗？”他从床上下来。

天若不理他的嘲弄，声调隐含着奇异的高亢。“我有事想问你！”“怀儿……”席安挑眉，似乎发觉到了她的异样。

“别叫我怀儿，我叫萧天若，是萧家人！”她突地激动大叫。

席安这下真的感到不对劲了，平时温婉柔顺、几乎不曾反抗的她，今天竟有这般一反常态的举动。

“你知道，你一直都知道我是萧家人！”她深呼吸，有种长久被欺骗的愤慨。

“这好像不是秘密！”“我说的是……当年你救我的时候，就知道我是萧家人，是不是？”席安闻言，冷笑道：“萧家和泰坦神国向来是宿仇，就算是为了生意需要，萧家人也甚少进入北方沙漠地带。而当年却为了找一个女孩，不惜冒险数度深入北方大漠，这么浩大的壮举，我要对你的来历再不明白的话，那我这沙漠枭雄的宝座当真要拱手易主了。”她傲然地道。

“你混蛋！”一声娇叱的怒骂，伴随着一只丢过来的茶杯打中他。

花园里，萧家三兄弟全一起张大嘴，惊愕地听伊丹诉说后续的发展经过。

“你……是说，你已经跟天若说明，费席安当初早就知道她是萧家的人？”伟凡强调地问。

伊丹点头。“她似乎一直以为席安是因这件事而不谅解她，再加上她当初的离去，令她一直抱着赎罪的心态，我不忍心见她这么内疚，也不愿见他们两人再这么猜测下去，所以我就据实以告了。”萧家三兄弟面面相觑，脸色变得颇为异常。

“好可怕，我看惨事要发生了！”丹青看向德蒙，后者赞同地点头。

伟凡看着伊丹道：“其实我们都明白费席安对天若的执着，再加上天若也不能忘情于他，所以大哥要我们先来看看情形再做定夺，而他和雷颖正随后赶来，现在……”“怎么了？”伊丹不解地看向他们。

“你好像还不太明白我老妹的个性。”“天若的个性？”伊丹不明白他为何有此一问，依旧笑着回答：“她温柔婉约、清丽可人，最难得的是……”“你听过萧家之虎吗？”伟凡直接打断他问道。

“萧家之虎！你是说你大哥萧艾伦吗？”萧家的老大艾伦在当今也是威名显赫的人物，听闻曾有人赠予萧家之虎的封号。

“唉，虎是要发威的，我大哥哪是虎，他根本是老奸巨猾的老狐狸！萧

家之虎指的是我家五妹，萧天若！”伟凡叹气纠正。

“天若，萧家之虎！”没搞错吧！伊丹真的吃惊了，温柔的天若怎么会是萧家之虎？”“没错！可别看天若平时乖巧柔顺，一旦犯到她，真正发起飙来，可够你受的了！小时候她最讨厌人家拉她的头发，可还是有两、三个捣蛋的小男生去闹她，结果……”伟凡一顿，摇头。

“怎么样了？”在伟凡那种富有玄机的表情下，伊丹也感到不对劲了。

伟凡再次一唤她说：“她当场跟三个男生开打，一个女孩对上三个男孩，自然是讨不了好啦，但是对方挂彩的程度绝对比天若严重。大哥闻风赶来抱她的时候，她还拳打脚踢地怒骂呢！”“这一幕可吓到随后而来的长辈们，平时看来柔柔弱弱的小妹，凶起来居然这么悍，真是应验了‘老虎不发威，拿我当病猫’这句话，所以萧家之虎的称号由此而来。”丹青接着道。

“当时因为大哥抱着她，这句封号传出去以后，世人都以为是说我大哥，事实上‘萧家之虎’指的是天若！”德蒙也插进来说。

伟凡看着伊丹，对方显然对这项刚得到的讯息还有点茫然，伟凡拍拍他的肩膀，道：“你明白吗？天若是属于那种只要你不触到她的眉角，她绝对可爱善良得像个天使，一旦惹到她嘛……唉！”伟凡往皇宫的方向看去，同情地说：“叫你弟弟自求多福！”伊丹也看向皇宫的方向，认同地说：“那我们只有祈求上天保佑他们两人，因为席安绝对是那种遇强则强的个性。”“好可怕！”四人有志一同地看向皇宫的方向，心中有共同的感想，却没有入想走进去阻止即将发生的事。

“搞什么！”席安捂着闪避不及的额头，愤怒地瞪向肇事者——萧天若！

“听着……”她整个人都像被火烧起来般，双目灼亮地怒视他。“从今天起我不再逆来顺受，也不再卑躬屈膝，你这卑劣的小人，今后你敢对我有任何不当的言行，我都将反抗到底！”“你敢这样对我说话？”他大怒。

天若自落入他手中以来，对任何加诸在她身上的折磨、羞辱，始终无言地承受，像只畏惧的小猫不曾有任何反抗之举。

偶然见到她眼底所流露出来的忧伤、难过，虽令他万般心疼不忍，但是报复的快感很快掩盖过理智，只要一想起当年她狠心地砍断桥绳，头也不回地离他而去，他整颗心都冷了起来。

“这段日子，我任你予取予求，甚至任你……羞辱、欺凌……”她闭上眼，想起那令人脸红难堪的一幕幕，继而咬着唇道：“不管你如何的报复，我始终未曾反抗，那是因为我知我是我错了，当年我不该连努力都没有就选择逃避，但是既然你早已知道我是萧家人，为何不说呢？当我恢复记忆时，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？每天挣扎在怕你知道、又怕总有一天要和你敌对的痛苦中，一切都只因为我身为你最大的对头天敌——萧家人！”“我不说，是因为我还不敢确定，况且当时的你尚未恢复记忆，我怕逼你太紧让你害怕，但是我相信你，我一直以为等你恢复记忆时一定会告诉我，我是这么信任你，结果你以什么回报我！”他也指责地回道。

“够了！不用说得如此冠冕堂皇，当时的你，动辄就在我面前誓言要铲除萧家，简直是拿着一把刀架在我脖子上，还寄望我坦诚相对。你残酷的一面我不是没见过，对一个你深恶痛绝的萧家人，怎么可能有任何信任、和言之色。哼！我看你真正目的是想让我陷入感情的漩涡中，好让我在亲情与爱情中痛苦矛盾，不知如何选择，因为你恨萧家人，你要报复，而我就是你最

好报复的对象！”天若开始觉得如此。

“住口！不准你这么说，永远都不准你这么说我们俩的感情。”他声色严厉地朝她走去。“我或许是世人口中的暴君、霸王，对背叛者更是残忍地施以酷刑，那是因为那些人在伤害我的国家、我的人民，我绝不能原谅。而对萧家只属我个人的恩怨，对你的感情更是真，况且当初轻言放弃这段感情的人是你，是你选择离开了我！”她当初无情的举动，已成了他心中永难忘却的伤害。

瞪着已走到眼前的他，天若冷嘲地说：“我怎么能不走？人家都已经说要杀光萧家人，摆明那把架在我脖子的刀随时可以杀我，还要我不怕死地留在你身边，你的要求真高，可惜我没这么伟大的情操，达不到你的期望，算了！事已至此，想怎么说都行！总之，我是不会再忍气吞声地留在你身边了，只要萧家的人一来接我，我马上就跟他们离开。”“你敢！”席安怒火中烧，愤而攥住她的下巴，咬牙切齿地一字一字进出。“萧天若，你只要敢再一次离开我，就不要怪我真的对你使出非常手段，到时候就算断你四肢，我都要留下你，沙漠枭雄的残虐你领教不起。”天若迎视着他骇人的威胁，无惧于那几乎要捏碎她下颔的力气，冷笑道：“我都忘了你对背叛者有多残忍，轻者挖眼割舌，重者残废肢体再处死，总之就是不让对方好死。但不知我这个罪恶滔天的背叛者，是该领教哪一条刑罚？或许你比较喜欢将我的肉一寸寸地割下来喔，哼！我萧天若不是被吓大的，你只要敢动我一下，我会让你见识什么是最没教养的女人！”席安神色凛寒地低头在她耳边道：“我从不晓得我的怀儿这么勇敢，只可惜你说的是国法，我说过与萧家纯属我个人的恩怨，所以你背叛的是我个人，想怎么处置你随我，而对你……”他突然揽住她的腰，暧昧地低喃。“我有太多的刑罚想用在你这可爱的身体上，相信我，这些刑罚只有我能用，足够让你欲生欲死……明白吗？”天若双手抵在他胸口上，笑谑地道：“哟，我好怕喔！因为我很难明白变态者的心理。

不过，现在是在比威胁吗？那我就再奉送一句，只要我少一根寒毛，倾萧家之力，大哥也会不惜一战！”“与萧家一战，值得期待！”他眯着眼，既是挑战，他接下了。

“谁怕谁！像你这种只居高位的皇宫贵族，大概还没人给你挫折受吧！”

“该小心的是你这种娇生惯养的富家女，还不知道战场上的可怕！”席安抱紧她，将她紧压在自己身上，紧张的呼吸在二人间传递。

“那就试试看，你这攻于心计、狐假虎威的小人”天若充满怒火地说，再也受不了他这种蛮横的作风。

“我攻于心计、我是小人”他大吼。双手抱得更紧，几乎将她腰骨压碎。

“难道不是，当初你明明知道我是萧家人，却故意欺骗我的感情，现在又挟持我，是你没理，还这么嚣张！”“我欺骗你的感情、我没理”为了她扭曲真相的话，席安快气炸了。“什么时候你变得这么无理取闹！”“你才不可理喻咧！”天若大叫，在他怀中奋力地挣扎，双手甚至往他颈子上抓去。

“萧、天、若！”怀中的她简直像只张牙舞爪的猫。

“费、席、安！”她以同样的音量回敬，怒叫。“干么！现在是不是在比大声！”就在这充满火气、紧绷的时候，外面的敲门声响起“放手、快放手！”天若用力地捶打他，席安依旧不放松紧箍在她腰上的手，她往他手臂毫不留情地咬下去。

就在他愕然的时候，天若马上推开他，朝他大叫。“可恶、可恶，你最可恶了！”之后转身跑了出去，一打开门，和刚要进来的维克多擦身而过。

“怎么了？第一次看到怀儿气成这样！”维克多看着跑出去的天若，颇感新鲜，这种情形倒头一次见到，每次天若和席安对上，都是逆来顺受，委屈得令人心怜的模样，更别说对席安做出任何大吵大闹的言行，怎么今天这么意气风发。

站在房中的席安背对他，动也不动。

“干么呀！你也被吓到啦！”维克多奇怪地说。

“她出去了？”席安声调怪异地问。

“早跑了！”这时席安才抱着肩膀的伤口，揉着手臂上的齿印，疼得坐到椅子上，冷汗直冒地咬牙叫道：“该死的丫头，故意的，居然猛捶我的伤口，还咬我，她想谋杀亲夫！”维克多见他痛苦的模样，再看到他脖子上的抓痕，和手臂上的齿印，不得了地啧啧摇头道：“天呀！真是明显的杰作，能在沙漠枭雄身上留下这么特殊的印记，六大名人录可再排一人上榜了，我看沙漠枭雄最残配上萧家猛雌最悍，你说称不称头呀！”“少在那儿给我说风凉话！”席安瞪他一眼。

“由此看来她是真的发飙了，不过你充什么英雄呀，痛就叫她住手呀！”

“不……不行，这丫头好像知道我绝不会对她怎么样，越来越不怕我，都快爬到我头上来嚣张了，怎么还能在她眼前示弱？”“拜托，堂堂一国之主，你跟她赌什么气，逞什么英雄！”“什么赌气、逞英雄？你要明白这是男人的尊严，是好朋友和忠心的属下，就应该替我想办法，扳回颜面！”“求求你，不要每次公、私两顶帽子都一起扣到我头上，简直是害我进退两难！”维克多受不了地道。

门外的天若气唬唬地边走边咒骂，还一边踹墙角出气。

她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孩子气，心中甚至赌气发誓一旦家人来了，二话不说一定跟家人走，原本对这段感情，她已决定付出最大的心力来弥补自身的过错，现在，不管席安有何想法，不管这段感情最后会是如何，她全不想理了。讨厌、可恶，臭席安、死席安，以后怎样我都不管了！

“怀儿小姐！”身后传来叫唤的声音，她不禁有些尴尬自己幼稚的举动被撞见，虚咳几声，转头看见朱利子爵站在身后。

“我有事想跟怀儿小姐私下一谈。”朱利神秘地道。

“这里就能谈了，有什么事，你说吧！”严格说来天若不太喜欢这个人，此人除了目光游移不定外，还经常带着一种狡狴的神情。

“这里……”他犹豫着。

“不说的话，我走了！”说罢，转身就走。却猛然一双手从背后伸来捂住她的嘴。

房中还在与维克多谈论事情的席安，被突来的尖叫声打断。

“怀儿！”席安一惊，和维克多马上冲出。

第十章

席安一冲出，身旁目睹的宫女惶恐地告诉他发生的事情，席安脸色大变，拔身追去。

“你伤还没好，小心有陷阱呀！”随后追出的维克多急得大叫，奈何他话才刚说完，席安的身形就已消失在前方。

“来人呀！快去传报宰相，带人支援！”他匆忙下令，便紧追其后。

到了皇宫门口时，一个侍卫快速地跑来报告。“龙顿大人已经追上了陛下，现下正在城外一里之地。”皇宫城外，漫天的黄沙扬起，一里外的沙丘

席安追到城外时，朱利已骑上预备好的马往大漠奔驰而去，席安追之不及，再加上负伤使得他无体力施法拦阻，便跃上高丘俯瞰下方的举动，望着前方那疾奔在沙漠中的人影，他目光一闪，沈声地朝身旁的龙顿道：“龙顿，将弓箭拿给我！”“弓箭？”龙顿随即明白他要做什么，忧虑地说：“陛下，这样做太危险了，你负伤在身，况且一个不好就会伤到天若小姐，还是……”“废话少说，快拿来！”他怒叱。

如今的席安满腔的怒火有如暴发的山洪。他恨自己当初早已知道朱利就是潜藏的内贼，却为了引出幕后的主使人，才没马上杀了这狗贼，结果害得天若身陷险境，而今，天若如果受到任何伤害，他永远不会原谅自己。

接过龙顿递过的弓箭，他忍着肩上的伤搭上箭拉开弓弦，朝前方的人影瞄准。

“陛……陛下，小心呀！”从来都没对主人的能力产生任何怀疑的龙顿，在这危急的一刻，不禁担忧地出声提醒。

汗水从席安额上滴下，肩膀的伤口也因强大的施力而再度裂开，血不停地渗出，他咬紧牙关，忍受剧烈的痛楚。这箭射出，若有任何偏差都将危及到天若，可是现下唯有一赌了，箭矢锁定猎物后，他心中无言地道：“怀儿，如果失去你，我也不会独活！”他一放手，一道疾速的箭影破空而去。

席安和龙顿高悬的心直到看见朱利中箭从马上摔下后，才松了一口气。龙顿高兴地大叫，席安忍着伤口的剧痛，正想下去救和朱利一同摔落在沙漠上的天若时，一阵尖锐的冷嘲声传来——“可怜呀，沙漠枭雄也有落难时。”随即跳下二、三十个彪形大汉，杀气腾腾地围住他们，每个人目光精锐如刀，眼珠子还带着些许暗色的青光。

龙顿赶紧护在他眼前。

“费席安，你也有任人宰割的一天！”一个双眼更加妖诡的人，显然是这群人的领导者，带着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斜睨他。

“哼，想取我的命，只怕你们还不够看！”席安冷冷地道。“不过话说回来，也只有欧诺人才会用这种卑劣的手段，不是吗？魔祭师的儿子。”费席安道破来人的身分，对方愣了一下，随即诡异地笑道：“不愧是沙漠枭雄，能一眼看出我是魔祭师的儿子，没错，我就是古亭的儿子西邪！”魔祭师古亭的儿子？龙顿心头一惊，暗叫不好！

古亭是六大名人中最老、最神秘的人，传闻他已有百岁之龄，魔法修为已臻神化，且由于老来得子，使他后半生的心血全栽培在独生子身上。魔祭师的厉害自是不用多说，但不知他的儿子有他几分真传？眼前的敌人颇为棘手，这虽是泰坦神国的地盘，奈何龙顿为了追上席安，来不及带人马支援，虽有命人回去传报，却不知随后的人马是否来得及救援。

“纵然你是古亭的儿子，凭你这黄毛小子想取我命，只怕还不可能，叫你父亲来会比较有看头！”席安不屑地道。

“尽量嘴硬吧！五年前你父亲也是这么狂傲、自以为是，结果证明他没活下来！”西邪语带玄机自满地说。

“我父王！”席安语气如冰。“果然是你们做的。”“你毫不惊讶！看来当初所用的手段没骗过你嘛！如你所想，当年杀你父王的确是我们欧诺人。原本想嫁祸萧家，让你们双方挑起战端，好让我欧诺人坐收渔翁之利，可惜你太精太沈了，明着对萧家充满恨意，私底下却将我埋伏的人马铲除殆尽，能忍得下这么多年的时间来逼主谋现身，不愧是沙漠枭雄，有这么深的城府。不过，你的好运也到此为止。”西邪得意地狂笑。

“你就这么有把握杀得了我？”席安冷冷地看着他。

“就算杀不了你，也有最好的人质在手上！”西邪的目光指向前方昏倒在沙漠上的天若，狂妄而自负。“有了她，还怕牵制不了你和萧家吗？”原本冷静的席安一听，双目突如电光迸然一闪，像要喷出火来，极怒地道：“你敢碰她一下，我会要你死无全尸。”西邪轻蔑地上下扫视他，鄙夷地道：“以现在的你，只怕是自身难保吧！不过，放心……”他突然暧昧地抛下一句话。

“你死了，我会帮你好好疼爱萧家女儿，毕竟能有西方萧家这个强力的后盾当姻亲，也不错，而且能让沙漠枭雄这么喜欢的女人，想必是个不错的货色，啧啧，光想就让人兴奋……”他淫邪地说。

“你这畜生，有种对我而来”席安狂怒地朝他冲去，西邪的人马挡住他。

“陛下！”龙顿大惊，赶紧护在他前面。

西邪冷声地说：“这些人可都是为了取你的命，特别挑选出的一流杀手，各位，能杀了他的人，回去后，我重重有赏！”说完转身就离开，往沙漠上走去。

席安怒声大吼，猛然一把制住最靠近他的敌人，夺下对方的刀刃，刀光一闪，两个欧诺人马上被割开咽喉，鲜血狂喷。

“让开！你们这些杂碎”他狂乱地砍杀，想杀出重围，好冲出去救他心爱的人儿。

身旁的龙顿也在重重的包围中奋勇杀敌，心中担忧主人负伤的身体撑不下这样的久战，只希望支援的人马能急速赶到。

霍霍的刀光、飞溅的鲜红，在席安杀红的眼和暴怒的脸庞中交错而过。冷静的理智、沈稳的心绪已全远离他，此刻他的眼中只见到前方的沙漠，西邪已带走了天若。“不！谁都不准带走我的怀儿”席安疯狂地大吼。就在他分神的时候，敌人的利刃已刺进他体内。“陛下”龙顿惊恐地大叫，而随后杀上的敌人，无情的刀剑再度往席安身上砍去，龙顿赶紧扑在席安身上，替他挨下那随之而来的穿身之剑。

“龙顿”席安搂着他连退数步，望着属下伤口涌出的鲜血，和自己不堪再战的负伤之身，而敌人却是紧迫逼人地杀近，这种无力感，让他激动得仰天大吼！

突然间，一阵严厉的声音穿进他脑海。“与敌人对峙最忌怒与急，怒则无理，急则无智，如此无理智的作法，是跟敌人战斗时该有的吗？以前怎么教你的，现在你连这层自制力都丧失了吗？”“义兄……”对这突来的声音席安惊愕一怔，接着突兀地感应到胸中的天地之石所传来的脉动，像翻涌的气流在他胸中回旋。

席安暴喝一声，点点的光华从胸口激射而出，刹那间，数道光流朝

环伺的敌人穿身而过，凄惨的哀号声传遍沙丘，敌人陆续倒下，用尽这最后的能量，席安也力竭昏倒于地。而在最边缘的两个未被波及到的欧诺人，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对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完全不知情，只见到强烈的光流之后，费席安倒下了。

一见到费席安倒下，被强大的激力震倒的两个人站起，小心翼翼地走近，一靠近费席安便挥刀要砍下他的人头，这时一阵冰寒至极的声音空灵地传来。“最好别做如此愚蠢的事，敢动他一下，你们的死法将是尸首分家！”两个人骇然地环顾四周，却未见到任何人，目光再次移到已毫无意识的费席安身上，二人互看一眼决定不理那突来的警告，举刀就要再砍下。瞬间席安胸口的天地之石射出两道寒光，往两人的颈子划过，两人连叫都来不及叫，便颓倒于地。

“何必如此残忍呢？”悠悠的声音传来，沙丘上一个人影迎风而立，脸上挂着笑意，看着眼前一片的血腥，竟毫不变色。

一抹淡色的人影如梦幻般在来人眼前凝聚成形，原本冰冷的语气透着一丝柔和。“你也来了！”“你不是早知道了吗？毕竟你是为了她而来！”来人和悦地说。“话说回来，能用灵体脱离，你人应该已经离泰坦神国不远了吧？我和她，好像只比你早到一步嘛，或者你根本是紧追她之后而来？”空幽的幻影并未说话，却让人感受到他透出一种复杂的深沈。

“看来天使这次可在劫难逃了，是吗？”来人带着一丝轻叹。

虚幻的人影这次发出了奇异的冷笑，看着席安道：“他就拜托你了。”

“放心，你不惜以灵体脱离相救的人，足见你对他有多看重，我不会让他再受到危险，更何况他可是我未来的妹婿！”淡色的身影露出了似笑非笑的声音，接着慢慢地在他眼前消失。

这时一阵杂乱的马蹄声传来，伊丹、维克多和萧家三兄弟，领着皇宫的侍卫队疾奔而来。

萧家三兄弟见到沙丘上的人，不禁兴奋地挥手高叫。“大哥！”这沙丘上的人竟是萧家老大，萧艾伦，也是西方萧家的掌舵者。

伊丹和维克多下马，看到倒在地上的席安和龙顿，赶紧奔过去。

“别担心，他们只是伤得太重而昏过去，所幸都没伤到要害，不会有太大的危险，倒是他伤上加伤可能比较麻烦一点。”萧艾伦指着席安，朝忧虑的伊丹和维克多说。

这时伊丹看看四周的情况，皱眉地问：“这……是你做的吗？”传言中的萧艾伦不像会做这么血腥的事。

艾伦笑着摇摇头，这时德蒙像发现什么似的，着急地问道：“天若呢？天若去哪儿了？”三兄弟这才发现没见到天若的踪影，皆一同看向他们大哥。

艾伦瞄了他们一眼，淡淡地说：“被带走了！”三兄弟一听，大惊，尤其德蒙最为激动，一把揪住他们老大的领子，大叫：“你还是大哥吗？小妹被带走，你居然冷静地站在这里，小心回到萧家，我到奶奶那告你一状！”面对弟弟以下犯上的威胁，艾伦依旧表情不变地说：“跑不远的，前方有美丽的天使正在把关呢！”此言一出，萧家三兄弟明白地松了一口气，德蒙也赶紧放手，顺便将兄长的领子拍一拍，非常像个小弟恭敬地说：“大哥，灰尘！”“嗯！”艾伦昂着鼻子，将衣领拉好，年轻人就是毛躁。

这时伊丹见到席安胸口的天地之石浮现，他心中明了地朝艾伦问道：“这一切是‘他’做的？”艾伦颌首一笑，调侃地说：“而且为了救他这宝

贝义弟，还不惜以灵体脱离这么震撼的出场方式，照我看‘他’应该已经快抵达了，泰坦神国该好好迎接这位皇家贵客的来临了。”“你们在说谁呀？”丹青不解地问。

伊丹道：“当今白国君主 文森！”

一条苍之天涯缓冲两个气候绝然的国家，泰坦神国是浩瀚炎热的沙漠之地，而欧诺人的国家却是一片冰天雪地。西邪掳着昏迷的天若，策马如飞地奔驰在大漠上，直到进入苍之天涯后他才安心地放缓马速，这是两国的交界点，在苍之天涯任何法力结界都派不上用场，而且还有欧诺人的兵马埋伏。

这时，前方突地扬起漫漫的尘烟，模糊了他的视线，使得他勒马停住。尘烟飞散之后，一个白衣少年，英姿轩昂地立在前方。

风采倨傲的少年，白纱覆面仅露出一双英华内敛的绿眸。

西邪冷笑，傲慢地说：“凭你一个乳臭未乾的小子，也想阻挡本座的去路？不想死的话，就自己让开。”白衣少年绿眸闪亮，露出一抹冷嘲的笑意。

“自己找死！”西邪一踢马腹，奋力朝白衣少年疾冲而去。

四蹄如飞得已近在咫尺，就算白衣少年想躲都来不及，西邪得意地等着看这毛头小子终得惨死在马蹄下，就在他残酷地冷笑时，马匹竟然就这样穿过白衣少年。仿佛那白衣的身形只是幻影。他惊讶地发现，白衣少年消失了！

就在他震愕竟然有人能在苍之天涯使用法力时，笑谑的嗓音从四周涌来。“凭你也妄想阻挠本大人救美，掂掂自己几两重吧！”白色的人影在西邪眼前逐渐显形，他惊愕地看着站在眼前的少年，一缕银丝从面纱中飘出，耳边的蓝色宝石熠熠生辉。

“碧灵！”西邪惊叫。“你是疾风雷颖！”“总算有点见识，既知我是谁，就乖乖将你手中的女孩献出，省得本大人动手。”“何时光之天使也会帮沙漠枭雄？”西邪嘲谑地道。想拖延时间等埋伏在苍之天涯的人马赶来。

“费席安算什么！本大人要不是为了你怀中的少女，还懒得光顾北方这人畜不兴的荒地。”雷颖烦躁地润润唇，道。“我说老兄你就别浪费时间，你的人马全躺在另一头，你再拖也没用，还是乖乖地将你手中的少女交出，本大人或可饶你一死。”烈日军团早在另一头料理了那帮埋伏的人马。

“你杀了我的人马？”西邪闻言一惊，反将刀抽出架在天若脖子上。“雷颖，你敢再往前一步，她的人头就落地。”雷颖半眯着双眸，冷冷地道：“信不信你还来不及挥刀，就先挂掉了！”她朝他逼近。

“别过来，站住！”西邪慌了，刀一举起就想给天若一刀，以威胁雷颖示警。

谁知他的手一举起，就被一股猛烈的冲击力弹离马背，随即一道快速的光流射穿他的胸口。

看着摔落黄沙中的西邪，雷颖掠过耳边的银发，冷笑道：“我生平最恨人家威胁我，是你自己找死。”她往躺在黄沙地上的西邪走去。刚一靠近，雷颖就感受到一股异样的气息，她看到西邪仰躺的身躯，脸颊上双眼凹陷，幽幽地散出惨绿的青色光芒，正感到不对劲时，那两道惨绿的光芒猛然射出，她虽敏捷地避过一道，却来不及避过随之而来的第二道青光，青光直射入她胸口。

强大的反弹法力震得雷颖连退数步，口中的鲜血喷出，跪倒于黄沙中！

她咬着牙，捂着伤重的胸口，绿眸杀机毕现，一手撑于地上，淌着血丝的朱唇微启。

大自然中的精灵呀，请回应我的召唤，赐我力量，让深藏在地下的水源展现无边的能力，水精！吸乾敌人的血液。雷颖大喝一声，地底下轰隆隆的震撼声，随即数条水柱暴射而出，贯穿西邪的身体，强劲的水柱将他带往半空中，腥红的血点如雨洒下，凄厉的哀号声划破死寂的沙漠。

再次坠落地上的西邪，从伤口涌出大量的血液，却不曾在他身边积聚，触目的鲜红随着地底涌出的泉水慢慢地没入黄沙里。他不敢相信地张着死白的眼，气若游丝地吐出。

“沙……沙漠中……能唤出……水精，就算你有碧灵也办不到，普天之下……唯有……‘天人’你……你是皇皇一……族的后裔……”低喘的音调直至无声，一具乾枯的尸体横于沙漠中。

雷颖力虚地倾倒沙漠中，一时大意而中了暗算，西邪是施毒的高手，那两道临死前射出的毒定然厉害，毒从她口中开始麻痹，接下来扩及全身，虽然碧灵立刻驱疗大半的毒素，也得令她两天内动弹不得。

该死的，这要被属下看到，她就糗大了！深吸一口气，方才差点中暗算的一刹那，耳边似乎传来“小心”的警告声，是自己多心了吗？正想松口气时，却听到一阵缓缓走近的脚步声，雷颖整个警戒神经竖起，奈何动弹不得的身躯，只能无奈地瞪着来人的方向。这时她看到马背上的天若，心中暗自焦急目前的处境，现下她已无力可对抗，千万别是敌人！

阳光下一个满头红发的男子出现在她视线内，竟是上次在树林里救了天若的佛希克。无来由地雷颖放松戒备的心，对此人她有一种亲切感，总觉得他不会伤害自己，随即暗骂自己傻，与对方才见过一次面，是好是坏都还难下断言。

克蹲在她身边，看着她的眼神带着轻柔的责备。“你真鲁莽，欧诺人临死前会把毒集中在双眼，做最后的一击，多年的对敌经验你该知道，还这么大意！”雷颖讲不了话，只能戒备地望着他。

佛希克凝视她，轻柔地撩起一绺银灿的发丝，幽幽地道：“十九年来，你当初的模样深深印在我脑海中，寻寻觅觅，岁月不曾阻断我的脚步，令我不曾想到的是昔日如缎的乌丝，竟成今日雪亮的银发，呵，我该想到的，毕竟……他有银的遗传……”他突然抱起雷颖，抚着她的脸颊，目光异常温柔却带着忧伤。“唯有不变的是这双明暗的眸色，依旧郁翠如昔……绿……”他轻轻地唤出，温柔的唇印在雷颖的眼眉，淌下无言的泪水，滴滴的泪水沿着他印在眉头上的唇而滋润她的眼。

雷颖不解其意，想说话，唇舌却麻痹，启不了口，意识也逐渐远离中，恍惚中佛希克的声音再次传来。“安心地睡吧，我会守护在你身边，不会让任何人来伤害你。”在这柔声的安抚中，第一次雷颖在陌生人怀中放松戒心，安然地沈沈睡去。

费席安一醒来就看到兄长、维克多和萧家兄弟全围在他床边，急忙坐起问着众人。“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天若呢？”众人还不及回话，席安已猛然将站得最近的萧丹青扯过来，怒目相向地叫道：“该不会没救回来吧？她是你们的妹妹，没救回来还敢站在这儿，知不知耻呀！”萧丹青正要说话，席安就朝维克多大叫：“快给我备马，该死的欧诺人，敢伤我的妻子一根寒

毛，要他们每个都陪葬！”他忍着伤口的痛就要下床。

“沙漠枭雄，发火以前何不先掀开棉被，看看旁边的人！”一个沈稳的声音有趣地道。

席安这才感觉到有个温暖的身躯靠自己，急忙拉开棉被，天若清秀的脸蛋和娇躯正紧偎着他，方才的吵闹令她蹙着眉，更往他身体缩去以寻求舒适的睡眠。

“怀儿……”席安神情一柔，不理室中众人的目光，温柔地在她额上吻着，小心地将被子盖好后，看向方才发声的人，也是房中唯一泰然自若地坐在椅子上的人，萧家真正的掌权者。

萧艾伦结实的身材和样貌，虽没其他兄弟的外型出色，一双精光四射的眸子却令人难忘，尤其他圆滑精练的处世之道令人印象深刻，而今看着席安的眼充满玩味。“与其大家这么瞪着，有什么话不如由主人先说！”“天若是我的妻子，不可能交给你们带走！”席安断然地道。

“喔，这样……”他搓着下巴，也很大方地道：“那代价就是开放北方的市场，让萧家的生意进驻。”“讲生意……”席安也不是省油的灯。“那萧家就不能垄断西、南双方的市场，既是生意那就大家来竞争！”“可以！成交！”萧艾伦一击掌，想到以后萧家的生意将真的遍行欧泊大陆，不禁笑得握住席安的手道：“我老妹是你的了！”其他人全楞住！伊丹颇为惊讶地看着萧艾伦，萧家还真不愧是商人世家，虽明知天若的情况已成定局，还是不赔本的拿来论点利益交换。

“大哥，你这种作法要是让天若知道，会抓狂的，小妹生起气来是很可怕的！”伟凡提醒地道。

这下萧艾伦真的严重地思考，因为妹妹发飙的样子很吓人，越温柔看起来越无害的人，发起火也最可怕，天若就属这样的人，现下最好的方法就是他朝席安道：“席安，我们四兄弟就此告辞，不再耽误你和天若的良宵！”“何必这么赶呢？我还打算今晚设宴款待众人，好庆祝双方多年的误会和解了。”伊丹道。

“是呀，四位兄长至少也等天若醒来再走！”席安也奇怪地道。

等天若醒来？四个兄弟一起摇头，摆着手道：“不用麻烦了，改天吧！你和天若好好休息吧！”这时萧艾伦走到妹妹身边，看到妹妹清纯的睡脸，兄长的柔情升起，严肃地道：“还有一点，一定要做到，没有的话，不惜为敌我也会将天若带走！”“是什么？”席安闲。

“一个盛大的婚礼，让天下人都知道我妹妹风光地嫁给泰坦神国之王为妃。”“定当办到！我会举行一个最盛大的婚礼，让世人皆知我费席安迎娶萧家的女儿。”席安坚定地道。

艾伦满意地颌首，俯身在妹妹的额上留下一吻，轻声道：“天若，哥哥们先走了，哥哥们这么疼你，对这样的安排，你一定很满意！”他发觉昧着良心和妹妹讲话还满简单的。

之后其他兄弟轮流和天若告别，可都很怕吵醒她似的，极其小心又轻微地吻了一下就走。轮到萧丹青正要低下身和小妹告别时，天若突然呻吟了一声，害萧家四兄弟每个人皆面色一变，以为妹妹要醒了，而后看到天若翻个身继续沈睡，都放松地吁了一口气，接着四兄弟赶紧连声告辞就往门边走去，每个人都怕妹妹醒来会被缠上。

“各位，我送你们出宫！”看他们匆忙的样子，伊丹赶紧尽地主之谊地在

前头领路。

席安、伊丹和维克多都对他们一副急欲跑人的模样，面面相觑感到不解。待他们走到门口时，还听到萧丹青对萧艾伦说：“大哥，他真有勇气，看他脖子上的抓痕和手臂上的齿痕，分明是天若的杰作，知道老妹的真面目还敢要，真勇敢！”艾伦竟然回弟弟说：“什么话，早知道他这么坚持，两年前就将天若捆来算了，搞不好行情更好，拖了两年，付出和回收不成比例，蚀本……不过说真的，沙漠人好像比较耐虐，再不然就是这里……怪怪的！”他朝脑袋比了个秀逗的手势。

其他兄弟深表同感地点头，窃窃私语地随伊丹走出去。

费席安和维克多看他们走出去后，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移向睡得一脸甜美的天若。

“我说，你这老婆的真面目好像很可怕，连亲兄长都怕成这样！”维克多有点同情地看着他。

席安苦笑，摸着颈边的抓痕说：“我早认命了，尤其等她醒来，见到兄长全跑光了，只怕要闹翻天了。”他现在明白萧家四兄弟全跑的原因了，突然觉得他们真诈！

“反正沙漠人耐虐嘛，谁叫你娶了萧家之虎！”维克多马上拿萧艾伦的话取笑。“不过这丫头，自从和雷颖在一起后变得悍多了！”席安温柔地搬着天若的头发，继而想到什么似的，奇怪地问道：“对了，我的伤好得很快，连手臂的伤口都愈合了。有谁帮我治疗吗？”他甩动手臂，能这么快速地恢复，应是有人用了灵疗的法力，而在泰坦神国尚无人有此功力。

“这……有件事还没跟你说。”维克多突然一叹，附在他的耳旁说了几句话。

席安脸色陡然一变地说：“他来了！雷颖呢？”“在东边的寝宫，烈日军团也在，为了救天若，中了欧诺人的暗算，还需休养！”这时他怀中的天若呓语似的呢喃。“席安……讨厌……回萧家……哥哥……雷颖救我……”席安轻叹，吻着她的耳朵喟然地道：“怀儿，乖乖地在我身边吧，雷颖……已经自身难保了！”而宫外正要启程回萧家的伟凡，望着东边的寝宫，神色忧虑。

艾伦拍拍弟弟的肩道：“走吧，每个人有各自的立场，接下来的已非我们能力之事。”“我明白……”他悠然地道。“她就像夜空中最高最亮的星，不是我能摘下的，我只希望他能珍惜雷颖，别再令她受罪！”

尾声

雷颖在芝兰的扶持下坐起，现在的她，真的是孱弱得连拿杯水都嫌吃力，更遑论起身下床。

她试着想动动自己的身体，却使不上力，不禁怨声载道地说：“天呀！要在床上躺两天，简直比杀了我还痛苦，我最恨这种动弹不得的感觉。”“别抱怨了，先把药喝下再说！”芝兰在一旁拿着药，想喂她喝下。

“我自己来！”雷颖不喜欢事事要人扶持的感觉，这会让她觉得很无助。

“好吧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”芝兰明白她的个性，只能协助她把药拿稳。

“萧家四兄弟呢？”雷颖边嚼着药问道。

“他们稍早来看过你，见你在休息就去探望天若小姐了。”“哦……那帮我叫贝卡进来，我有事交代他。”“贝卡……贝卡他……有事……”芝兰突然支吾其词。

雷颖这才注意到她异于平时的言行举止，不禁有趣地道：“怎么了？你从刚才就怪怪的。”“颖大人……”她欲言又止，甚至眼神还不安地看向门外。

看她这副模样，雷颖坦然地微笑道：“芝兰，如果是白国来的第四道令牌，就直接拿给我，我不在乎了！”“不……不是的，是……是文……文森陛下已经来了，就在外面！”芝兰僵硬地说出这项震撼的讯息。

雷颖手中的药碗摔落，药汤洒了一地。

“他……来了……”向来倨傲凌人的雷颖竟绿瞳发颤，杏眼圆睁，看着芝兰的神色充满惊惧与仓皇。

她颤着唇，像是好不容易从混沌的思绪中挤出话来。“芝……兰……给我备马，叫烈日军团集合，我们离开，快离开这儿……”“不行，你的身体还无法……”雷颖激动得大叫道：“快叫贝卡将人集合，我们走……流星……将流星牵给我……”她惶急地从床上摔下。

“颖大人……”芝兰赶紧要扶她，雷颖却挥开她，拚命地想自己站起。“我行，我没问题，快将流星牵来……”“颖大人，你别这样……”原本冷静内敛的主人，如今却像惊弓之鸟般无措，芝兰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而就在此时，门外传来侍卫的声音“文森陛下！”“陛下，颖大人正在房里！”芝兰倒吸一口气，原本颤然失措的雷颖却反而镇定下来。

“芝兰，扶我起来！”她冷静地道。

芝兰赶紧扶她站好。

“行吗？”芝兰担忧地问。

“可以，你别担心！”她朝芝兰虚弱地一笑，整个身体几乎都抵着床柱。苍白的脸色，发青的嘴唇，芝兰看得出她撑得很苦，面对她如此骄傲的自尊，芝兰唯有心疼。

随着那扇开启的门，雷颖任何的表情都隐藏到一张淡漠的面具底下。

“久违了，陛下！”芝兰走到门口行礼。

门口走进一个身穿淡色长袍的人，墨色的长发披散两肩，五官俊美得几近优雅，那双深邃的黑眸永远浮着一抹淡淡的清冷，而一旦他眼神深黯时，就令人感到莫测的诡谲，似有一种阴沈的魔性凝结在瞳孔底处。

文森淡然一笑。“的确久违了，如果我不来，只怕会更久吧！”“陛下说笑了！”芝兰不自然地道。

文森直接走向雷颖，后者从他一进来，绿眸就严峻得几近敌意。

雷颖昂然迎视他，神情倨傲冷淡，事实上体内的气血像在翻腾一样，若非一股傲气支撑，她早已倒下。

文森突然握住她的下巴，感叹又似玩味地道：“都已经伤成这样，还这么叛逆！”雷颖在他的箝制下，不由自主地抬高头，她咬着唇，低吟地说：“臣……不敢！”“不敢？”他冷笑。“能对我的命令视若无睹，你还有不敢的事吗？”雷颖眼帘低垂，不发一语。

文森见状，清冷的眼眸浮出一丝柔情，握住她下巴的手，轻轻地描抚着她的丰唇，说：“我们今天就启程回白国，别再任性了，知道吗？”雷颖沈默地合上眼，心中苦涩地想：“我还有任性的资格吗？”“可是……颖大人

受伤了，还不适宜远行！”芝兰在旁，一直战战兢兢地看着。

“放心……”他望着雷颖，充满一种占有的亲昵与爱欲，在她耳边沙哑地道：“我会抱着她，亲自照料她。”雷颖一颤，原本强撑的镇定像刹那间瓦解，惊慌的神色流露，口中断然地道：“不用了，我可以走，不劳陛下……费心！”然而她的脸色却苍白得泛青，呼吸也开始急促。

“别逞强，对你身体不好。”他的手指抚着她的脸，柔和地道。

“不……我可以！”在他眼前她绝不愿露出任何弱者之态。

“哦！”文森笑着，原本抚在她脸上的手，放到她肩膀上，唇色浮出一抹不明的冷笑，猛然用力一握。

“陛下！”芝兰大惊，要冲过去，却在文森凛厉的目光下停住。

“你……”雷颖双瞳圆睁，原本虚弱已极的病体，哪堪他突来的力道，差点昏厥过去。

“不是叫你别逞强吗？”他温柔地说，黑眸却带着深沈的寒意。

雷颖瞪着他，知他想逼她就范，绿眸更加灼亮叛逆，骄傲地咬着牙不吭一声。

“颖大人，求求你别倔了，陛下这番盛情你就接受吧！”芝兰哪堪见主人如此受苦，泪水急得夺眶而出。

雷颖死命地咬住下唇，便生生地撑住快远离的意识。

“如此的高傲顽固……”文森加重了力道。

终至令雷颖痛得往他怀中倒去。

文森拥着她，轻声地说：“我的天使，这才是你该在的地方。”他抱紧雷颖走出房外，下令道：“传令下去，即刻启程回白国！”众人领令，这时贝卡抬头，看到昏倒在文森怀中的雷颖时，愕然地失声叫出。

“颖大人！”他骇得就要冲过去，一旁的芝兰赶紧拉住他，暗示他别妄动。

压下满腔的激动，贝卡僵硬地说：“臣……臣冒犯了！”文森淡然一笑，并未有任何不悦之情，他抱着雷颖，望向远方的天际，白日的阳光灿烂刺眼，照耀在雷颖苍弱的脸上，文森的嘴唇温柔地摩挲着她的红唇，低喃地道：“我们回白国，那是你、我共同的地方，两年了，我的天使，你终于又回到我怀中了！”

沙漠的烈日依旧炙人，白云在蔚蓝的晴空上舞过，泰坦神国与西方的萧家经历数代的恩怨，终因萧天若与费席安的结合完美落幕。

而浩阳照射的远方，一行在沙漠行进的队伍，文森与雷颖，两人复杂的情仇纠葛无疑又将再启一篇新的序章。

【全书完】

后记

又到写序的时候，编辑丽惠姊，“慎重”地告诉我序不可少于四行。（脱线小魔女的后记，我只写了两行，其他还是伟大的编辑替我补好。）唉，序很重要吗？不过就是几行序嘛，小说十多万字都在写了，四行有什么了不起！不过说真的，大家这么爱看序吗？序这个东西……（丽惠姊，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混四行？）首先来讨论众多读者来信的第一个问题，就是四方字真

的是男的吗？唉！（再叹一声）这问题实教人不知如何回答！已经有人说“脱线小魔女”如果是男孩子写的叫变态！难道说是女孩子，大家会更高兴吗？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当初这样的性别究竟是：欺骗了你（读者），还是欺骗了我？为什么一本文艺小说，总要对作者的性别划上探究的疑问？难道就不能只是单纯喜爱这部作品，而无关于性别问题？以后再有这种疑问的人，请自由心证，因为无论怎样的回答，好像都令人难以信服。（既然如此，请大家当我是中性好了。）唯有要表明的一点是，我只是一个文字工作者，写了一篇故事，盼与知音共享，仅此而已！

有读者来信问到一些我并不想回答的问题，到了第二封来信居然口气强硬地要我非回答不可，否则要持续来信到我烦！在此感谢各位读者对我的支持与爱戴，四方字什么都不重就重隐私，依旧强调，如果是书评欢迎大家来交流，其他请留给我隐私的空间。

还有每个作者都会被问到的，有关于故事的灵感来源……这个呀……说来话很长，一定要写的话，会扯很多，留在下次说好了。不过想写一些天马行空的人，倒是可以多看看一些布袋戏（我自己是很爱看黄文择的霹雳系列啦）。像此书里，雷颖手中的“擎天神弩”，神弩这项武器就是从布袋戏得来的（布袋戏叫无弦神弩）。这真是一个跟着时代潮流走的好国粹，平时我的灵感除了漫画、小说外，布袋戏就是最大的来源啦！

好多人问四方字笔名的由来，在此说明它来自下面这句话 “四面八方脱颖而出”原叫“四方颖”，后来为了笔划一致才改为“四方宇”。

更多的人问我星座、血型、年纪，顺便发表公定答案 年纪：非老亦非幼，原是一年少。

